

# 武俠世界

鐵馬金戈（新派脫俗湖海恩仇錄） 馬騰·著

一柄純金打造的金戈，一隻栩栩如生的鐵馬，竟然與一處傳說中的寶庫牽連起來，引得江湖武林中那些財迷心竅的人四處追尋，欲得到金戈鐵馬……兩位年輕高手莫名其妙地捲入漩渦中，一位女孩子不惜以身作餌，幾位黑道煞星爲寶而亡，過程緊張刺激……



\$4.00

第25年

9

革新號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選刊一部新派脫俗湖海恩仇錄故事「鐵馬金戈」，由馬騰執筆。內容敘述一羣財迷心竅的武林人物，爲了發現一柄純金打造的金戈和一隻栩栩如生的鐵馬出現江湖，視爲奇寶，展開角逐追尋，因而掀起了不少巨波駭浪，過程更涉及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祕密，說來累贅，還是請各位讀者參閱今期本刊第三頁吧。

「魔與道」及「無敵劍」兩個連載中篇故事，今期同時終結。前者故事把「正邪」、「魔道」二

者之分野剖析詳盡，發人深省，值得一讀。至於「無敵劍」之年青俠士劉稼，他的一段戴天仇也自己親手報却了，可堪告慰。正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下期我們刊出高阜先生一個簇新中篇故事：「鷹飛江南」，敬請留意。

西門丁下期又有新作刊出，湖海驚魂錄之「水晶宮」，詭異恐怖，驚心動魄。講述一個青年刀客出關赴生死約，途遇一隊送葬隊伍，當他走近時，棺材裡突然滲出一串血珠……欲知其詳，敬希購閱。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鐵馬金戈（巨型新派脫俗俠義小說）

一羣財迷心竅的武林人物，爲了一柄純金打造的金戈和一隻栩栩如生的鐵馬，竟然四出追尋，大動干戈，究其原因，竟是……

馬騰 3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蕩魔傘（兩期完俠義恩仇故事）◀上▶

鐵傘施絕招 仇家赴黃泉……凌霄生 40

周瑜（古代軍事軼事趣聞）……石冲 52

雨師（搜神新記）……成業 56

狼牙殺冰魔（國際間諜科學戰實錄）……羅唐納 59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天譴（「黎明剿匪」傳奇故事）

捧杯談隱事 避仇出外遊……王一龍 68

霸王過關（奇俠司馬洛故事）

巧妙殲殺 敵人喪胆……馮嘉 76

無敵劍（俠情中篇故事）◀續完▶

兩番施援手 得報戴天仇……金童 84

五毒天羅（俠義傳奇故事）

圍攻黃金谷 誤中毒烟陣……黃鷹 93

金劍令（俠情中篇故事）

松濤動刀劍 邪正互爭持……東方玉 99

魔與道（俠義奇情故事）◀續完▶

作法多自斃 魔道終分清……西門丁 107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劍在江湖（新派武俠長篇）

力挽狂瀾後浪 心如止水訴前塵……朱雀 114

長劍篇（武俠長篇連載）

雙目既失明 陡然尋短見……蕭逸 125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 每冊港幣四元 ·  
H.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72.7.20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9期

（總號124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 新書介紹

每本港幣八元



港幣十六元  
全套兩集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 鐵馬 金戈



## 金戈出現

## 你爭我奪

一陣陣喊殺聲隔着一座山頭傳了過來，令到薛策勇忍不住停下腳步來。

薛策勇今年剛滿三十二歲，祖籍山東太原府，乃是太原世家一品刀薛暮聖的獨生子。

所謂虎父無犬子，薛策勇沒有辱沒家門，十九歲出道，至今一十三年，還未有人在他刀下討得了好去，江湖上送了他一個外號——勇刀，據曾經於五年前偶爾觀賞到他與霸刀一較高下的刀法名家刀魂司馬痴說，他的刀法已臻乃父一品刀薛暮聖的境界，不出五年，其在刀法上的造詣，當超過乃父。

一人，而他生平甚少讚許一個人，薛策勇還是第一個被他讚許的年青一輩中的刀手，以他在刀法上的精深造詣，眼光當不會錯，那就是說，薛策勇乃是武林中最有前途的一位年青刀手。

薛策勇自然也聽聞司馬痴對自己的讚許之詞，不過他不是一個輕浮驕狂的人，相反，他謙虛踏實，聽了司馬痴的讚許之詞後，反而更加兢兢業業，對於祖傳的刀法埋首苦研精練，如今，他已卓然成為一位刀法大家。

× × ×  
江湖中人的好奇心可說比平常的人強烈得多，而薛策勇不但是個江湖人，而且生來就具有比別人強烈的好奇心，那陣陣

吶喊殺伐之聲不斷傳來，令到他好奇心大起，再不猶豫，身形一轉，朝着山頭躍掠上去。

這座山本就不高，嚴格點說起來，只能稱之為山崗，故此薛策勇很快便掠上了山頭。

從山頂上往下看，一眼便看到那面山脚下的一片平地上，有如兩軍對壘般，兩批人馬列陣對峙着，吶喊聲正是從那些人的口中發出來的，大概是以壯聲威吧。

薛策勇由於是掩在一棵樹後，所以沒有暴露出身形，但就算暴露相信下面對峙的雙方也沒有機會發現他。

因為對峙的雙方皆全神貫注着對方。薛策勇打量着下面對峙的兩批人，發現那些人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

對峙的兩批人中，左面的人數較多，沒有一百也有八九十，全部穿灰色勁裝，

只有當中特別扎眼的八個人，穿的是錦緞長袍。

右面那批人的人數就比對方少多了，只有三四十人，在氣勢上自然不及對方，全部穿青色勁裝，只有三個人是例外。

那三個人亦是在當中，遙對左面那八名錦袍人，左右兩人年紀在四十上下，穿藍緞上衫，只有當中一人例外，穿的是鐵黑色的長衫，但已束了起來，年紀與薛策勇相仿，却手執一柄金光燦然，足有丈二長的金戈！

這人生得軒昂豪邁，氣宇不凡，配上那一柄金戈，有如一位統軍大將，也像一位下降的天神。

薛策勇一眼望到那人，便生出一種惺惺相惜之感，自然對他多看兩眼。

雙方的人數這樣懸殊，照道理，人多的那一方應該絲毫不考慮地衝殺向人少的那一方，以排山倒海之勢，將對方擊潰才是。

但人多的那方盡管氣勢很盛，發出的吶喊聲蓋過了對方，但却像有所顧忌一樣，只是在虛張聲勢，就是不發動攻勢。薛策勇看得有點奇怪了，不明白人多的那方到底忌憚什麼。

但他很快就猜到了，左面那批人可能是忌憚手執金戈的那條漢子！

這時候他的好奇心越來越大，反正又沒有什麼急事在身，何不看看明白。

× × ×  
左面那八名錦袍人當中，一名年約五十上下的歪鼻漢子驀然揮了一下手，那面的人立時靜下來。

對面那批人亦隨即不再吶喊。

吶喊聲一歇，本來是殺聲震天的，這時却靜得像九幽地府一樣，幾乎可以聽到那些人的心跳聲。

薛策勇受了感染，也不由屏息着向下觀看。

「呔，夏侯仲豪，你到底交不交出金戈？」那歪鼻子氣足聲宏，聞其聲已知道他內功不弱。

薛策勇不由移目望向那歪鼻錦袍人，同時在心裏感到有點奇怪，難道雙方這樣劍拔弩張，就是為了那天神般的漢子手上的金戈？

金戈雖然價值不菲，但武林中不少兵器也是用金來打造的，若說左面那批人是為了奪取那柄金戈而大動干戈，那麼，武林中豈不是永無寧日，每時每刻皆有廝殺了？

手執金戈那天神般的漢子朗聲道：「閣下原來是爲了某家手中這柄金戈而勞師動衆，將某家等攔截住，某家還以為與閣下有什麼過節，現在總算明白了。」原來那手執金戈的漢子就是夏侯仲豪。

薛策勇這時也省起了，這夏侯仲豪乃是關外第一條好漢，由於天生神力，加上幼承一位隱世之異人的傳授，其一身本領在關外允稱第一人，此人性情豪爽，嫉惡如仇，自他出道以來，關外一帶的黑道人物歛跡了很多，不少從關外流竄到關內各地找生活去了。

夏侯仲豪震動關外的一戰，乃是在他出道兩年之後的一戰。

那時候他才二十三歲。



的身手皆不俗，而且用的是七尺鐵戟，戟法詭奇迅猛，而且利於遠攻，雙方一接觸，夏侯仲豪那方面立刻就佔了上風。

而站在夏侯仲豪左右的兩位錦衣人也非省油燈，在關外，他們的名氣也很响亮，一個名熊武，外號神刀王，擅使一柄足有五尺長的斬馬長刀；另一個蓋天雄，外號鬼斧，擅使兩柄足有六十四斤重的大板斧，兩人皆是夏侯仲豪的生死之交。

毛仁方面那幾位錦衣人也不是好相與的，俱是大理國內橫行一時的黑道人物，手底下自然不弱。

這七名黑道高手中的四人雙戰熊武蓋天雄，只能够打成平手。

另三名則殺入夏侯仲豪的手下中，這一來，那羣藍衣漢子就有點抵擋不住了。

尚幸他們皆是訓練有素的，立刻分出十人來纏住那三名錦衣人，其餘的則全力抵擋住那百數名褐衣漢子的進攻，暫時來說，還能够支持下去。

夏侯仲豪自然也看到一切，無奈他已被毛仁纏住了，一時間脫身不得。

毛仁確實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一出手就是十七八掌，利時間掌影飛舞，單向夏侯仲豪的上身各大要害！

掌風絲絲中，挾着腥羶之味，夏侯仲豪早就知道毛仁的雙掌蘊有異毒，故此不敢硬接，身形一閃退出丈外，接一聲沉喝，金光閃耀中，以橫掃千軍之勢，掃擊向毛仁。

毛仁亦不敢攔其鋒銳，而根本上他就不敢以一雙肉掌封擋對方的金戈，身形陡地翻躍起來，金戈從他身下掃過，他却身

形再一翻，一掌疾拍而下，拍向夏侯仲豪的頭頂。

夏侯仲豪道：「果然有兩下子，身形驀地一挫，金戈順着掃空之勢，斜截而起，截向毛仁的腰脅！」

毛仁怪叫一聲，身形硬生生一擰，堪堪避過那金光燦然的戈尖，左腳橫蹬而出，恰好蹬在戈桿上，身形箭一樣橫掠出去。

夏侯仲豪叱喝一聲，身形橫裏標出，追撲向毛仁。

毛仁一掠三丈，飄墜落地時乘機雙掌連發，拍在兩名藍衣漢子的身上，那兩條漢子立時慘叫出聲，飛掠出丈外，落地時已七孔流出藍藍黑黑的血，臉色黑藍一片，動也不動了。

鬼手百毒斷魂掌，確實歹毒異常！

毛仁一掌擊殺兩名藍衣人，厲嘯一聲，身形一閃，雙掌飛舞，拍向另外三名正全力抗拒他的手下浪潮似撲攻的藍衣人。

而這時有一批褐衣人，已乘着那兩名中掌斃命的藍衣人所露出來的間隙，突破了對方的防守，殺聲震天中，從那缺口突了進去！

那些藍衣人人數本就少於對方，如今防守被突破，立時陣腳亂了。

却就在這時驀地响起一聲獅吼咆哮般的吼喝，這一聲吼喝將喊殺聲皆蓋過了。

但見金光縱橫揮舞，上下閃擊，那些突破對方防守的褐衣人像冰雪投爐般，慘叫哀嚎聲接連响起，紛紛滾滾血飛撲撲跌在地上！

那些藍衣人一見，立時歡呼一聲，精神振奮，將亂了的陣腳穩下來。

雙掌橫劈直拍中，又有兩名藍衣人在他身形掠過的剎那，被他的毒掌劈中，立時七孔流血而亡！

毛仁連斃四人，身形亦掠出了藍衣人的圍困中，他立刻像餓虎一樣，撲向追撲過來的藍衣人。

首當其衝的兩名藍衣人鐵戟並未刺中毛仁，驀覺眼前一花，毛仁已閃電般從兩人的鐵戟之間欺到兩人面前，左面的一個臉上挨了一掌，右邊的一個閃得快，避過了胸腹要害，只是左臂挨了一掌，但依然逃不過死亡的厄運，身形旋撲出七八尺外，忽然仆倒在地，七孔流血，臉泛黑藍之氣，毒發身亡！

這一瞬間，毛仁接連殺了六名藍衣人，剩下的五名藍衣人雖然心驚，但仍然悍不畏死，暴嘯聲中，五根鐵戟一齊急刺向毛仁的左右胸腹！

「找死！」毛仁厲喝一聲，雙手一陣揮舞，待到他停下來時，那五根鐵戟竟然被他全數攔在雙手中！

那五名藍衣人幾曾見過這樣奇詭的手法？臉色俱不由一變，同時暴喝一聲，奮力倒抽！

「去！」毛仁的雙手就在那剎那雙手向前一送一鬆！

那五名藍衣漢子料不到毛仁竟然會鬆手，並乘勢向前一送，俱不由立腳不住，向後飛跌出去。

毛仁的目的正是要對方五人如此，厲笑一聲，身形一閃掠前，撲向那五名飛跌出丈外，在地上打滾的藍衣人。

若是讓毛仁撲到那五人之前，那五人

只是，又有三名藍衣漢子倒斃在毛仁的毒掌之下，才穩住的陣腳又亂了！

「弟兄們，全力圍住那老賊！」夏侯仲豪有如天神下降般，金戈揮舞閃擊，殺入了那些褐衣漢子中，如虎入羊羣，所向披靡，那些褐衣人在他金戈所現之處，莫不像被砍割的樹草般，慘叫倒地。

而那些藍衣人雖然只剩下二十多人，有十個還纏着三名錦衣人拚殺，餘下的十多人却已將毛仁圍了起來，配合得很好地向毛仁進攻着。

毛仁雖然掌法詭奇幻變歹毒，但一時間却奈何不了那些藍衣漢子，兀自在左衝右突，怪吼連聲，就是突不出去。

原來那十多名藍衣人很會利用自己的長處，配合着以長戟刺戳砍掃向毛仁，一味遠攻而不讓毛仁接近，這就令到毛仁那雙毒掌無法發揮威力，擊不到他們，而他們在毛仁衝向左邊時，左邊的立時退下，另三面的則長戟猛戳疾刺，牽制住毛仁，令到他不得不轉而應付那些攻擊，而退下的藍衣人又乘機衝上攻擊，這種配合巧妙的合擊之術，竟然將這位縱橫大理國內的黑道第一兇人圍住了。

更有甚者，一名藍衣人還在毛仁的右腿外側劃出一道血口，令到他掛了彩。

那一邊的夏侯仲豪繼續在那些褐衣人中衝殺不已，他金戈所到之處，血濺屍橫，那些褐衣人被他這一衝殺，起碼死了二十多人，加上先前進攻藍衣人時又傷去了十多人，算起來差不多傷亡了一半。

那些褐衣人雖然兇悍勇猛，但與夏侯仲豪比起來實在差得太遠了，雖然悍不畏

死，但是依然阻擋不住夏侯仲豪的衝殺，又死了七八人，終於，他們心寒了，發一聲喊，四散奔逃開去！

那些褐衣人這一着，確實令到夏侯仲豪一時不知怎樣應付才好，因為那些褐衣人四散逃開去，他真不知追殺那一個才好，何況，以他的身份，也不好意思去追殺那些放棄抗拒逃命的褐衣人。

故此他利時間怔住了。

但仍在激鬥的幾撥人却令他立刻撲向發出慘叫的地方！

發出慘叫的地方原來是將毛仁圍起來的那十多名藍衣漢子發出的。

毛仁在衝突不出的情形下，就像瘋了一樣，有如一頭困獸，兀自衝突不已，並且還不時露出破綻。

一名藍衣漢子覷準了毛仁露出的破綻，一戟疾向他脅下擰去！

那知道這却是毛仁的詭計，那幾次露出的破綻，皆是他故意露出來的，目的就是讓對方那些人貪功冒進，他就有反擊的機會了！

那藍衣漢子滿以為那一戟準能擰中毛仁的脅下，那知却擰了個空，戟尖從毛仁的脅下刺過！

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他也立時省悟到了上當，立時全力往回將鐵戟抽回！

毛仁既然是全心佈下的陷阱，既然有人踩中了，又焉能讓其走脫？張起的手臂猛然一挾，硬生生將鐵戟挾住，一任那藍衣漢子拚盡全力，也抽不脫！

那藍衣漢子不可謂不機警，應變不可

那知他却一時間忘了前面那五名藍衣人！

那五名藍衣人在毛仁身形前傾的剎那，已各自從地上挺躍起來，悶聲不响地，挺掌猛刺向毛仁！

待到毛仁一掌拍空，才驀然驚覺到數道銳風急襲而至，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厲吼一聲，雙手急忙抓住，身形斜衝而起！

急刺而至的鐵戟竟在他一陣急抓之下，竟然有三桿鐵戟被他攔住，而他騰起的身形亦變成了倒豎之勢。

但另一桿鐵戟仍然在他的大腿上戳出了一個血洞來。

那三名鐵戟被抓住的藍衣人像有默契般，就在毛仁抓住三桿鐵戟的剎那，一齊鬆手飛退開去！

他們這樣做，仍是配合着夏侯仲豪的動作的。

那三名藍衣人鬆手後退，毛仁倒豎在空中的身形便驟然失去支撐，疾向下沉。而夏侯仲豪的金戈恰好向上斜刺而出，一招三式，暴刺向毛仁的左右胸及腹部。

毛仁那一墜，變成墜向夏侯仲豪的戈尖！

毛仁這一驚驚得他魂飛魄散，發出一聲怪吼，左右手抓住的鐵戟交錯急封！

「叮叮叮」三下急激的脆响連續响起，夏侯仲豪那副猛奇詭的一招三式，竟被毛仁封擋住。

夏侯仲豪却倏地大喝一聲，有如平地响了一聲早雷，被封擋住的金戈竟然神奇地奪隙而入，飛刺向毛仁的咽喉！

毛仁這一次連眼色也變了，怪吼聲中

謂不快，一抽不脫，他立刻鬆手後退。

可惜他遇上的是毛仁，而且是有心讓

他上當的，他才鬆手，那柄挾在毛仁脅下的鐵戟却驀然倒射而同，戟柄在他還未來得及有所反應時，已「撲」地一下急响，倒插入他的胸脅中！

那藍衣人慘叫一聲，整个人竟被震飛出去！

這一切只不過發生在此一瞬間間，故此另外那些藍衣人根本來不及出手搶救那死去的同伴。

而毛仁在以戟柄倒撞入那藍衣人胸脅的剎那，整個人陡地疾向後翻了起來，起碼有五六柄鐵戟以毫厘之差，從他身底下刺了個空！

毛仁藉着身形倒翻之勢，拔出了插在

那藍衣人胸脅上的鐵戟，怪叫聲中，以戟柄向地上一點，藉力翻掠出去。手中鐵戟亦力擲向一個挺戟追刺向他的藍衣人！

毛仁這一擲之力，足足運上了七成動

力，鐵戟比離弦激矢還要勁疾，那藍衣漢子雖然眼看到電射而來的鐵戟，亦急急閃避，但奈何那柄鐵戟去勢實在太快了，快到不是那藍衣漢子這種身手的人可以閃避得了的，所以他的身形才閃動，那柄鐵戟便奪地射入他的胸腹中，透體而出，而他亦被鐵戟上強勁的勁道撞飛出二丈過外，慘叫聲中，曳着一溜血雨飛摔在地上。

藍衣人雖然勇猛，也經歷過很多慘烈的場面，但在眼見同伴死得這樣慘烈，仍不免魄動心驚，驚怔了一下。

這正好給與毛仁下手的機會，這種機會，他是絕不會錯過的！



敗象，被那位叫卓紫君的紫衣姑娘逼得險象環生，看樣子支持不了多久。

而毛仁不愧是縱橫大理境內的第一兇人，身手確實有過人之處，這時候已然佔了上風，黃白兩位姑娘雖然還未落敗，但已攻少守多。

在一旁掠陣的藍衣姑娘仍然沒有上前加以援手，那可能表示黃白兩女雖然勝不了毛仁，但短時間內也不會落敗。

× × ×

蘇紅鳳依然含着那抹淺淺的笑意，目光却在打量着夏侯仲豪手上那柄金燦燦的金戈。

「夏侯兄，若是小妹亦是來打這柄金戈的主意的，你不會感到驚奇吧？」蘇紅鳳突然問。

夏侯仲豪却一點也不吃驚地道：「某家早就想到了，所以一點也不驚奇。」

蘇紅鳳妙目一轉，「小妹來這裏的目的，不但欲得到這柄金戈，順便也來告知夏侯兄你一個不利的消息。」

夏侯仲豪心頭一跳，但却神色不動地道：「蘇姑娘可否說出來？」

「當然可以，」蘇紅鳳脆聲道：「你手上這柄金戈，已變成江湖武林中黑白兩道爭奪的東西，而你現在也可以說成了眾矢之的，黑白兩道武林人物的獵物，只怕你走出這山口之後，便無一刻安寧了！」

夏侯仲豪臉色微變了一下，重重地哼了一聲道：「某家頂天立地，從來沒有怕過誰來，這柄金戈雖然原本就不是某家的，但某家既然無意中得到它，那就有權擁有它，除非此戈的真正主人來向某家索取

同此戈，否則，任誰也休想從某家的手中奪取此戈！」

「夏侯兄果然不愧豪俠本色，鏗鏘鐵漢，小妹佩服。」蘇紅鳳臉色一整，道：「但夏侯兄別忘了，志在必得這柄金戈的黑白兩道知名人物計有——狼山大寨寨主一鎗定江山龍雲山，武夷雙妖赫連昆仲，百歲老狐香百里，江南霹靂堂霹靂神君蔣炎火，金槍大俠顧汝秋，關中萬壽堡的楊萬壽堡主……小妹一時也記不了那樣多，只是揀幾個名氣响亮的說給你聽。」

頓一頓接道：「夏侯兄雖然神武非凡，但總不至於自大到與黑白兩道的人物為敵吧？」

夏侯仲豪聽了那一連串名字，不由臉色數變，那不是表示他怕了那些人，而是……若那些人一批接着一批找上他，他如何應付得了？這確是使他感到擔憂的，何況……

蘇紅鳳像猜透了夏侯仲豪的心事般，替他說了出來。「以夏侯兄一身功力，相信可以應付黑白兩道的人物而有餘，但這些手下呢？」

蘇紅鳳這一說，可謂說中他的顧慮。「你難道忍心一手訓練出來的手下爲了這柄偶爾得來的金戈，而折損淨盡？你這位生死之交因你而被殺害？」蘇紅鳳的話像尖針一樣刺向夏侯仲豪的心，令到他在滴血。

夏侯仲豪這刹那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久久一聲不出。

驀地，一聲慘厲的吼叫聲倏然响起，震得夏侯仲豪與熊武及幾名手下心頭猛震

了一下，霍然循聲望過去。

蘇紅鳳却很鎮定，甚至唇角又露出了一抹笑意，亦往發出吼叫聲的方向望了過去。

發出吼叫的是與卓紫君打鬥的那名錦袍人，這時已倒在地上，胸膛間穿了個大血洞，正突突地噴湧出大股大股鮮血，背後的地上，也染濕了一大片。

卓紫君仗劍嬌喘着，劍鋒染滿了血。「夏侯兄，你大概不會忍心讓手下及這位熊兄遭到像那位朋友一樣的慘酷下場吧？」蘇紅鳳笑盈盈地望着夏侯仲豪。

夏侯仲豪霍地變色怒道：「蘇姑娘這是在恫嚇某家？」

夏侯仲豪說話時那種威懾人的神態，令到蘇紅鳳不由吃驚地退了一步，「唔……地叫了一聲，急忙分辨道：「夏侯兄請息怒，小妹絕沒有這個意思，小妹只是提醒夏侯兄，借鑑一下，好好考慮應該怎樣做。」

夏侯仲豪威態一歛，深深地吸了口氣，沉聲說道：「別繞彎子了，說來說去，也是想某家將這柄金戈交給你，是麼？」

「固所願，不敢請耳。」蘇紅鳳直認不諱。

夏侯仲豪居然也沒有動怒翻臉，語聲沉緩地說道：「某家可以將這柄金戈交給妳……」

蘇紅鳳料不到夏侯仲豪竟會這樣輕易就答應將金戈交給她，驚喜地道：「夏侯兄說的可是真的？」

「仲豪，你……」一直沒有出過聲的熊武這時忍不住開聲了。

但却給夏侯仲豪搖搖手截道：「熊兄，小弟明白你的意思，請你忍耐一下。」熊武深看了夏侯仲豪一眼，將下邊的話咽回肚子中。

那九名手下在聽到夏侯仲豪的話後，也很激動，但却強忍着沒有表露出來。

他們與熊武一樣，對夏侯仲豪的爲人了解頗深，知道他將金戈交給對方，必定有他的理由。

果然，夏侯仲豪說出他被熊武截停的下截話來。「蘇姑娘，某家向來一言九鼎，說出去的話，從不收回，不過，某家却有一個條件！」

蘇紅鳳一聽，怔了一下，急聲道：「什麼條件？夏侯兄請說。」

夏侯仲豪深注着蘇紅鳳道：「這柄金戈既然引起那樣的武林同道垂涎，相信絕對不是由於它本身是黃金打造這樣簡單，一定有其吸引那些武林同道搶奪的秘密，某家就是想知那秘密！」

蘇紅鳳聽完夏侯仲豪的話，沉默了好一會，才說道：「若是小妹不說呢？」

「那就寧爲玉碎，不作瓦全！」夏侯仲豪斬釘截鐵地說。

蘇紅鳳的臉色變了一下，又沉默下來，半晌才道：「小妹若將其中奧秘說了出來，夏侯兄到時只怕會反悔了！」

夏侯仲豪瞋目道：「某家若言出不踐，有如此石！」

，手上的長劍沾滿了血漬。

再看一下那些先前還活着的褐衣漢子，這時候却一個也不見了，而地上則佈滿了身穿褐衣的屍體，大概是給那綠黑兩位姑娘殺了，紅粉七煞果然心狠手辣，名不虛傳。

匆匆看了兩眼，夏侯仲豪一行人奔出了山口，耳中還聽到劇鬥中的四女與毛仁的嬌叱喝聲。

轉瞬間，夏侯仲豪熊武一行人已走得不見了踪影。

× × ×

毛仁在四女的聯手合擊之下，越來越感到難以應付，雖則他的掌法奇詭毒辣，而且掌上蘊有奇毒，但畢竟乃是血肉之掌，不敢與劍鋒硬碰，而四女仗着身法靈妙輕捷，閃掠飄躍於他的掌影之外，令到他的雙掌根本沾觸不到四女的身體，換句話說，就是無法擊斃四女。

四女却配合着身形，長劍以刁鑽靈變的劍路向他綿密地作出攻擊，令到他應付不來，越打越是心驚，特別是在瞥到只剩下他一個人時，他更是驚怒交迸。

這一次他是裁定的了，若還苦鬥下去，只怕他會像那些手下一樣，永遠留在這裏。他雖然兇暴殘忍，對自己却仁慈得很，眼見勢色不對，他決定溜了。

既然決定了走，他立刻就行動起來。他一連施了兩招險着，誘四女的長劍一齊往他身上刺來，他卻驀地衝天拔了起來，四柄劍以毫厘之差，從他腳底下刺了個空。

一個風車大翻身，毛仁拔起的身形驀

躍於手上，那就是一個謎了，但說起來，

「至於這柄金戈，乃是那位異人一手打造出來的，却不知怎地流落到大理，落在那位葉痴的手上，再後來又落在飛馬丁躍的手上，那就是一個謎了，但說起來，

這柄金戈本就是中原之物，也許是天意吧，又流落回中原。」蘇紅鳳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那柄在夕陽下顯得特別燦耀的金戈，當然，也沒有離過夏侯仲豪的臉。

夏侯仲豪聽完之後，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抱拳向蘇紅鳳一拱，道：「蘇姑娘，這柄金戈妳可以取去了。」

接着也不看那柄金戈一眼，扭頭對熊武道：「熊兄，咱們走！」說話中朝那殘存的九名手下揮揮手。

蘇紅鳳料不到夏侯仲豪這樣爽快，在聽了這個足以誘人什麼事也可以做出來的秘密後竟然不顧一眼，說走就走，心裏不由生出一絲敬意，朝夏侯仲豪深施一禮道：「夏侯兄果信人也，小妹由衷敬佩。」

夏侯仲豪却連頭也沒有回，與熊武帶着九名藍衣人向山口疾步走去。

夕陽在山頭上斜射下來，射在金戈上，發出誘人的眩目之光，蘇紅鳳深吸一口氣，有點躊躇滿志地走上前，一手執着深插入地的金戈，口中輕喝一聲：「起！」

這柄金戈只是開啓那寶庫的鑰匙之一，還要配合另一條鑰匙，才能打開寶庫之門，至於那另一柄鑰匙是何種形式，因爲這不是咱們所說的秘密範圍之內，所以小妹不想說出來，想必夏侯兄不會反對吧？」

夏侯仲豪臉上仍然沒有一絲表情，點頭沒有作聲。

「至於這柄金戈，乃是那位異人一手打造出來的，却不知怎地流落到大理，落在那位葉痴的手上，再後來又落在飛馬丁躍的手上，那就是一個謎了，但說起來，

而另外黑綠兩女則伏劍站在一旁掠陣

地空中翻掠出去，掠出三丈過外，接身形接連幾個翻滾，急掠出去。

四女一劍刺空，反應也很快，嬌叱聲中，幾乎是同時騰身拔起，長劍削劍刺向毛仁，但就是差那麼一點了，追不上毛仁的身形。

在一旁掠陣的黑衣姑娘李黑姐及綠衣姑娘陸萍一眼瞥到毛仁騰拔起來，也知道毛仁想溜了，雙足一頓，縱掠過去，企圖將毛仁截下來，但也慢了那麼一點點而截不住對方。

毛仁一下子脫了困，心頭滋味百般，他自出道以來，還未試過這樣狼狽的，而且竟是在女流之輩的手下，這事若傳揚出去，他實在無臉見人，對於紅粉七煞，他真是恨得牙癢癢地。

四女當然想將毛仁截下來，故此緊追不捨，但就是只差那麼兩三尺，始終追不上。

毛仁接連翻掠出去，脚尖才沾地，身形便急掠前去，其速度已到極限，瞥到四女仍然緊追不捨，不由心寒不已，驀地身形半擰，口中疾喝一聲：「照打！」右手向後一揚！

緊追不捨的四女眼看耳聽毛仁的喝聲動作，以爲毛仁在情急之下，打出一把暗器，而毛仁以毒掌馳名江湖，打出的暗器

避得了，若是讓暗器射中，只怕活不了，四女這一驚非同小可，也顧不了追截毛仁，急掠的身形驀然一伏，長劍展舞開來，

但却沒有聽到暗器掠空聲，也聽不到劍鋒與暗器的碰擊聲，四女不由大奇起來

，身形一長，看清楚了，那裏有什麼暗器？只不過是毛仁在情急之下的虛張聲勢，企圖阻遏一下四女的窮追，他這一個目的達到了，四女被那子虛烏有的「暗器」一阻，他已飛掠向山口，拋離四女足有五六丈遠。

四女嬌叱連聲中，盡展身形，飛掠向前，眨眼間追近了三十多步。

毛仁扭頭一瞥，不由臉色微變，這一次他頭也不回地揚手向後一抖，同時喝一聲：「照打！」

四女以為毛仁只是故技重施，故此毫不理會，身形絲毫不停，追掠前去。

但她們這一次却上了個大當。

待到她們發覺一片黑點激射過來的時候，她們不由胆破魂飛，驚叫連聲中，各自閃掠翻躍揮劍，顯得狼狽。

毛仁厲笑聲中：「臭丫頭們，且嚐嚐老夫斷魂黑砂的厲害吧！」身形已飛掠出口。

斷魂黑砂乃是毛仁護身救命的一種歹毒暗器，因為這種含有劇毒的黑砂極難採鍊，故此不到最危急關頭，毛仁是不會輕易使用的。

尚幸他由於太珍視這種救命黑砂，不敢大量撒出，只是撒出十數顆，否則，四女之中，只怕有人會閃避不及而被射中，立時身亡！

總算四女身法靈捷，反應又快，劍勢迅密，將那十數顆黑砂擊落避過，但已驚出一身冷汗，有點手忙腳亂。

待到四女驚魂稍定，毛仁的身形已閃沒在山口左邊的亂石樹後，四女身形一動

，欲再追，但却給蘇紅鳳喝止了。

蘇紅鳳手執那柄金戈，飛掠到四女身前，有點志得意滿地說道：「各位妹子，咱們這次的任務志不在殺人，而在這柄金戈，如今既已得手，暫且放過那老匹夫，他若是不知死活，再找上咱們，再殺他不遲！」

這時候夕陽已隱沒在山頭下，已是薄暮時分，山谷內暮色特別濃，顯得一片沉黯，襯上那滿地的死屍，陰凄凄地有點像地獄一樣，饒是紅粉七煞心狠手辣，置身於這種境地，也有點心寒，渾身不自在，不欲久留。

蘇紅鳳揮一下手，「咱們走！」當先掠向山口。

其他六女亦展開身形，隨在蘇紅鳳之後，急掠向山口。

剎那間，山谷內一個活人也沒有了，只留下那一地的屍體，像屠場也像地獄！

## 色相引誘 骨奪鐵馬

薛策勇恢復知覺的時候，第一個感覺就是感到自己置身在一張非常柔軟舒適的床上。而第二個感覺就是，他發覺自己竟然是赤裸裸地躺在床上的，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

因為他明明記得，他在昏暈過去的時候，他的身上是穿著整齊的！

像觸電也像床上有針刺他般——事實上在他發覺自己全身赤裸之後，光滑柔軟舒適的床就忽然變成了一張針床，整個人彈了起來。

所以樂慧說是從碎玉刀認出他的身份的，他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姑娘相救之德，在下沒齒不忘，請姑娘賜回在下衣服，在下好辭別姑娘。」

樂慧的臉上這時沒來由地羞紅起來，大概她想到薛策勇那赤裸的壯實軀體，故此有點羞不可仰，她倒是毫不留難地就點頭。「小妹這就去將薛公子的衣衫拿過來。」

說完深深地瞟了薛策勇一眼，蓮步珊珊地走出了房間。

薛策勇倒是想不到樂慧毫不留難。也不向他提出要求，就放他離開，一時間他不由怔住了，怔怔地望着樂慧消失在房門外，依然沒有將目光收回。

「到底這位樂姑娘安的是什麼心？」薛策勇不由困惑地想着。

「她斷不會一點目的也沒有，我敢肯定，她就是將我點倒的人。」薛策勇腦中思潮澎湃，提出一個又一個的疑問。不容他想下去，一陣輕俏細碎的脚步將他的思緒打斷了。

薛策勇目光一轉，看到樂慧已珊珊走來，手上捧着一個大托盤，托盤的左邊整整齊齊地疊放着他的衣衫，另一邊却放了三個香氣四溢，嬌媚着熱氣的小菜，兩副杯筷，一樽酒。

「薛公子，你一日一夜未進飲食，肚子一定很餓了。小妹特地備了這三樣小菜，美酒一樽，權作為與公子餞行，公子也順便填一下肚子。」樂慧一踏入房中，便盈盈地笑着，走到房間當中那精緻的圓桌前，將托盤放下來，然後拿起那疊衣

但立刻，他又重重地摔回床上，雙手緊緊地將那張差點從他身上滑落的錦被抓住，並且拚命地往身上扯，直扯到脖子上，只露出一顆腦袋。

他在彈起來的剎那，雙眼也睜了開來，一位俏生生的姑娘正含笑站在床邊，羞得他臉色漲紅，有點無地自容的感覺。

他本是睜開的雙眼在跌回床上時又緊緊地閉上了。

他是有些羞於看到那姑娘。

「薛公子，原來你早醒了，該起床了。」耳邊傳來那姑娘嬌柔甜膩的語聲。這種語聲，膩得足以將一個男子漢溶化。

但薛策勇聽在耳中，却不由打了個冷顫，像被毒蛇咬了一口般，一顆心不由抽搐了一下。但是他還是張開了眼睛。

老是閉着眼睛可不是辦法，既然已置身於此，總要弄清楚地方，才好應付。

張開雙眼之後，薛策勇立刻發覺自己已置身在一間佈置得非常華麗的房間內，就連自己躺的這張大床也是非常之華麗。眼光一轉，他終於看清楚了站在床邊的那位姑娘。

那姑娘正含着一臉的笑容在看着他，薛策勇想到剛才自己在床上彈起來的那剎那，不知道姑娘有沒有瞥到自己光着的身體，臉上不由又一熱。

那姑娘却落落大方，見薛策勇張開眼望着她，不由笑意更濃，上身向前一探，竟然伸手來摸薛策勇的臉。

薛策勇雖然年紀也不輕了，足有三十二歲，但却還未成家，也未與女子接觸過

，雖則他生性豪邁爽朗，也經歷過大風大浪，但就是未經歷過這種溫柔陣仗，嚇得他急不迭將頭滑落在軟枕的另一邊，羞急地道：「姑娘，妳……妳想幹甚麼？」

那少女兒薛策勇那種羞急的樣子，不由「噗嗤」嬌笑出聲，收回那只春蔥也似的玉手，笑說：「薛公子，小妹只不過想摸摸你的額頭，看你的熱度退了沒有。」

薛策勇不禁被她的話弄得有點糊塗起來。暗忖，自己明明是被人在那山上點了麻昏兩穴，失去了知覺被弄到這尷尬的地方來的，何來發熱？雙眼不由又望向那姑娘。

那姑娘又輕笑了一聲，脆聲道：「薛公子，你大概不知道吧，你全身發熱，昏睡了足足一夜一日，嚇得小妹不知如何是好，小妹只好將祖傳的清心丹餵公子你吃下兩顆，你身上的燒果然退了，小妹一顆心才放下。」

說完竟伸手撫了撫胸口，那模樣就像西子捧心一樣，嬌媚入骨，薛策勇看得一顆心不由「砰」地劇跳了一下。

他立刻將目光移開，吸攝心神，同時暗哼一聲：「我明明被妳猝然出手點倒，却說我全身發熱，昏睡了一夜一天，簡直是一派胡言！」

表面卻淡淡地說道：「我怎會無端端昏睡了一日一夜的？這就有點奇怪了？」

那姑娘嬌婉地道：「薛公子，這一點小妹就不知道了，總之小妹將你送回這裏時，你是昏迷過去，全身發燙的。」

薛策勇在心裏暗哼一聲：「且看你在玩甚麼花樣！」口裏却忽然問道：「在下

原來是樂慧將樽中美酒分別倒在兩隻杯子中。

薛策勇雖不是劉伶，但却對美酒有一種偏嗜，而他的鼻子也很靈，只要一嗅，就可以分辨出那是上等美酒，那是劣酒。他雖嗜酒，却不濫喝，所謂淺嚐即止，滋味無窮，他每一次喝酒，最多三杯即止。

他認為喝酒就像看美女一樣，驚鴻一瞥的印象，特別深刻，那種感受也特別強烈奇特，若是對着一個美女看久了，就會感到平淡乏味，有「不外如是」的感覺；同樣，酒喝多了，就會感到不是在喝酒，而是在喝水，一種苦水。

喝酒本來就是一種享受，但若是濫喝，就不是享受，而是受苦了。

「薛公子，請過來坐。」樂慧朝薛策勇招呼。

薛策勇遲疑了一下，行了過去，在樂慧的對面坐下來。

樂慧亦坐了下來，朝薛策勇春花開放般一笑。

那一陣陣誘人的酒香令到薛策勇不由又嗅吸了兩下。

「薛公子，小妹敬你一杯，就當與你餞行。」樂慧妙目一瞟秋波流轉，伸出春蔥也似的雙手，將面前的那杯酒捧起來。

薛策勇在這情形之下，亦不由自主地捧起酒杯。「在下借花敬佛，也敬姑娘一杯。」

樂慧抿咀一笑，將整杯酒傾向櫻桃也似的小口中。

，身形一長，看清楚了，那裏有什麼暗器？只不過是毛仁在情急之下的虛張聲勢，企圖阻遏一下四女的窮追，他這一個目的達到了，四女被那子虛烏有的「暗器」一阻，他已飛掠向山口，拋離四女足有五六丈遠。

四女嬌叱連聲中，盡展身形，飛掠向前，眨眼間追近了三十多步。

毛仁扭頭一瞥，不由臉色微變，這一次他頭也不回地揚手向後一抖，同時喝一聲：「照打！」

四女以為毛仁只是故技重施，故此毫不理會，身形絲毫不停，追掠前去。

待到她們發覺一片黑點激射過來的時候，她們不由胆破魂飛，驚叫連聲中，各自閃掠翻躍揮劍，顯得狼狽。

毛仁厲笑聲中：「臭丫頭們，且嚐嚐老夫斷魂黑砂的厲害吧！」身形已飛掠出口。

斷魂黑砂乃是毛仁護身救命的一種歹毒暗器，因為這種含有劇毒的黑砂極難採鍊，故此不到最危急關頭，毛仁是不會輕易使用的。

尚幸他由於太珍視這種救命黑砂，不敢大量撒出，只是撒出十數顆，否則，四女之中，只怕有人會閃避不及而被射中，立時身亡！

總算四女身法靈捷，反應又快，劍勢迅密，將那十數顆黑砂擊落避過，但已驚出一身冷汗，有點手忙腳亂。

待到四女驚魂稍定，毛仁的身形已閃沒在山口左邊的亂石樹後，四女身形一動

，欲再追，但却給蘇紅鳳喝止了。

蘇紅鳳手執那柄金戈，飛掠到四女身前，有點志得意滿地說道：「各位妹子，咱們這次的任務志不在殺人，而在這柄金戈，如今既已得手，暫且放過那老匹夫，他若是不知死活，再找上咱們，再殺他不遲！」

薛策勇本來還有點擔心樂慧在酒中下手腳，但憑他的經驗却嗅不出酒中下了藥物，如今眼見樂慧將整杯酒傾入口中，什麼懷疑也沒有了，一仰頭，也將杯中酒傾入口中。

樂慧朝薛策勇照了一下杯。

薛策勇自然亦向樂慧照杯。

一杯酒下肚，樂慧的俏臉飛起一片酡紅之色，看來她的酒量不大，但却益增其嬌艷。

那杯酒入口，薛策勇却没有立即吞落肚中，而是含在口中，再慢慢地「嚥」落喉中。

那實在是難得一嚐的美酒，入口香醇，齒頰留香，一口吞下肚中實在是糟塌。

「好酒！」薛策勇由衷地說：「姑娘，請問這是何酒？」

樂慧臉上酡紅更甚，紅白相映，分外嬌憨迷人。「薛公子，這是小妹窖藏了足有十年的香玉露酒，薛公子果然是個識酒之人。」

「香玉露」這種酒薛策勇還是第一次品嚐，他也算品嚐過天下各種美酒的了，却就是沒有品嚐過這種酒，由衷地道：「不愧酒中佳釀，這種酒產自何地？」

樂慧先替薛策勇斟了一滿杯酒，才答道：「這香玉露乃是小妹祖傳家釀。薛公子請喝。」

薛策勇「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姑娘家釀，怪不得在下未聽過這種酒名，前此也未會品嚐過。」

說完不由自主拿起酒杯淺啜了一口。

「薛公子請用茶。」樂慧說着拿起牙

箸，挾起一箸菜，送到薛策勇面前的碗中去。

薛策勇連聲道：「有勞姑娘了，在下自己來吧。」說着又淺啜了一口酒。

樂慧再挾起一箸菜，優雅地送入口中，咀嚼起來。

薛策勇於是亦挾起碗中的菜吃起來。

那些菜餚非常可口。薛策勇再也矜持不下去了，邊喝邊吃起來。

樂慧也陪着薛策勇吃，但却沒有再喝酒，輕笑脆語，眼波流轉，像要滴出水來一樣。

薛策勇不知不覺間，已喝完了杯中酒，一共喝了兩杯。

而他的眼光在喝完第二杯酒之後，却忽然熾熱起來，定定地注視着樂慧。

他全身也感到一陣燥熱，心中像有一團火在燃燒，燒得他渾身像蟲行蟻咬般癢起來。

這時在他的眼中，樂慧變得非常之可人，而他亦更加興奮起來……後來，坐在他對面的樂慧已被他擁在懷中……

薛策勇從狂熱得有如暴風驟雨般的美妙境界中回復過來的時候，身心皆感到一陣空虛疲倦，全身像脫了力般。

他閉着的雙眼也不願睜開來，他想盡量回味一下那像夢境般的美妙情境，在那夢一般的境界中，他飄然如在九天之上，那種美妙的感覺，是他從來沒有感受過的。一個人畢竟不可能永遠在夢境之中，薛策勇終於回到現實中來。

令他回到現實的是因為他的手動了

了。武林人最重名節，他現在已陷了入去，那就只好聽她擺佈了。

若是能够狠得下心殺了她，倒是一了百了，但問題是，看她那有恃無恐的樣子，只怕不是那麼輕易殺得了她，何況，畢竟自己與她有合體之緣，此情此景之下，又怎下得了手？

終於，他嘆口氣道：「我知道你這樣作必有你的目的，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想怎樣？」

樂慧一聽，妙目一轉，像是才發現自己赤身露體，竟然羞赧地垂下頭，紅飛雙頰，急忙扯起身邊的錦被，披在身上，但却若隱若現，更加誘惑。「薛公子，小妹自知配不上你，不敢有甚麼奢求，你且坐下來歇一歇再說吧。」

薛策勇卻深具戒心地別轉頭道：「廢話少說，你到底想怎樣，只管說出來，若是我能力所及，或是不違背道義的事，我答應盡力為你去做。」

薛策勇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看出樂慧不會是為了錢而色誘他的，只看她這間屋的佈置，就不像是窮措大，既然不是為了錢，那麼，就一定是有事求他辦，才不惜以身相誘，令他跌落陷阱，不過他也很「精」，事先將話說明。

樂慧的臉上立時像春天的花綻放般綻開來，只是在薛策勇的眼中，已沒有初見時那般迷人了，因為他已對她改變觀感。

「薛公子，既然你這樣說，小妹也不再拐彎子了，小妹只想你能够替我奪回一件被人搶去的物件。」樂慧一雙勾魂眼瞬也不瞬地望着薛策勇，咀邊泛起一抹詭譎

一下，却觸到一具滑膩溫熱的軀體，嚇得他差一點沒有從床上跳起來。

他急急張開眼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的他不由迷惑不解地四下打量起來。

仍然是那間佈置華麗的房間，擺在正中的那張圓桌上，還擺放着三碟殘餚，兩副杯筷，一樽已喝剩大半的美酒，躺着的這張床，也是他曾經躺過的那張柔軟舒適的大床，但他却記得很清楚，自己明明將衣衫穿着整齊，與那位叫樂慧的姑娘對坐喝酒吃菜……如今怎會躺在床，身上寸縷皆無？

最要命的還是，他發覺他觸摸到的那具滑膩溫軟的軀體，竟然是一個全身赤裸的女體！

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自己竟然赤裸地與一位裸女躺在同一張床上，他實在不敢想像下去，也震驚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喂！」聲中，那具裸體翻轉過來，小貓一樣偎入他的懷中。

薛策勇却像見到蛇蝎一樣，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身形向外一縮，差點沒有從床上跌落地上。

躺在床上的裸女，竟然就是那位樂慧姑娘！

樂慧大概是睡過去了的，却被薛策勇那一聲驚叫驚醒了，張開雙眼，嬌慵地伸手就要攔向薛策勇，雙眼中滿是足可以將一個鐵人溶化的柔情蜜意，誘人的唇櫻輕啓，吐出嬌柔的話聲道：「哥哥，你醒了？」

薛策勇這一次真的從床上跌落地上，因為他要閃避樂慧那條攔向他的粉嫩玉

的笑意。

可惜薛策勇看不到，否則，他一定後悔過才的許諾。「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是甚麼物件，請你一一說明白好麼？」他不耐煩地說，依然將頭別轉。

「那是一只用雲山寒鐵精鑄出來的鐵馬，這只鐵馬只是小妹上代傳下來的祖傳之物，那只是一件用來擺設的飾物，沒有甚麼珍貴之處，但却手工精細，打造得栩栩如生，但在十日前，却給一名竊賊將之盜走了。」樂慧娓娓道來，時而切齒，時而嘆氣，真是表情十足。

薛策勇靜靜地聽着，見她不說下去，皺皺眉頭道：「那竊賊你查到是誰麼？」

樂慧有點不悅地道：「薛大俠，你平時也是這樣子與人說話的麼？」

薛策勇不屑地道：「就算我是吧，怎麼樣了？」

樂慧不由氣結地翻翻眼，想發作，但却忍住了。「不怎麼樣，小妹只是怕你這樣子聽不清楚。」

薛策勇從鼻子裏哼出一聲，但却將頭轉過來，定定地望着樂慧。「請說吧，這樣子應該聽得很清楚了。」

樂慧嘆口氣，說道：「你難道這樣恨我了？」

薛策勇却冷然說道：「你到底說是不說？」

樂慧又嘆了口氣。「我驚覺時追出去，那竊賊却已掠上屋面，我亦跟着掠上去，那竊賊爲了阻止我追他，在我掠上屋面的那刹那，扭轉身朝我打出一把暗器！」歇一口氣，她續道：「當夜正是十五

臂。

幸好他在身體重重跌落地上的刹那，腰身一挺，一掌輕輕撐在地上，彈躍起來，才沒有跌得全身發痛。

樂慧却臉色一變，全身蜷縮起來，雙手緊緊地掩在胸前，將身上緊要的地方遮掩起來。

但她却忘了她仍是全身赤裸的，那種姿勢，更加誘人。

對於像她這樣美麗的女孩子來說，身材又那樣好看，這樣光着身體，無論是任何一種姿態，也是相當誘人的。

但薛策勇却竟然不欣賞這具充滿誘惑力的裸體，一臉又驚又怒之色，不知所措地道：「這……這……怎會……這樣的……」

樂慧哭泣起來，泣聲道：「你……說什麼？你自己……做的事，竟然說這樣的話了？」

說着哭泣得更加厲害。

薛策勇一聽，就如在頭頂响了一記焦雷，「轟」地一响，雙眼一陣發黑。

吸了口氣，他努力鎮定下來，也明白到他自已剛才做了什麼事，他感到有點無地自容。

「怎會……那樣的？咱們不是……好好地坐在那裏喝着酒的嗎？」他伸手指指那張圓桌。

樂慧驚地止住了哭泣，而且猛地挺身坐了起來，尖尖的手指幾乎戳在薛策勇的臉上，尖聲道：「姓薛的，你自己做的事竟然不認，你以為我是什麼人？淫娃？還是配不起你的賤女人？虧你還是一位在

月圓之夜，那竊賊這一轉身，在月下被我瞥到他的臉貌，而我也被那把暗器迫落回地面。」

薛策勇悶聲不响，聽她繼續說下去。

樂慧吁了口氣，道：「那竊賊竟然被我認出就是人稱『一劍西來』常士逸！」

薛策勇聽了，神情震動了一下，眼色一變，脫口道：「妳沒有認錯人？」

樂慧苦笑道：「起初小妹也認爲可能認錯了，但小妹當時却没有花眼，後來再在地上檢拾到二顆射落在地上的暗器，才敢確定是他！」

「那兩顆暗器難道是兩柄只有兩寸長的銀劍？」薛策勇又脫口問。

「正是一劍西來常士逸的獨門暗器奪命銀劍！」樂慧肯定地點點頭。

「以常士逸在黑暗上的名氣，怎會竊走妳那只鐵馬？」薛策勇有點大惑不解。

「這一點，小妹也同樣感到詫異不解，那只是一只鐵馬，談不上珍貴之處，要說它珍貴，只不過是祖傳之物，而且手工精細吧了，以常士逸的眼光，又怎會看上那只鐵馬？」樂慧亦是一臉惑然之色，若她是裝出來的，也未免裝得太像了。

「一劍西來」常士逸這個名號，在江湖上可說無人不知，黑道上更是蹤跡無處地動山搖的人物，在西北黑道上，他穩然成爲黑道霸主，但他却没有開山立寨，只是獨來獨往，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仗着一手「天魔亂舞」劍法稱雄於黑道，自他出道以來，死在他劍下的黑白兩道成名人物，沒有一百也有九十，他的獨門暗器乃是武林罕見的長約兩寸的銀劍。

理。一時間，他想不出話來駁斥樂慧的歪理。

樂慧見薛策勇無言以對，更加肆無忌憚了，嗓子尖得刺耳耳鼓。「薛策勇，你走呀，爲甚麼還不走，我會到江湖武林中，論個公道，令到你身敗名裂！」

薛策勇最怕的就是這一點，明知道那只是一個最卑鄙的色慾圈套，他也只有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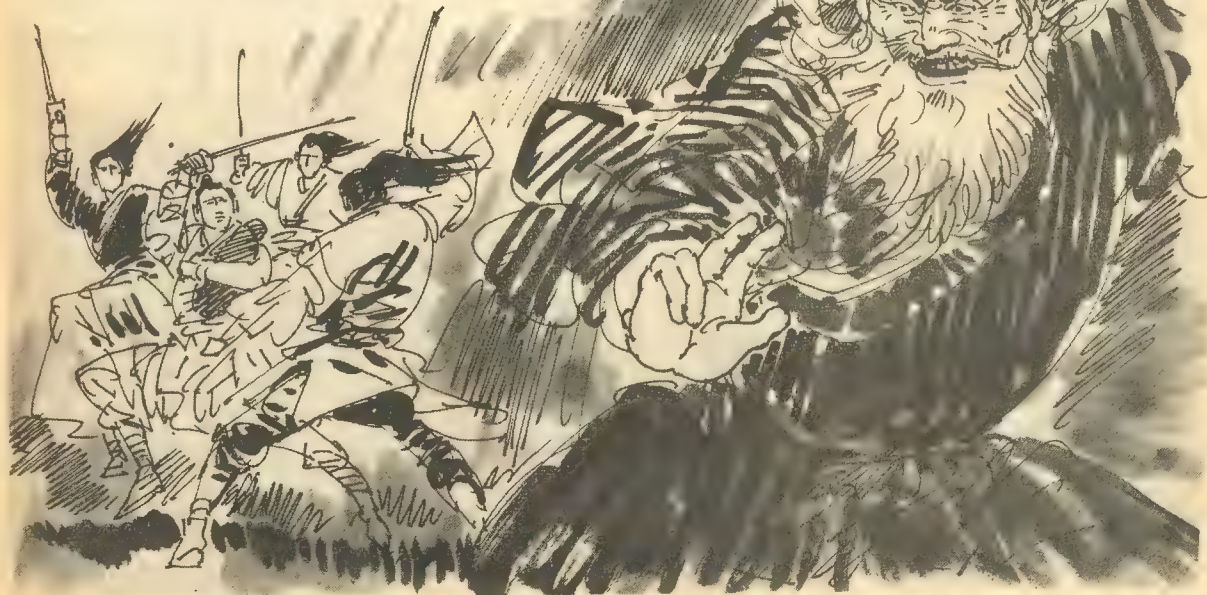






凌霄生·文  
可飛·圖

## 蕩魔傘 (上)



這是個黃梅季節，天空中鋪滿了鉛塊似的烏雲，一道道閃電劃過天際，雷聲挾着撕裂的威勢震撼着大地，偶而，大雨如注，宛如缺堤江河般自空中倒傾而下。

這場大風雨一直延續了好幾個時辰，到了傍晚時分，風雨的威勢非但未減，反而越來越大。

天色已黑下來了，突然，在九宮山下的一條山道上，忽然响起一陣急促的「沙沙沙」聲響，聲音由遠而近，沒有多久，從山咀那邊現出一團黑影來。

那團黑影越來越大，原來竟是一人一騎，冒著大風大雨在山道中放馬疾馳。

怪了，那人究竟有什麼重大事故，要在這種大風大雨的黑夜放馬狂奔？適時間一道閃電從天際劃過，只見馬上人衣衫盡濕，他整個身子蜷伏在馬背上，是以身形面貌都看不清楚，他嘴裏不斷喘着氣，那馬已够快了，但他還不時勒緊韁繩催馬疾馳，要知道這等大風大雨之天不比平時，那馬已盡了全力，此時再也經不住他一再催打，就在掠下一座陡坡時，那馬前蹄一滑，「唏事聿」一聲悲嘶，疾馳之中煞不住勢子，龐大的身子從山坡上翻了下去。

馬上之人大驚，危機一髮，陡見他身子拔空而起，半空中身腰一挫，人已落在地上，天雨路滑，無法穩住身子，足步一滑，一跤跌坐地上，就在這時，他懷裏「哇」的發出了一陣哭聲。

馬上之人神色一緊，趕緊俯身擋住了

## 鐵傘施絕招

## 仇家赴黃泉

懷中孩兒，回頭朝來路望去，滿臉焦急的道：「秋兒，忍耐些，逃過這裏，咱們就有救了……」

他自管說着，那知懷中孩兒太小，剛才又受驚嚇，竟是不停歇的哭了起來，那人大急，奮身從地上站起，他的步履有些踉蹌，顯然地，在他策馬飛逃之前，他已受了內傷，但他此刻顧不了身上的傷勢，走到那馬跌下之處探手摸去，馬的前蹄早斷，他不禁頹然嘆了口氣，彎身擋住急風大雨，使不致淋着懷中孩兒，片刻不敢耽擱，抬步向前疾行。

那知他步子剛抬，一陣笨笨怪怪之聲已在耳邊响起，那人心頭一震，極目望去，風雨之中已現出三條人影，一齊橫身攔住了去路。

那人臉色慘然一變，「蹬」的退了一步，順手把寶劍拔了出來。

那三人身上各自穿著紅黃黑三色衣裳，紅衣人身材較高，黃衣人較瘦，黑衣人却是又矮又胖，三人眼色不同，身材互異，獨有那張臉一般無二的沒有一絲血色，令人望而生畏。

紅衣人冷冷道：「趙元真，你還想逃命麼？」

那叫趙元真的人擦臉擦上水珠，右手緊緊抓着寶劍，悲憤的道：「你們已殺了趙某滿門二十四口，難道連趙某唯一一骨血也不放過麼？」

黃衣人陰聲道：「斬草不除根，春風

處置吧。」

夏侯豪對羅玉仙道：「羅姑娘，鐵馬是妳的，妳有什麼主意？」

羅玉仙仍然抱着羅妙嬌的屍體，含悲道：「鐵馬應該是薛公子的，問他吧。」

薛策勇却苦笑道：「如今雖然金戈鐵馬在此，即是說可以開啓那寶庫之門，但你們知道寶庫的所在地麼？」

此言一出，眾人皆不由怔住了。

他們誰也不知道那寶庫究竟在什麼地方。

「蘇姑娘，妳們知道麼？」夏侯豪問。

蘇紅鳳搖搖頭道：「師父從來不對咱們姐妹說什麼，只是命咱們姐妹替她做事，這樣重大的秘密，她焉會告訴咱們姐妹呢？」

「那麼，羅姑娘，妳知道麼？」夏侯豪轉問羅玉仙。

羅玉仙看一眼懷中的母親，亦搖搖頭道：「娘親倒是知道，可惜她死了，她本來想告訴小妹的，不知為什麼却又沒說了，可能是怕小妹知道得越多，便越危險，所以不告訴小妹。」

「這樣說來，這兩件東西只是件廢物，也是一個禍胎，咱們若貪圖那批財寶，那就要到江湖上去打聽那寶庫的所在地了，那勢必成爲衆矢之的，到處被追殺，毛仁、常士逸、郭長河就是前車之鑑，各位若是不想成爲武林中那些利慾薰心，財迷心竅的人追殺目標，依某家主意，索性將之毀掉如何？」

薛策勇首先贊成：「爲了江湖武林同

道不致爲了這兩件東西而爭我奪，弄得腥風血雨，在下贊成將之毀棄！」

羅玉仙亦道：「小妹也贊成，這兩件東西實在是不祥之物，要不是這兩件東西，小妹娘親焉會死！」

蘇紅鳳掃了四位師妹一眼問道：「師妹們意下如何？」

黃菊首先道：「師妹們唯師姐之主意是從。」

卓紫君、陸萍、白菊亦同聲附和黃菊的話。

蘇紅鳳吐口氣道：「小妹也贊成將之毀棄，若不是這兩件東西，師父不會心存大慾，咱們七姐妹也不會剩下五姐妹！」

夏侯豪目光落在薛策勇手上的金戈鐵馬上，毫不猶豫地道：「薛兄，那就由你來將這兩件東西毀掉吧！碎玉刀正好派上用場！」

薛策勇碎玉刀噲然出鞘，刀光如雲似玉，將金戈鐵馬放在地上，然後揮刀亂斬，刀光閃閃中，金戈鐵馬立時寸寸碎斷開來，變成一堆金屑鐵碎。

「夏侯兄，現在輪到你了。」薛策勇收刀入鞘。

夏侯豪明白薛策勇的意思，上前蹲下來，雙手將那堆金屑鐵碎兜合在雙掌中，然後一陣搓動，到他停手將雙掌攤開，竟成了一個圓球！

「夏侯兄原來已練成了鑲金手！」薛策勇一見夏侯豪手掌上那金鐵溶成的圓球，由衷欽羨地脫口叫出。

夏侯豪一笑道：「薛兄好眼光……」挺起身來，隨手將那圓球向外運動一擲，

那圓球破空飛射出去，直射出有三數十丈，也不知落在山下什麼地方了。

地上還剩下大半堆金屑鐵碎，已不用理會，相信天下間任何能工巧匠，也無法再將之還原爲原先的那柄金戈，那隻鐵馬了。

至此，衆人的臉上皆露出如釋重負的笑意。

× × ×

「各位如不嫌棄，請到舍下盤桓幾天如何？」薛策勇不知什麼時候，一手執住了羅玉仙的玉手，大大方方地笑對衆人。山頭上新堆了兩座墳頭，他們合力將羅妙嬌及門美彩的屍體埋葬了，當然也埋葬了毛仁，只是沒有爲他堆墳豎碑。朝陽明艷，沐在這明艷的陽光下，他（她）們已將心頭的哀傷拋開，畢竟，過去的經已過去了。

「蘇姑娘，妳們意下如何？」夏侯豪望着蘇紅鳳問。

「夏侯兄，只怕今後你走到那裏，師姐也會跟到那裏了，你根本不用問師姐，只看你意下如何了！」黃菊早就看出兩人暗生情愫，快口快語地爲兩人點明了。

「轟」地一聲，除了夏侯豪蘇紅鳳之外，所有的人皆歡快捉狹地哄笑起來。蘇紅鳳不但粉臉羞紅，連脖子也紅透了，嬌首垂得低低地，不敢看衆人。

夏侯豪卻連耳根也紅了，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衆人越加笑得厲害。

也不知怎地，夏侯豪蘇紅鳳的手在衆人的笑聲中，不知不覺拉在一起……

(全文完)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 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上派人催他回來。」

周瑜當時正在鄱陽訓練水軍。接到了孫權的通知，他立即星夜趕回柴桑。（今江西波陽縣）。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縣（今安徽舒城）人。是三國時期一位著名的軍事家。他儀容秀美，風度瀟灑。從小勤奮好學，除了掌握軍事知識外，還具有各方面的才能。他精通音律，據說聽別人彈琴的時候，只要譜兒錯了一點點，他也可以聽得出來。他同孫權的哥哥孫策年齡相同，親如兄弟。曾經幫助孫策平定長江下游一帶。

袁術看中周瑜的才能，想拉他當將軍，但周瑜看到袁術殘暴無能，將來成不了氣候，便一心一意跟隨孫策，成了孫策的左右手。

周瑜還只有二十四歲，就擔任了中郎將，打過不少勝仗。大家看他年紀輕，都叫他「周郎」。後來孫策死了，孫權繼承了哥哥的事業。孫策臨死時，地單把周瑜托付給孫權，由他和張昭一起掌握軍國大事。不久還擔任了東吳的前部大都督。

## （二）

孫權興奮地接見了從前趕回來的周瑜，並且下令在宮殿裏再召開一次大臣會議，深入商討和戰大計。

會上，主張投降的大臣們繼續發表議論。周瑜沒有馬上表態，却靜靜地傾聽着大家的意見。

「現在請你談一談自己的看法吧！」孫權急於想聽一聽周瑜的主張。

文臣武將們的眼光，一下子集中到周

瑜身上。周瑜冷靜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和戰勝曹操的可能性，他說：「諸位主張迎降曹操，這是被曹操表面的聲勢迷惑住了，其實曹操並沒有什麼可怕，他這次出兵，有四大不利：第一，曹操的後方不穩定，馬超和韓遂還割據着涼州（今甘肅一帶），威脅着他的後方；第二，曹操的士兵，大部分是北方人，不善於水戰，他們拋棄了善於騎戰的特長，却到船上來跟我們爭高低，這就要吃虧；第三，目前天氣逐漸寒冷，曹操遠離後方，軍馬缺乏草料，第四，他驅趕北方的士兵，到南方江湖地帶來作戰，士兵水土不服，一定會生病。上面這幾點，都是用兵的大忌，現在曹操偏偏冒這個風險，這道來跟我們作戰，要活捉曹操，正是時候！」接着，周瑜意氣昂揚地說：「請主公撥給我幾萬精兵，進駐夏口（今湖北武昌），保證能擊敗曹操！」

聽了周瑜的分析，孫權最後下定了決心。他激動地說：「曹操平時最顧忌的就是袁紹、袁術和劉表。現在他們幾個人都被消滅了，我跟曹操勢不兩立，周將軍說的正合我意。」

張昭他們還想堅持己見。孫權倏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拔出身上佩刀。只見白光一閃，「咔嚓」一聲，孫權早已手起刀落，面前几案上的一隻角已被砍落在地。大家吃了一驚。孫權聲色俱厲地說：

「從今天起，有誰再主張迎降曹操的，就同這張几案一樣！」

張昭他們面面相覷，再也不敢作聲。會議結束了，聯劉抗曹的大計，就這樣決

定了下來。

當天深夜，孫權已經解衣就寢。侍衛前來報告：「周將軍求見。」

孫權急忙披衣而起，迎出門外，對周瑜說：「公瑾夜裏來見我，一定有重要的話對我說。」

周瑜說：「主公今天當機立斷，確定了抗曹的大計，但不知主公心裏，對抗曹有沒有顧慮？」

「我唯一的顧慮是曹兵人數多，我們寡不敵眾。」周瑜笑了笑說：「我料到主公在這方面還放心不下，因此特地前來，解除您的心病。曹操誇口說自己已有水陸大軍八十萬，張昭他們沒有仔細分析，因此被嚇破了胆。實際上，曹操從北方帶來的人馬，不過十五、六萬，而且經過長期作戰，早已疲憊不堪。至於從劉琮那裏收編過來的降卒，最多不過七、八萬人。這批人對曹操懷有戒心，軍心不穩。曹操帶了疲勞的軍隊，指揮着心懷疑懼的降卒，人數雖多，實在沒有甚麼值得可怕的！我只要五萬精兵，就可以制服他們。請主公不要顧慮！」

聽了周瑜的一番話，孫權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了地。他高興地對周瑜說：「公瑾，你說得有理。張昭他們考慮的只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使我深為失望。只有你和魯肅同我一個心思。」接着，孫權又說：

「五萬兵馬一下子很難湊齊，我已選好精兵三萬，備足戰船、糧草和器械，先由你帶領出發。我這裏陸續組織人馬，準備物資，作你的後援。我們一定要跟曹操決一死戰。」

幾天以後，孫權召集文武百官，莊嚴地宣佈：任命周瑜和程普為左、右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率領三萬人馬，先同劉備會師，然後一同西上，合力迎擊曹操。

劉備駐軍樊口，聽說曹操大軍已經東下，心裏十分焦急。他派人日夜到江邊探望，急切地期待着東吳軍隊早日到來。

這一天，巡邏的軍官遠遠望見吳軍大批戰船，立即跑回來告訴劉備，劉備大為振奮，馬上派使者帶了禮物，到吳軍船上去慰勞將士。

周瑜對劉備的使者說：「我軍務在身，不能隨便離開，請你們的主公委屈一下，到我這裏來共商大事。」

劉備不帶衛隊，只乘了一艘小船，到周瑜的大船上來了。雙方寒暄一番，劉備便問周瑜：「我們兩家合兵抗曹，不知您這次帶來多少人馬？」

「一共帶來三萬。」

「三萬？」劉備遲疑了一下說道：「曹操兵多將廣，我們的兵力恐怕太少了點吧！」

周瑜哈哈大笑說：「兵在精不在多。只要我們協力同心，三萬人已經很夠了。你等侍看着我周瑜怎樣擊敗曹兵好了。」

看到周瑜那麼充滿信心，劉備緊皺着的眉頭也舒展了。

劉備想請魯肅出來談談，周瑜却嚴肅地說：「魯肅也有軍務在身。您如果要見他，最好另外找個適當的時間。」

劉備看到周瑜治軍這樣嚴肅認真，感到又慚愧又高興，對周瑜更加敬佩了。

這時候，已到了公元二〇八年陰曆十

延，病倒的將士一天比一天多。

眼看這些在北方原野上縱橫馳騁、生龍活虎般的健兒，現在一個個面黃肌瘦，四肢無力。曹操看了，有多焦急呀！

就在這時，一個謀士向曹操獻了一條計策。他說：「我軍將士所以病倒這麼多，完全是由于不適應水上生活的緣故。因為江面上風浪大，戰船顛簸得很厲害。假使把戰船用巨大的鐵鏈鎖住，使它們連在一體，不是就可以減輕風浪的震動嗎？」

「有道理。」曹操點頭同意。接着，曹操立即命令召集工匠，用鐵鏈把戰船首尾連了起來，組成一排排的連環戰船。

戰船很快連好了，曹操登船一看，禁不住連聲稱贊。大船連在一起，非常平穩，大風大浪推它們不動，將士們不再暈船嘔吐。士兵在船上和在平地上一樣；騎兵也可以騎馬在船上任意行走了。

這時，一個謀士站到曹操身邊，悄悄地提醒他：「戰船連在一起，固然可以減少顛簸，但是敵軍如果放火燒船，一條船起火，整排船都被鐵鏈縛住，分拆不開，那就很危險了。」

曹操正在興頭上，聽了這個謀士的話，不禁呆了一下。但過了一會兒，他的臉上又顯露出笑容。他指了指戰船上正在迎風朝東南方向飄舞的軍旗，哈哈大笑說：「火攻一定要靠風力。現在正是冬天，刮的都是西北風。周瑜如果放火燒船，正好燒了他自己！」

曹操根本不聽那個謀士的話，他命令將士們加緊操練，盡快掌握水上作戰的技能。沒多久，擊破孫劉聯軍的時機到了，

月。曹操的二十萬軍隊，已從江陵浩浩蕩蕩地沿江東下。旌旗蔽江，帆檣如林，聲勢十分浩大。孫劉聯軍一共只有五萬多，跟曹軍相差四倍。但也不甘示弱，威武地沿江西進。

兩軍就在赤壁遭遇了。

赤壁在長江邊上，形勢險要。兩岸是一片赭紅色的斷崖，江水沖激着岸上的岩石，激起層層浪花。陽光照耀着江面，發出耀眼的金光。就在這美麗如畫的赤壁，大軍雲集，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就要在這裏爆發了。

曹操決定先發制人，首先命令先鋒部隊向孫劉聯軍發動進攻。

周瑜揮動令旗，指揮聯軍迎戰。

戰船和戰船靠近了，戰鼓聲和喊殺聲震天動地。

果然不出周瑜所料，從北方來的曹軍士兵，不服南方水土，不少人患了疫病，削弱了戰鬥力。同時曹軍在水上作戰也不習慣，站在甲板上東搖西顛。聯軍士兵乘勢跳上曹軍船艦，舉刀亂砍，把曹軍紛紛砍下水去。

曹軍開始混亂了，曹操命令後續部隊趕快增援。周瑜看到聯軍已經獲勝，敵軍到底船多人眾，再打下去，怕要吃虧，便下令鳴金收兵。

曹操吃了個小敗仗，指揮部隊退到長江北岸的烏林。（今湖北省洪縣境內），暫時避免同聯軍交鋒。

兩軍隔江對峙。曹操聽說東吳統帥周瑜，是一個很難對付的敵手。心想如果能用功名利祿勸說周瑜歸降，便可以兵不血

刃地解決東吳問題。但是由誰去勸降呢？

曹操的謀士中，有一個名叫蔣幹的，平日能言善辯。他摸準曹操的心思，便對曹操說：「我小時候跟周瑜是同窗好友，請讓我到江東去，憑三寸不爛之舌，一定勸周瑜前來歸降。」

蔣幹的話曹操聽了正中下懷，便同意蔣幹去走一次。

蔣幹換了布衣，戴上儒生的葛巾，坐小船到了周瑜的大營。他對營外的衛士說：「我是你們都督的少年老友，特來拜訪，請代為通報。」

周瑜聽說蔣幹在這時來訪，心中早已料到八、九分。他親自到營外迎接。一見面，便笑着對蔣幹說道：「老友辛辛苦苦地老遠跑來看我，是來替曹操作說客的嗎？」

蔣幹心裏一驚，但還是強作鎮靜地說：「你我少年同窗，相隔時間久了，心裏掛念。今天特地前來暢敘友情，您怎麼一見面就懷疑我是當說客的！」

「好，好，我們不談這些。」周瑜領蔣幹進入大營，替他安排了住處。

隔了三天，周瑜特地領蔣幹到全軍各處巡視一遍。只見將士們鎧甲鮮明，行伍整齊，倉庫裏糧草物資堆積如山。到處是一片整嚴興旺的氣象。蔣幹心裏暗暗佩服。巡視完畢，周瑜帶蔣幹回到大營，擺設酒宴招待他。

蔣幹正要找個機會講話，周瑜却搶先對蔣幹說：「大丈夫生在世上，最難得的便是受到國家的信任和器重。現在我身為東吳主帥，重任在肩，只知道怎樣為國效

忠，即使是最會說話的人，說得怎樣天花亂墜，也絲毫動搖不了我的忠心！」

周瑜鏗鏘有力的一席話，說得蔣幹簡直無法啓齒，只得苦笑了一陣，辭別周瑜回去。

見到了曹操，蔣幹說：「周瑜這人品質高尚，意志堅定，不是能用言詞動搖得了的。」

曹操聽了，只好打消了勸降的念頭。

周瑜頂住了外來的引誘，但吳軍內部的矛盾却日漸暴露出來。

原來右都督程普，曾經跟隨孫權的父親孫堅和哥哥孫策，南征北戰，屢立戰功，在東吳的將領中，數他資格最老。現在地位却在周瑜之下，要接受周瑜的指揮，心裏很不服氣，常常找機會公開頂撞和嘲弄周瑜。

周瑜深深懂得：大敵當前，只有內部團結一致，才能同心協力，爭取勝利。他以大局為重，不顧個人的恩怨，處處尊重程普。對於程普的頂撞和嘲弄，也不放在心上，總是逆來順受。

經過多次接觸，程普看到周瑜對自己那麼謙恭忍讓，逐漸受到感動，加上周瑜雖然年紀不大，軍事才能却大大超過自己，不禁從心底產生了敬意。對周瑜的態度也完全改變了。他對別人說：「跟周公瑾交往，就好比喝美酒一樣，喝多了，不知不覺就會陶醉。」

吳軍攪好了內部團結，便可以同心對付面前的強敵。

這時候，曹軍方面遇到的困難却進一步增加了。主要是：部隊裏疫病繼續在蔓

便準備發動大規模的進攻。

### (三)

時間過得真快，隆冬季節到了。江上刮過來的西北風，像刀一樣地破人肌膚。周瑜每天穿着寒風，立在南岸的峭壁上，觀察着曹軍的動靜，琢磨着破敵的計劃。

長江對岸曹軍軍營，白日旌旗蔽野，晚上燈火通明，綿延數十里。江面上，曹操用鐵鏈縛住的連環戰船，就像一座座小山，劈開濁浪，排山倒海而來，簡直勢不可擋。看着看着，信心十足的周瑜，也不得不皺緊了眉頭。用什麼辦法才能擊敗眼前的強敵呢？

周瑜在大營裏召集全體將領，研究破敵計劃。老將黃蓋把銀白的鬚鬚一捋，站起來說：「敵衆我寡，拖延下去對我們很不利。曹操把戰船連在一起，我們不是可以用火攻來擊破它嗎？」

聽了黃蓋的話，將領們輕聲議論起來。一個將領表示懷疑：「冬季刮的都是西北風。曹軍在我們的西北面，放火燒敵船，反而會燒到自己頭上來，那怎麼辦？」

「何況，」一個將領補充說：「曹軍的小船一定會攔截在江心，我們怎樣才能靠近曹操的連環戰船，放火燒船呢？」

一連串的難題擺在孫劉聯軍的面前，必須逐一加以解決。周瑜找來了諸葛亮，跟他一起商量。

經過反復細緻的研究和分析，他們制訂了一個周瑜打黃蓋的「苦肉計」。

按照這個計劃，周瑜有步驟地開始了

行動……

這一天，曹操正在大營裏坐着，一個軍吏匆匆地進來報告。

「江南有人偷渡過江，送來了一封密信。」

曹操發生了興趣，立刻命令召那人進來。來人打扮成漁翁模樣，從衣袋裏取出封密信，雙手遞給曹操。

曹操拆開一看，原來是東吳老將黃蓋寫來的。信中說：「江東六郡兵力，根本無法抗拒您的百萬大軍，這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事。只有周瑜、魯肅自負其能，打算以卵擊石……」

一絲笑意掠過曹操的眉宇。他接着往下看，信上寫的是：「我受了點氣，倒是小事，今天順應天下大勢，歸降您，這是大義。周瑜統率的軍隊，人數有限，不難一舉擊破。等到兩軍交鋒之日，我願作前驅，為您效勞。」

曹操知道黃蓋是東吳名將。黃蓋肯來投降，真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曹操到底是個軍事經驗豐富的人，不會輕易相信別人的話。他仔細盤問來人，來人解釋說：「老將軍因為反對周瑜，挨了一頓打。他是真心誠意來歸順丞相的。」曹操還是不放心，一再反覆翻看信札，忽然拍案怒喝道：「你这么大的胆子，胆敢前來詐降！武士們，把他推出去斬了！」

不料送信的人面不改色，仰天大笑起來。曹操問：「我已經識破你們的奸計，你還笑什麼？」

「我只笑黃蓋找錯了人。」

曹操沉着臉說道：「我自幼熟讀兵書，

你們這條詐降計可瞞不過我。我問你：黃蓋既然要來降，為什麼不約定投降的日期？」

那人從容地回答說：「雙方交戰，情況瞬息萬變。如果約定日期，萬一不能下手，你這裏却主動接應，秘密就會暴露。只有臨時看機會行動，才能十拿九穩。」

曹操點頭稱是。可是送信人剛退下，曹操就派探子到東吳去探聽動靜。第二天，探子回來報告說，東吳內部不和，周瑜確實打了黃蓋。曹操方才相信黃蓋是真心投降。

曹操隨即派人送信轉告黃蓋，事情如果成功，一定好好獎賞。接着約定了雙方聯絡的暗號：來降的船隻，船頭上一律插上青龍牙旗。

周瑜見曹操已經中計，心裏很高興，立即調兵遣將，作好下一步的準備工作。

老將黃蓋指揮士兵在幾十艘船隻中，裝滿了用油脂浸透了的乾柴和蘆葦，外面圍上了布幔，好好掩蓋起來，船頭上都插了青龍牙旗。另外，還預備了一些輕快的小船，繫在船尾，以便放火以後，好乘坐撤退……正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陰曆十一月冬至前後的一個夜晚，東南風居然呼呼地刮起來了。他們就是專等這個時刻的到來。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東南風一起，周瑜立即命令黃蓋按計劃出動。他和劉備率領的聯軍將士，也登上戰艦，作好臨戰前的一切準備。只等江面上燃起大火，馬上全綫總攻。

幾十條火船出發了。黃蓋親自指揮十

條火船走在最前面。船到江心，黃蓋下令船上張起帆篷。十條火船乘着東南風，就跟十支脫弦的利箭，直朝曹操的連環戰船射去。

曹軍的戰船和水寨很快映入眼簾，火船上的勇士們齊聲高呼：「黃蓋來降！」曹操日夜盼望着黃蓋早日來降，因此事先已經交代將士們作好迎接投降的準備。現在大家遠遠地看到出現青龍牙旗的船隻，又聽到「黃蓋來降」的喊聲，都紛紛走出船艙，相互指點着、議論着，一點也沒有戒備。

火船沒有受到阻截，順利地往前衝。離連環戰船越來越近了：五里、三里、二里……

「放火！」黃蓋一聲號令，十艘火船一齊放起火來。

霎時，十條火船變成十條火龍，張牙舞爪地朝敵船撲去。

東南風愈刮愈猛。火借風勢，風助火威。曹操的連環戰船起火火了！

曹軍將士被這意想不到的情況嚇得驚惶失措。但戰船被巨大的鐵鏈緊鎖在一起，一時無法分開。一排排的連環戰船頓時烈焰冲天，燒得滿江通紅。後面的火船也跟着衝上來了。曹軍船艦全部起了火。

大火朝岸上的曹軍營寨延燒過去，江面上和江岸上，連成了一片火海。

進攻的時機到了。周瑜揮動令旗，指揮聯軍分路出動，發起了總攻。

鼓聲如雷，殺聲震天。聯軍的全部戰艦，揚起風帆，乘風破浪，奮勇向前。

(以下轉入第58頁)

## 新神搜

文圖  
業飛  
成可

# 雨師



「家語」：齊有一足鳥。遣使問孔子。孔子曰：「此商羊也，昔有童子屈其一足，展臂而跳，歌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大雨矣。」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雨師神，商羊是也，商羊神鳥，一足能大能小，吸則溟渤可枯，雨師之神也。

我國古代，有關氣象的許多神靈之中，最被人重視，崇拜最盛行的是雨神。原因雨情對古代社會生產是一種重要的條件，它對採集經濟，狩獵經濟或農牧經濟，都有重要的作用。要採集的植物食料，常要靠一場雨水促其大量生長；牧場的水草，需要雨水滋潤；農作物要有雨水灌溉；然而，過多過大的雨，又會帶來生產上的

災害。雨情對社會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的影響：陣雨可以消除夏季的酷熱；長雨又會使人行動不便，暴雨造成洪水使人生命、財產受到損失。對於初期的農業，其收成的豐歉，雨情帶起決定性的作用。我國古代的雨神崇拜，主要是反映着這些問題。人們對雨的自然作用的依賴性，就是雨神的神性和權威。但是，古籍所記載的雨神崇拜，都是較後期的事，主要内容是天主時的求雨和霖雨時求晴的祭祀。

殷商早期以農牧經濟為主，因此求雨的祭祀，在商湯時便進行過。在「淮南子·主術訓」中，便有過這樣的記載：「一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千里之雨至。」又「史記」載

：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公之曰：「當以人禱。」乃曰：「禱。為民耳。若以人，請自當。」遂剪髮斷爪湯。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於桑林，大雨數千里。另外在安陽發現的殷契中，有關求雨、卜雨和祭祀雨神的甲骨文相當多，這說明當時這類宗教活動，相當頻繁，殷人是特別重視雨神的。

殷人求雨的祭禮，可能因求雨時的客觀情況不同而各異。同時，所要求的雨情的不同，儀式又有所分別，比方要求「足雨」，「及雨」（及時雨）和能授以好年成的雨等等。但從各種記載中，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祭法：即「蒸」，「舞」或「奏舞」和「禱」是也。

「左傳」：倍廿一，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淮南子」：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乃使人積薪，剪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燃，即降大雨。

「莊子」：昔宋景公大旱，卜之必以人祀乃雨。景公……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

「禮記·檀弓下」：歲旱，穆子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疾，子虐，毋乃不可歟？」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說苑」：齊大旱……晏子曰：「今誠辟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變，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

「春秋繁露·求雨篇」：春旱求雨：

：暴巫聚尪……秋暴巫尪至九日。

以上是商、宋、齊、魯的傳錄。由此可知暴巫聚尪於烈日之下，焚是焚於積薪之上。後者乃是人祀……即以人為祭品。

雨神屬於天上的神靈，我國古代對天上諸神多用實柴燃燒供物獻祭的辦法，殷人的「蒸」（「說文」：「煖，交木然也。」）又「玉編」：「煖木然之以燄柴天。」祭也沿用古來的這種祭法，這是可以相信的，因為這種祭法，非常符合於原始宗教的迷信：人們要求得到祈求對象寬恕和同情時，常常用自我刑罰或是象徵性的災難臨頭作為祭禮的內容，以祈求神靈免去災難。

暴巫和焚巫，都是一種表現人間因無雨而受炎熱痛苦的自我懲罰的行為，所以求雨祭禮中的這種儀式，可能是來源於我國原始宗教。不過儀式的細節，後來可能有所變化，從記載看來，雖然到春秋戰國時代，早情嚴重的情況下還在沿用這種暴巫焚巫的儀式，但卻沒有看到真正把巫覡燒死的記載。

由此可知，求雨儀式中的焚巫或焚王，後來恐怕變成只是做樣子，或是在點燃柴薪時，人就走開了。二百四十年中，「春秋」，「左傳」記載的暴巫和焚巫，也只是罕見的幾次而已，因此可以斷定，暴巫，焚巫變成了只有早情厲害的特殊情況下，才舉行的祭禮。

用奏樂、唱歌、跳舞來祭神是古代比較普遍使用的一種祭神儀式。「奏舞」，「乎（呼）舞」不一定只在祭祀雨神時採用，祭祀其他鬼神時也採用。這種祭禮儀

式比較簡便，室內外都可進行。所以「舞」或「奏舞」是求雨或平時祭雨神的一般祭法，但是，祭雨神和祭其他鬼神的舞和樂的內容，可能有差別。「詩·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這裏說，琴瑟擊鼓之樂，是祭田祖和雨神時所用。「說文解字」：「零，夏祭樂於亦帝以祈甘雨也。」又說：「零或從羽爲零，「零，羽舞也。」從「說文解字」的解釋來看，古代祭雨神或求雨的祭禮中所跳的羽舞，可能是使用羽毛做爲道具，或跳舞者用羽毛把自己裝飾起來。

祭雨用「禮」祭的卜辭不多見，這種祭法可能在雨神特定的節日才使用。

在原始宗教時期，古人不會以人的稱謂命名雨自然神。到了殷商時期，雨神才開始有了像人一樣的名稱。

最初，雨神被認爲是女性的，名字叫媚，因此卜辭裏有「多媚從雨」這些句話，不過，殷時雨神的名字是不是叫做媚，却要進一步找出證據才能肯定。理由是既然雨神已經有了「媚」這個稱謂，爲什麼周人沒有把它沿用，而且在商族的後裔宋國也不見這個名稱。

事實上，到了西周時候，還沒有將人的姓名附加給雨神的，當時都把雨神尊稱爲「雨師」。「上古神話演義」中：雨神給賦予一個名字叫赤松子的。「……一日，帝嚳正在視朝之際，忽報有一道人，自稱赤松子，前來求見，原來這赤松子，是個神仙，他在炎帝神農氏的時候，曾經任過雨神之職。要下雨，天就雨。要天晴，天就晴。五日一雨叫行雨，十日一雨叫穀雨。」

蛇撲來，上面的七員天將，趕快捨去了一蛇，下來抵敵。

一霎時晚霧迷漫，咫尺不相見。天地十四將到這時，雖有神力，無所用之，幸虧文命身上，懷有赤碧之珪的異寶。到這時大吐光芒。各天地將才認明一功，死亡的護住文命伯益等，未遭吞噬。

然而那二蛇的長舌，吐舌伸長，毒氣四射。文命等禁不住了。早向地上而倒。空中的兩龍，亦受重傷，遁入海中逃去，僅天地十四將，抵住四蛇。那四蛇藉妖霧的隱蔽，亦死命的屢屢來撲，不肯捨去。正在危急，忽然一道青光，從東方射入，妖霧盡散，雨亦漸止。四蛇到此，知不是事，都向南竄去。天地十四將覺得詫異，從東一望，只見雲端中，立着一位美女，手持明鏡，放射光芒。環珮之聲鏗然，蘭麝之氣四溢，天地十四將知道她必是上仙，忙上前躬身迎接。

那仙女看見文命等，縱橫倒在地上，面色青黑，衣服淋漓，便從懷中取出一個碧色小葫蘆，遞給烏木田道：崇伯及諸位都中毒了，此葫蘆中有靈藥，各用一小勺清水灌下，可以回生。

烏木田接了，十四將頓然忙碌，兜氏盧氏立取海水，用文命所預製之物，放下變成清水。

庚辰鴻濛氏來灌文命，黃魔灌伯益，商章氏於章等分灌衆人，不到片時，諸人中漸漸作響，居然醒來，個個起立。庚辰就將仙女介紹與文命，並述剛才救護情形，文命和衆人，都深深感謝，兼請教仙女姓名，那仙女道：某乃東方青腰

雨。十五日一雨叫時雨。當時百姓，因爲他有這樣大本領，給他所下的雨，叫做神雨。他善於吐納導引之術，辟穀不食，常常吃些火芝，以當餐飯，他又喜歡吃枸杞實，所以他的牙齒，生了又落，落了又生，不知道有幾次了。他在神農氏的時候，常勸神農氏服食水玉。說這是能够入火不燒的。但是神農氏沒有工夫去依他，只有神農氏的一個小女兒，非常相信他。他自從辭了雨師之職後，遨遊天下，遍訪名山，神農氏的小女，總是跟着他走，後來亦得道而仙云。這位赤松子的老家，是在雲陽山下（現在湖南沅陵縣西）。他時常遊玩的地方，是梁州西北（現在四川松潘縣，唐朝時單叫松州便是以赤松子得名）。

閩海之濱（現在福建將樂縣天階山下有玉華洞，是赤松子採藥處）。農澤邊的穹窿山（現在江蘇吳縣西南十六里，相傳赤松子採藥之處，上有煉丹台遺跡）。彭蠡之濱（現在江西瑞昌縣西北有赤松山，爲赤松子遊處）。他最喜歡住的是崑崙山，當住在西王母的石室之中，任是狂風大雨，他出來遊玩，總是隨風雨而上下，衣裳一點也不動，一些也不濕，所以真正是個神仙……又見於「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氏時雨師也。」看來戰國之前，雨神迷信可能還常有很大的地方性，因地區而異，所以若要勉強將一地的雨神名稱當作共認的名稱，就可能產生種種矛盾。「楚辭·天問」有「洪號起雨，何以興之？」之句，由此可知雨神又有一擬人名稱是「洪」。王逸註說：「洪即洪翳，雨師名，亦稱屏翳。這裏，王逸把周人的雨神

玉女是也。文命道：剛才蛇妖，煞是厲害。青腰玉女道：乃魔神也，這魔神本係上界雨師屏翳之妾，向來亦確守婦德，是個好女子。

有一年，上界忽然革命之說盛行，有許多魔神，聯合起來，要想推翻天帝，奪其寶位。這雨師之妾，受了這種潮流之影響，頗然改其常態，投身加入他們的黨中。屏翳知道了，禁止不住，就和她脫離關係，聽她自去。其初與天帝戰爭，曾經一度，將天帝逐出靈霄寶殿。那時雨師妾非常榮耀，真有不可一世之概。

後來天帝勤王之師同集，魔神派大敗，殺的殺，死的死，逃的逃，一敗塗地。這雨師之妾，就遁逃在此間南方一個島上，天帝雖然亦知道她的踪跡，但因為她是一個女子，加以屏翳忠勤有功。所以亦不來追究她。

這雨師妾嫁了雨師多年，行雨的方法，她都看熟了，所以興雲作雨，是她的長技。他逃到此地之後，野心不死，依然與那些失敗的魔神，暗中往來，潛圖再舉。他又選了無數修煉多年，將要成道的龜蛇，加以訓練，使他們奔走服役。龜蛇二物相合，是玄武水象，於她的行雨，格外適宜，所以這次大雨，是蛇的爲妖，妖霧迷漫，從龜口中噴出，是龜的爲妖，實則都是雨師妾縱使的。

正說到此，忽然空中無數黑女，御風而來，當頭一個，一隻手操着一條蛇，左耳上蟠一條青蛇，右耳上蟠一條赤蛇。後面許多黑女子，手中各操一個大龜。當頭的黑女，見了青腰玉女，就罵道：我與你

迷信和楚人的雨神迷信視爲同一，把兩個名稱變成雙方共認的統稱，其實晉、魯等國並不稱雨神爲洪。王逸在自己的「楚辭」注解中也產生了自我矛盾，他在註「九歌」「雲中君」時說，雲神即豐隆，一名屏翳，而其他的注中，也有把屏翳說成是雷神的。在華北地區，有一個較早流傳的雨神名稱可能是「應龍」。這個名稱出現在「山海經·大荒東經」中是「應龍處南極，殺蚩尤或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早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這個記載是根據黃帝或蚩尤於涿鹿之野的傳說，說應龍助戰後不能再上天，天上沒有「作雨者」，所以發生旱情。這個傳說也說明古代民間早就存在着關於雨神與龍和水的種種迷信。「早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是民間求雨祭禮的一種作法。在「淮南子·地形訓」中，把「應龍」描寫成神秘的動物，說「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

還記載了「土龍致雨」的民間迷信。有些註家還說天旱求雨時用泥做一條土龍拜祭，是起源於商湯。這種傳說雖然證據不多，但製土龍求雨的習俗，在漢代民間還非常盛行是可以肯定的，因爲漢代王充等不少人的著作都提到這件事。下雨是要有水的，水從那裏來呢？「淮南子·地形訓」說是由龍產生出來的，所謂「黃龍入藏，生黃泉。」，「青龍入藏，生清泉，」，「赤龍入藏，生赤泉，」，「白龍入藏，生白泉，」，「玄龍入藏，生玄泉。」這明顯地是根據陰陽五行說套出來的荒誕說法，但是，這種說法之所以會出現，說明當時民間盛行龍能生水和龍能下雨的迷信，

各住一方，兩不相涉，何以要求破我寶物？青腰玉女道：崇伯治水，功在萬民，凡屬神祇，都應盡力保護，你爲什麼出來相害？或致使崇伯喪命，那末我自然不能不出來幫助了。那女子道：我的寶物，看見了龍就要吃。龍本身是牠的食物，與文命何干？他爲什麼要來打。青腰玉女道：龍是崇伯的座騎，座騎忽然被蛇咬，豈有不救護之理，我看你身犯重罪，逃遁在此，趕快閉目思過，自怨自艾，將來或有出頭之一日，千萬不要縱妖害人，興波作浪，自取滅亡之咎，那女子聽了，勃然大怒，惡狠狠地說道：「你敢小覷我，我與你決一勝負。」說罷向天一指，大雨如注，那

## 周瑜

曹軍一片混亂。有的被燒死，有的落到江裏淹死……

聯軍士氣大振，他們擊潰了曹操的水軍後，立即越過大海，登上長江北岸，猛攻陸上的營寨。

曹操看到情況無法挽救，不得不帶領殘兵敗將，冒煙突火，朝江陵方向潰退。

曹軍退到華容道（今湖北省監利縣西面），又遇到狂風暴雨。這裏道路泥濘，遍地窪窪坑坑，簡直無法行走。曹操只好命令全體老弱殘兵找來樹枝雜草，鋪在爛泥路上，騎兵才勉強走了過去。騎兵急於奪路奔逃，那些老弱殘兵被人馬撞倒，被踏踐在馬蹄底下的，到處都是。

周瑜、劉備水陸並進，鼓角連天，一直追趕到南郡（今湖北江陵縣境內）。曹

「地形訓」只是爲了這種迷信增添五行說「根據」而已。後來，龍神是降雨和生水的神的迷信，在民間得到了廣泛的信仰，產生了許多關於龍王的神話，而且流傳到現代。在許多鄉村和小鎮中，迄今仍可以看到許多龍王廟，龍王成爲求雨和避免洪水災害的主要祈求對象。

我國古代迷信中，還有山岳和其他動物等被神化其有效的神性。

既然雨師曾被認爲是女性，所以對於婦女的含冤受屈，他便特別具有俠義精神，「成語考」：「齊婦含冤，三年不雨」。「漢書」：「東海孝婦竇氏，養姑甚謹，夫死不嫁。姑曰：『我老累汝。』乃自誣死。姑女告婦殺母。婦誣服罪。獄吏於公爭之不得。郡守竟殺之。郡早三年。後郡守至，於公白其冤曰：『咎在過矣！』郡守致祭其墓。乃雨。」

但是，如果雨師是男性的話，那他就是一個夫綱不振的人。

在「上古神話演義」中：「……有一日，文命等駕着兩龍，正在前進，漸漸遇到雨了。愈進南方，其雨愈大。龍背上淋漓盡致。有點站不住。遠望有一小島，郭支就吩咐二龍降下，那知降到島上，雨勢更是如盆的傾瀉。從那暴雨之中，飛出兩條大蛇，再向二龍撲去。那二龍亦張牙舞爪，與二蛇迎戰，霎時間狂鬥起來。從地面一直鬥到天空。這時雨勢格外大。文命等竟有點站不住，七員天將，早飛上空，去幫助二龍，抵敵二蛇，不期刺斜裏又有一條青蛇飛來，逕向文命直撲，幸虧七員天將，死亡的擋住，忽然又有一條赤

耳上手上的蛇，一齊放出，又向後面大喝一聲，無數大龜個個口吐妖霧，一霎時又迷天蓋地起來，青腰玉女見了，不慌不忙，將那明鏡，不住的搖動，所有妖霧，一時盡斂，但見無數大龜頭，一齊縮向殼中而去，雨亦旋止……那女子見不是事，帶了衆女，轉身想逃，青腰玉女又從身畔取出一根五色絲帶，向上一拋，早把那些女子，個個縛住，捆到面前，青腰玉女指着剛才當頭的女子，和文命說道：「這個就是雨師妾，其餘都是他所脅從的人……」

## ·本文承自第55頁·

操二十多萬大軍，損失了一大半。

曹操留下一部分軍隊，防守江陵和襄陽，自己率領殘兵敗將，退回北方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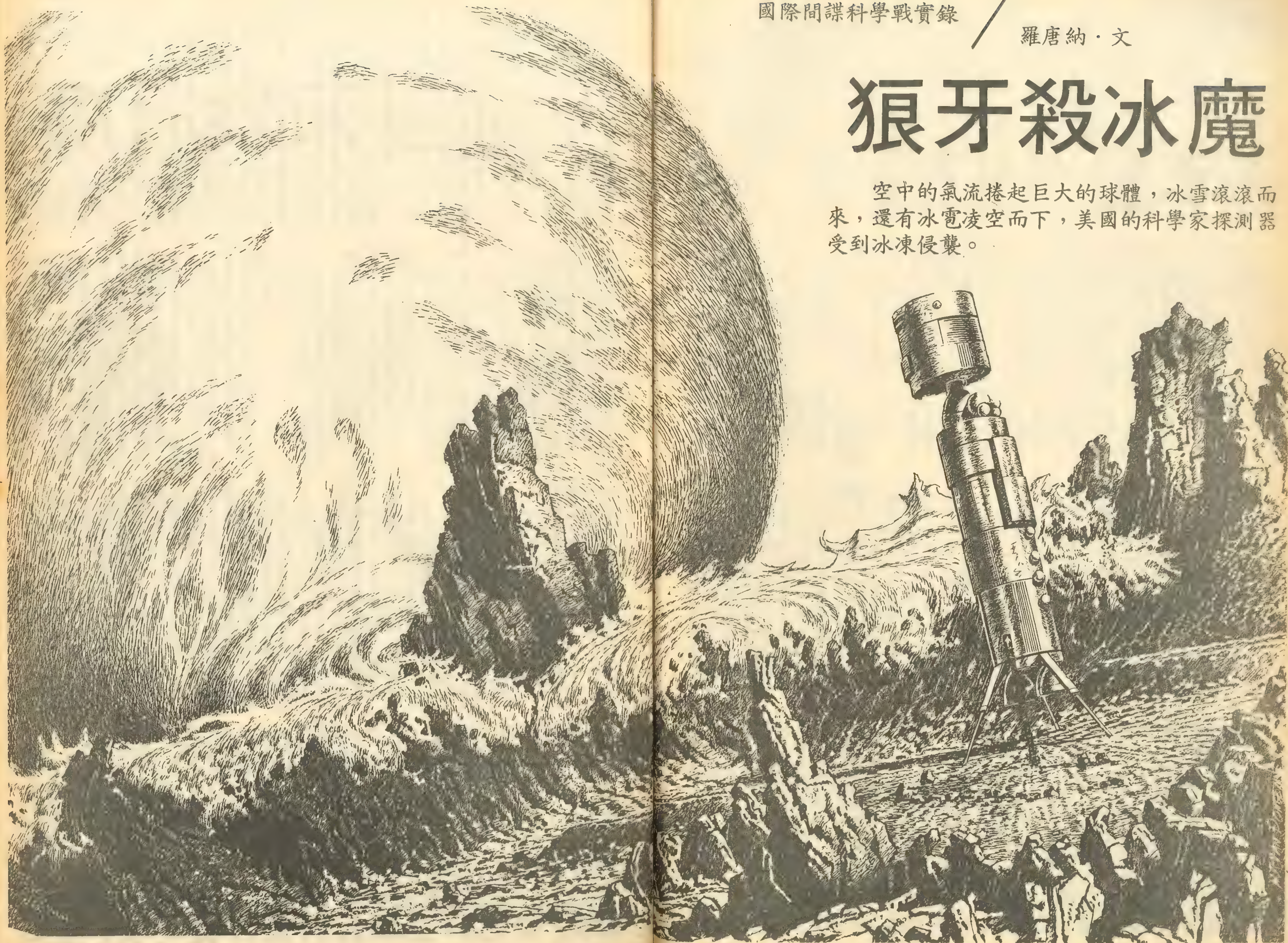
赤壁之戰是奠定三國鼎立局面的決定性戰役，也是歷史上一次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爭。在這次戰爭中，周瑜正確分析了形勢，採取聯合作戰的方針，充分調動了聯軍將士的積極性。同時，他看清了敵軍的弱點，做到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戰術，最後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周瑜指揮這次戰爭的時候還只有三十四歲，真不愧是一代傑出的年輕軍事家。可惜赤壁之戰兩年後，周瑜便因病去世了。但他的英雄形象和高超的軍事才能，一千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敬仰。（完）

羅唐納·文

# 狼牙殺冰魔

空中的氣流捲起巨大的球體，冰雪滾滾而來，還有冰電凌空而下，美國的科學家探測器受到冰凍侵襲。



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爆發之前，美國與蘇聯的科學家曾經在北極圈展開驚心動魄的龍虎鬥，美國如果失敗，全國毀滅在冰雪之下。

## 北極熊帶來的秘密

蘇聯的國土一片苦寒，特別是「西伯利亞」，一望無際，全部白茫茫，稱做「冰天雪地」，沙皇時代把該地判死刑的罪人充軍到那邊去，九死一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希特拉第六軍率領雄兵二十多萬，攻入蘇聯首都莫斯科，挺不住零下二十度的苦寒，兼且彈盡糧絕，逼於投降，當時十六萬八千名德軍集體投降，蘇聯當局點收，全部驅往西伯利亞集中營，作為戰俘，兩年之後，德國戰敗，西伯利亞集中營的戰俘死傷疊疊，能够活着回到柏林的士兵，只有五千六百名，大部份凍死在西伯利亞，可見該地的寒冷程度，非一般人能够忍受。

「西伯利亞」的面積極為闊大，越向北走越加寒冷，靠近北極圈的平原，仍是西伯利亞，超過十萬平方哩土地沒有任何動物棲身，原因是大地永恆被厚達五十呎的積雪封住，氣溫冷到零下二十五度。再往北走，便是北極海，海上有一撮荒島，大大小小，共有十三個，其中有三個孤島比中國的海南島還要大，叫做「新西伯利亞羣島」，環繞着十三個孤島的冰海之間，除了海狗以及北極熊之外，沒有別的動物，甚至耐寒力量最強的爱斯基摩

強的美國人三小組特務當第十七組的三個人，在座，他們是費彬、沙博以及歌羅拉小姐。

緊急會議剛剛展開，「巴寧」就把北極熊帶返的資料分別用幻燈片以及用化學分析這兩種方法查驗，證明蘇聯的一些科學家大量聚集在「新西伯利亞島」，即將爆炸冰山，看看急速升漲的海水是否變成巨浪，排山倒海而來，把巴里羣島淹沒，他認為美國必須派出科學家以及特務工作人員前往該島實地觀測，倘若找到真憑實據，立刻通知美國的國防部先下手為強，炸毀「新西伯利亞」蘇聯科學家的基地，同時要疏散沿海各大都市，最擔心的是這一點，蘇聯當局沒有發動戰爭之前，美國空軍的轟炸機或者越洲飛彈不能夠攻擊蘇聯境內任何一個基地，這樣做等於不宣而戰，違反國際法，兼且有失大國風度，反之，一切都是被動，萬一對方不宣而戰，那就糟了，實情如此，美國的處境十分尷尬，如何定奪呢？先要獲悉「冰山攻勢」究竟損失到甚麼程度，故此必須派人前往那一帶的荒島暫居，那些人一定要有足夠的保護力，並非送死。

講述這番話之後，科學家「安德烈」站起來，說：「我們傾全力研究一種古怪飛行物體是長條形的，在空中飛行，它的形狀有如雪茄煙，降落之後，它就豎立，好像煙囪，必要時它還可以分做幾節，逐節飛行，離開母體，它叫做子母分合保護器，可以保護飛行物體內部的人，絕對不受外力干涉，超過攝氏表一千度的高熱或者冷到零下三百度，對它沒有絲毫損害

人也不會留下來，簡直是塵世間的絕地。

說也奇怪，蘇聯科學家最有權威的十多的個人，全部留在那些島嶼，一生研究各式各樣的秘密武器，超級越洲飛彈以及速度最快的攻擊性潛艇，都在那個地方研究出來，他們最大的目標就是如何炸毀北極圈的冰山，使它很迅速的變成海水，從北方流到南方去，把水平線提升二百呎，令到加拿大以及美國沿海各大都市，被二百呎高的海水湧入，來不及疏散的居民，全部溺斃，就算那些人趕快逃向高處，美國精華所在的紐約以及舊金山等大都市，登時毀滅，整個國家的工商業變成癱瘓，難以復興。

問題在這裏，那些冰山有百分之九十沉入海中，除非使用飛彈炸毀，沒有一種炸藥能够使它迅速溶化，假如真的使用氫彈，蘇聯本土一定受害，原因是氫彈爆炸發生的輻射線令到一萬平方哩之內，人畜俱亡，花草樹木俱毀，二十年之內，寸草不生，等於變成「死地」，毀滅美國的夢想如果兌現，蘇聯亦被毀滅。

沒有一個科學家打算同歸於盡的，故此他們必須研究得到另外一種力量使冰山自行爆炸，並非倚靠任何一種核彈。

這一類的「神秘爆炸」不分朝夕試驗，看來距離成功的日子，不會很遙遠，在這一段時間，「美國太空戰略研究組」的特務份子，偵悉了對方有特殊發展，來勢洶洶，趕快召集有關方面的人，在阿拉斯加以北一個城，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阿拉斯加已經極度寒冷的了，上述那個城叫做「巴羅角」，更加冷得要命，但

，且又能够避開極度強大的震盪力，沒有一種炸藥可把它炸毀，美國科學家去年集體到南美洲厄瓜多爾火山國探測地球核心的火力時，就由它負責直接接在活的火山口降落，並且在火山再度爆發時把它彈上六萬呎的高空，它仍是安然無恙，我們現時已經獲得紐約太空署最高當局批准，一週之後，便有這種飛行物體供應，我想利用它在蘇聯科學家直接射擊或者以特殊方法摧毀的小島上面停留，任何時候，對方有何異動，即時獲悉，紀錄對方的攻擊步驟以及進攻的威力，不過，這種保護器，直到目前為止，只是適宜於用作火山口探測，不宜於戰鬥，因為它沒有特殊的武器保護。」

馴獸師「李巴摩亞」站起來，說：「可否把現有的火藥噴射器以及氣體爆炸槍加在你說的保護器之內，增加它的戰鬥力呢？」

安德烈博士笑了笑，說：「我們現時只能夠如此安排，假如真的發生戰鬥，這兩種武器必然鬥不過蘇聯科學家製造的更新武器，我的意思是它已經落伍了。」

有人如此發問：「安德烈博士，這兩種武器還沒有搬到戰場使用，可以說是新落伍呢？」

安德烈說：「從戰場看，它是最先進的武器了，不過，從科學家的眼中看來，它的確是未够份量的，你有没有想到這一點呢？這些武器一定要看見敵人然後發揮它的力量，最新的武器可以在百哩過外出擊，不必看見對方！」

儘管如此，它仍是似模似樣的一座城，除了漁人獵手，還有居民，城中仍有電影院以及酒吧夜總會之類的消遣地方，相當繁盛。它會得在冷下二十五度的奇寒氣溫之下屹立，純然是環境上有這種需要，接近北極的海，必有捕鯨船，船上的人一定要找個地方補給食水以及燃料，另外需要各種食物，包括酒和藥物在內，故此在極北的阿拉斯加，有這樣子的一個城市出現，乃係環境上的需要。

由於科學發達，那個地方任何一座建築物都有一中央熱氣輸送體系，走進屋裏，溫暖如春，如果當地的居民需要走到戶外活動，一定坐在有熱氣供應的汽車裏面，不管空曠地方怎樣凍，一概與他們無關。

馬路上面只有汽車，沒有一個人上路行走，即使是走到附近大廈進餐，也要坐汽車，那是當地居民不必擔心寒流襲擊的生活方式，至於美國派往「巴羅角」的特務份子，他們更加不怕冷，生活異常豪華舒適，醇酒美人，盡情享受。

那些人並非普通的「殺手特務」，全部隸屬「太空戰略研究組」，可以說是為了針對蘇聯科學家而設，十年以來，蘇聯方面有任何一種厲害的秘密武器發明出來，那邊的特務組必然知情，因為他們有些巨大的動物不斷工作，牠就是一「北極熊」。多麼滑稽呢？蘇聯的俄國人綽號北極熊，偏是那麽精巧，真正的北極熊竟然替美國人工作。

北極熊雖然體型碩大無朋，却是有感情的動物，十分重視愛情，始終維持一夫

「蘇聯的科學家是否已經發明這一類武器呢？」

「很難說，因為我們只靠北極熊偵察，所知甚微。」

組長巴寧很有毅力，判斷力也很強，說：「我們繼續研究對策，子母分合保護器運到之後，立刻出動，記得這一點，這一場龍虎鬥只是美國科學家迎戰蘇聯的科學家，不幸的是它在加拿大境內發生，我們既然決定了不必通知加拿大當局，就要高度守密，免得多生枝節。」

跟着他們談論別的事情，跟「冰海之戰」無關，不必贅述。

## 冰雹襲擊仿如千軍萬馬

上述的緊急會議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八日召開，三月一日，那個「子母分合保護器」已經從華盛頓機場升空，並且在阿拉斯加機場降落，裝上了四種不同形式的武器，另外預備三個月的食水乾糧，由四個科學家乘坐，飛往巴里羣島，因為這一次遠征是科學之戰，並非單人匹馬的戰鬥，故此沒有派出任何一個英勇的「特務殺手」。

沿途十分順利，那個古怪的長條形物體，垂直降落巴里羣島最高峰最多的一處，看來，好像盆地，他們把它稱做「天堂谷」，認為它剛剛在幾個高峯遮蔽的一處，不易被人發覺，且又不易被人偷襲，相當安全，故此他們把地形地勢用電視傳真的方式報告巴羅角總部之後，安德烈博士也同意這樣做，不過，安德烈博士很鄭重的

一妻制，美國人只要把雌熊留在巴羅角，另外把雄的北極熊用捕鯨船送往最接近「新亞伯利亞羣島」的冰塊上面，牠為了覓食，必然走向岸邊，蘇聯科學家，永遠不殺北極熊，第二年夏季結束，北極熊自然向巴羅角那邊游去，或者在冰上行走，直到牠發現雌熊為止，牠回到雌熊身邊，等於完成任務，美國科學家兼馴獸師「李巴摩亞」在牠身上取回長時間的錄音帶以及磁力測驗帶之類的紀錄器，進而推測蘇聯科學家是否有最新的秘密武器發明出來，相當準確。

這一招十分可靠，蘇聯特務夢想不到。由於北極熊帶返的資料顯示，蘇聯的科學家顯然找到一種比較強悍炸力更強的一種新奇炸藥，它是固體，一旦溶化，並非變成液體，而是很迅速的變成氣體，等於本身的體積十億倍，如果把它放在巨大冰山的核心，加上引爆器，它在指定的時間爆炸，就把最接近「白令海峽」的水位升漲到若干倍，不過，這種試驗沒有真正變成秘密武器之前，先要找一些無人居住而又有樹木野獸的荒島，加以毀滅，看看它損害的程度，看來屬於北美的「巴里羣島」，最合理想，雖然它是加拿大的土地，當局從不過問，毀滅了一兩個小島，不會受人注意。

那天是一九八二年春季，美國太空戰略研究組的組長「雷米爾巴寧」，在「巴羅角」的地下巢穴之內研究對策，參加的人數有十八個，但是對那一個組有特殊貢獻的，除了馴獸師兼科學家李巴摩亞，還有爆炸專家，袖珍核彈專家以及戰鬥力極

向他們提出一項警告，千萬不要太過天真，以為那個山谷距離海岸有一千二百呎就很安全，如果海水驟然升起三千呎，他們就被淹沒，不分晝夜留在保護器之內，充其量乘坐頂端的圓形飛行物體，升到空中逛逛，切勿走出保護器之外。

留在保護器雖然很悶，却是很安全的，如果他們想走到外邊逛逛，立刻被寒流嚇窒，不單是氣溫低到零下七十度，而且在空中不時看到一個個好像球形的氣流，不斷旋轉，寒氣逼人，兼又反射北極透出的磁性光，十分可怖，因此他們索性一心一意的留在保護器內。

四個人都是身壯力強的科學家，對北極圈的磁性光有很深入的研究，留在保護器內，任意逍遙，看看外邊的磁性光，倒也不嫌寂寞，使他們感到心理上有威脅的不是敵人如何進攻，而是敵人何時展開攻勢，如果蘇聯的科學家打算在一年之後舉行這種攻擊的科學測驗，他們就要留在保護器之內，等候一年。

此外，他們還擔心對方，並非選擇那一個小島作為試驗冰海戰術的目標，倘若對方轉由另外一個小島出擊，他們豈不是白費氣力？

有一天，隊長「勞克萊」把這種想法報告安德烈博士，竟被博士斥，認為他們此行是執行任務，等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哨兵，並非旅行，不能夠忍受寂寞的人，立刻退回來，讓別人補上。

安德烈博士還再指出這一點，那個保護器是戰壕，他們必須不分晝夜的躲在戰壕之內。

這是命令，隊長「勞克萊」沒法可想，只得唯命是從。

初時他們四人接受這個任務時，著實有點慌張，因為他們只是知道自己變成槍靶，不知道敵人用甚麼可怕的武器襲擊，後來一切風平浪靜，他們又感到十分苦悶，恨不得蘇聯快些發動攻勢了！

一直都是很沉靜，四十天過後他們開始覺得有些尋常的變化了，首先發覺的一種奇異變化就是從北極核心透出的磁性光，越來越加美麗，在空中停留的時間長了許多，有時它是一朵花，同時含有十多種顏色，閃動不已，那是光亮，並非顏色那麼簡單，並且是在深夜出現的，更加壯觀，跟著看到空中出現的氣旋結集起來，更加完整，似乎是一個巨大的氣球，顯然蘇聯科學家已經發動攻勢，就快有些驚人的景象出現。

安德烈博士接獲一連串的報告之後，對他們說：「在一週之內，風雲變色，顯然蘇聯科學家打算利用磁性光作一種奇異的用途，跟冰海戰術有關，最新從西伯利亞的潛伏份子報告，他們頻頻收到從西伯利亞拍回來的密碼電訊，多次談及冰雨，可能有一場豪雨降落。」

這是他們跟阿拉斯加「巴羅角總部」最後一次通話了，翌日的上午，突然整個天空閃閃發亮，稱做冰雨的東西，果然凌空而下，不是雨，而是雹，又像是洪水凌空而降，他們很快就發覺那些冰雹有很沉重的壓力，可能把保護器打翻，又被滾滾而來的冰雹襲擊，假如這種推測變成事實，整個保護器就會被冰雹包住，跟它結

合為巨大的冰，永遠無法逃走，把這種險境報告總部，發覺無線電波失靈，決定逃走，四人立刻乘坐圓形的飛行物體離開。他們終於脫險，子母保護器屬於母體的一截，不單是被冰層封住，那一塊堅冰厚達一千呎，等於埋葬了它。

如果他們不走，必然死在冰層之下。

這種情況反映出來，蘇聯的科學家並非使用炸藥去炸溶冰山，而是利用磁性光把北極冰層變成一族簇的雹，隨風吹到指定的地點，然後降落，在三小時之內，那一個地方堆積一千呎厚的冰，假如地面有些巨大的建築物，屋裏有人，街上有汽車，到時全部葬在堅冰之內。

只要把地上的冰變成洪流似的雹，向指定地點降落，復合為冰，比較原來的冰更加寒冰，因為它的厚度已增，到時那個大都市就化為烏有，恍如意大利的古城「龐貝」被火山灰掩沒，所差異的是這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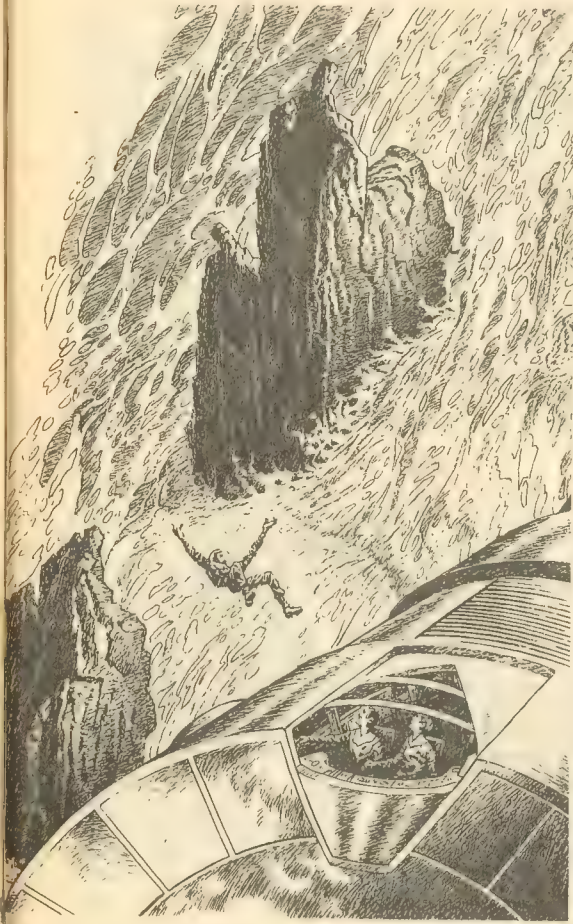
，把一個大都市埋葬的東西是冰雹，不是火山灰。

那些冰雹如果在北極圈降落，當地的氣溫奇寒，可以保持不變，反之它在紐約降落，會不會保持冰的形狀呢？那是一個謎。

安德烈博士把四個人所保持的資料送達華盛頓的太空總署，加上這麼一句：「儘管大量的冰雹從空中降落，不久溶化，整個大都市仍是遭受浩劫的，因為冰雹未溶化之前跟岩石同樣堅實，它可能是每塊一千磅重的巨冰，可以把房屋汽車壓扁，變了水，又可以把大都市淹沒，切勿輕視，必須盡快研究對策。」

他本人仍然留在「巴羅角總部」，多次催促太空總署從速決定怎樣做。

另外一次報告，他指出這一點，集中在新西伯利亞島的科學家更多了，除了蘇聯本地的科學家，還有東德以及其他衛星



又不易溶化，看來它屬於冰石那一類，不止是堅冰那麼簡單。」

「冰石？冰怎會變石？」高迪說。

他雖然是太空總署的高級份子，對科學有很深的研究，可是，他所研究的範圍只是太空方面，對冰石反而不很瞭解，故有此問。

安德烈說：「兩極的冰層較厚，有些地方冰層厚達一千二百呎，北極冰層較薄，兩個地方的冰層深處都有冰石，即是說本來是冰的東西，萬年不化，經過無數年代的積壓，它的密度不斷增加，終於變成一種石質，把它帶到熱帶地方安置，它也不溶，除非加熱到攝氏二百度過外，它不會溶化，有些雕刻家把它加以精細彫刻之後，拿去賣錢，看做珍貴的裝飾品，叫做冰雕，照理任何一種冰雹在空中降落，自動撮合，只是看來十分堅實，缺少大自然的壓力，決不會變成冰石，可見蘇聯科學家從北極吹送到空中的浮冰，已經變了石質，並非冰雹，它究竟是怎樣子弄出來的，我們至今仍是不斷的研究中。」

專員高迪說：「如果子母分合保護器裝置了強大的發熱器，那就不怕它被冰層封閉了，即使它真的被封，憑着發熱器，堅冰溶化，仍然可以升空。」

「是的，這一層道理，我也想像得到，可惜在失敗之後才領悟得到。」

新的子母分合保護器有發熱的裝置了，此外，還有些特製的飛機，不必使用噴氣機推動，也可飛行，它能够承受十萬磅的壓力，兼有發熱器，不久就有這種飛行物體送來，代替原來的保護器，如果對

方再度試驗人造冰雹，一定不能够把它擊敗，不過，這種飛行物體只是觀察對方試驗冰海戰術之用，它沒有力量攻擊。你提出來的建議，請求總署研究如何進攻新西伯利亞島，我們已經有了答案，不想因此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故此把你的建議暫時擱下，不過，總署如此決定，並不是妥協，只是進攻它的方式不同而已。一句說話，總署認為派一個有份量的特務潛入該島，進行爆破工作，更加有利，萬一失敗，不會涉及美國的聲譽，因為敢作敢為的特務份子，寧死不辱。」

安德烈博士欣然點頭，說：「這個主意不錯，現時有沒有具體的辦法使它成為事實呢？」

「暫時還沒有適當的人選，此外，總署還考慮這一點，如果派人潛入該島，把它爆炸，這種工作並非一個人的力量做得得到，即使辦妥，整個島炸毀，死傷了許多人，勢必引起不利於美國的忖測，也是不妙的，還是派人潛入禁地吧最有權威的魔頭殺掉比較化算，你有沒有聽見過卡斯坦博士的大名呢？我說的魔頭就是他。」

安德烈博士苦笑一下，說：「在世界上海上享譽的科學家太多了，恕我一時想不起他是誰，大概他是蘇聯人吧？」

「不，他不是蘇聯或東德的人，是西德的人，他在西柏林犯過罪，被警方拘禁了三年之久，然後釋放，他覺得面目無光，且又沒有人聘他做大學教授，碰巧有一名艷麗的莫斯科間諜出現，想盡辦法抓住他的弱點，他就被她騙到鐵幕背後，悔已無及。」

米羅克被洪流似的冰雹沖去，其餘科學家，躲在探測器之內，感到驚心動魄，但又沒法挽救他，只好放棄，自管自的逃去。



「這個魔頭恐怕是酒色之徒，是也不是呢？」

「他不單是酒色之徒，還是一名標準的色情狂，當年他在校園強姦了一名女學生，以致入獄，可見他患了虐待婦女的摧花慾，出獄之後，他的變態心理更加強烈，無時無刻不想辣手摧花，你現時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這傢伙如果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過活，遲早要入獄，被判終身監禁，只是投靠蘇聯例外。並非那邊治安當局特別鬆，而是他有利用的價值，照美國海外情報局的報告，蘇聯的女間諜騙佈進入鐵幕，不久，便即轉送新西伯利亞島，住在特製的禁區，不斷的把一些無辜婦女送給他淫辱，加以殺害，他不敢逃走，也不想逃走，一直被利用，想出在高空把冰點變成冰石的鬼主意就是他！不過，這傢伙雖然患了很強的辣手摧花慾，並非蠢如家鹿，他只是負責研究冰海戰術，不

國的優秀科學家，似乎在最短期內發動第二次科學實驗，希望把北極圈地面的冰升到空中，送達指定地點，變成巨如岩石的冰雹，然後降落，總部方面需要更多的科學用具，還需要戰略性的科學家，作出更為具體的計劃迎戰。

他認為徹底毀滅新西伯利亞島，把敵人的科學家趕盡殺絕，這樣做最為徹底，必要時可以使用「袖珍氫彈」。

### 患了摧花慾的魔頭卡斯坦

過了幾天，華府有一個屬於太空總署的一個高級官員前往阿拉斯加，然後乘坐直升機到「巴羅角」。

他提出證件，又有密碼的「口電」，另外有無線電傳真的照片，證明他確係專員「高迪」，組長巴寧以及科學家安德烈博士熱烈歡迎，幾個人在地面之下五十六呎深的巢穴裏面密談，五十歲的高迪毫無老態，很冷靜的說：「太空總署對你們各位的努力，極為欣賞，失去了一個子母分合保護器，不成問題，可以在短期內再造幾個，你們沒有損失過一個半個的工作人員，且獲悉蘇聯科學家集體研究秘密武器的陰謀，這件事實在是值得自豪，現時我想知道被堅冰封閉的天堂谷，有何異狀，你們可否提供一些寶貴的資料呢？」

安德烈博士說：「當然我們派人到那邊看過，還有些資料，不過，一切都是意料中事，跟我向總署提供的資料差不多，並非很寶貴的，那邊的冰層與別不同，硬度比較普通的冰強過三十倍，並不脆弱，且

肯把製造冰石或冰雹的秘方說出來，他十分瞭解，蘇聯科學當中只要有一個人完全瞭解冰點如何飛上高空製成秘密武器，他就判處死刑。」

那一項報告還指出，他是五年前投入鐵幕的，五年之內，起碼毀了四十朵花，莫斯科當局隨時翻臉無情，說他是色魔，證據確鑿，他就難以逃生。

「我越聽就越加清楚，似乎美國太空總署想派人潛入該島救他。」

「不，那個魔頭死有餘辜，我們不會救他，只是想殺他，他一生研究如何利用北極光，這種科技只是位在北極圈的科學家然後發揮它的功用，美國距離南北極十分遠，懂得製造冰石從天而降的科技，一點用處也沒有，故此不想救他，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情況，不容輕視，他在該島高度保護之下，很難逃走，反而殺他容易得多。」

安德烈博士大感興趣，衝口而出的問：「為甚麼你說殺他並不困難呢？」

「是的，這個魔頭既然按時要虐殺一個少女，還要在巴黎高價買入的上等貨色，我們只要把年輕貌美的特務送到販奴市場，當作女奴似的賣掉，又再運用詭計，使她透過賣女奴的人，送到魔頭的臉前，如就有機會殺他，或者跟他同歸於盡。」

安德烈博士想了想，說：「這個方法太過殘酷了，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她以女奴的身份，獻給那個魔頭淫辱，非常痛苦，未必有本領殺他，殺了他，她也沒有機會逃生，憑空犧牲了一個有前途的特務姑娘，太過可惜了，此外，我還擔心她的

身份，被人揭穿，沒法完成任務。」

「爲甚麼你有這種憂慮呢？」

「十分明顯，蘇聯當局如此重視那個魔頭，有機會接近他的陌生人，必然特別注意，預防那個人是特務，特別是女人，更加不肯輕易放過，怎會讓她魚目混珠的送到他的寢室呢？你也許忘記了，幹特務這一行的人，最忌的是吃過招供丸，藥力發作，有問必答，任何秘密沒法保留，這一招我們是經常採用的，難道蘇聯特務頭子偏就一竅不通嗎？」

安德烈說得很有道理，專員高迪呆了半晌，嘆息了一聲，說：「似乎此路不通了！」

「不，這一條妙計是可以實行的，但却需要一個催眠術專家。」

高迪並非外行的人，一聽就懂，喜形於色說：「把她催眠多次，直到她有力量抵抗招供丸爲止，那就能够完成任務！」

安德烈接上去，說：「這樣安排已經不錯了，還有更加巧妙的安排！既然決定用催眠術，爲甚麼要犧牲自己人呢？索性到巴黎買一個膚色白皙而又曲線玲瓏的少女回來，施以催眠術，使她每一次被逼做愛的時候就會發狂，用口咬死男人，豈不是更加巧妙？她根本上不是特務，吃了招供丸，她也供不出甚麼。」

「好極了，我相信有經驗的催眠術專家一定可以達到目的，把一個很普通的少女加以催眠，使她在特殊的情況之下，變成狂人，向男人的要害出掌，一口咬斷對方的舌頭或氣管，可是，這種計劃必須極端守秘，到甚麼地方找一個可以信賴的催眠術專家呢？」

他們懶得理會米羅克的安危。

「米羅克」這傢伙一向有很強烈的登高慾，難得有機會給他爬山，他當然不肯放棄，殊不知在很寧靜的一個上午，忽然風雲變色，滾滾冰雹從高處傾瀉，勢如千軍萬馬，他沒法逃避這一場浩劫，竟然翻身跌下高崖，即時被強大的冰雹淹沒，前後不過幾分鐘，去得無影無踪。

他死定了，留在保護器之內的人，隔開了玻璃窗，目睹這一宗慘劇，嚇呆了半截，克勞萊吩咐他們把保護器垂下來遮住了玻璃窗，然後打電話報告安德烈博士。

安德烈博士說：「米羅克並不依照我的指示去做，胆大妄爲，死了算數，你們此行負責收集所有關於冰雹的資料，並且試驗發熱器的效能，切勿急急忙忙的起飛，先要被困在冰層之內，然後加熱，由下邊衝出重圍，爲了容易飛行，你們的保護器一向是橫放的，應該把它豎直。」

克勞萊依照這個指示去做，豎直了保護器，冰雹從高處滾下很快就把它罩住。

冰層越來越厚，他們沒法跟安德烈博士通話，情況危急，立刻開啓發熱器，熱浪如潮湧出，冰雹碰上了它，立刻溶解，喜形於色，對其他的隊友說：「我們大功告成了，別再默在天堂谷，趕快起飛！」

## 冰雹含有致命的毒氣

從天堂谷飛回「巴羅角」，只是三小時的航程，本來是沒有危險的，不知道爲甚麼，航程的中途，克勞萊覺得頭暈眼花，叫別人協助，他們全部患病，並且臉色

眠術專家呢？」

安德烈說：「我並非催眠術專家，但却認識一個女人，她精通催眠術，還是我們的同志。」

「她是誰？事不宜遲，趕快把她介紹我認識。」專員高迪十分興奮。

## 險些埋葬在千呎冰層

安德烈博士說的催眠術專家，並非別人，她就是巴羅角總部三人小組兩男一女之中的歌羅拉小姐，因爲她的父親是催眠術專家，故此她懂得這種技巧，且又苦練多時，曾經當着安德烈博士的面前催眠了一隻大狼狗，故此他對她的本領便深信不疑。

既然專員高迪同意，跟她見過面，認爲她很靠得住，於是打長途電話跟太空總署的負責人聯絡，按部就班的去做，打算在最短的一段時間之內找到一個適做「客串特務」的少女。

另一方面，專員高迪乘搭科學家專用的探測機到天堂谷去。

他不單是停機之後走出機廂之外，欣賞景色，看看堅實的冰，還用尖銳的鋼鑿去挖掘一些「冰石」，逗留了三個鐘頭，然後回去。

他在「巴羅角」遊玩，同時收集他想獲得的資料，五天之後離開，搭直升機先到阿拉斯加機場，轉飛美國華盛頓進職，臨走的時候，他對組長巴寧以及科學家安德烈說：「我必然盡快辦妥兩件事情，首先，把最新的發熱保護器連同機師送來，

蒼白如紙，好像「中毒」，克勞萊大驚失色，趕快用無線電通話器跟安德烈博士交談報告他們的處境。

因爲他們已經逃出了冰雹圈，故此可以照常的通話，本來它是喜訊，不過，四個隊員忽然一齊患了急症，那又化喜爲悲了。

安德烈博士想了想，說：「蘇聯的科學家作第二次的冰雹攻勢，外邊看來，好像前後兩次冰雹戰術沒有多大的分別，可能大有分別，說不定你們已經中毒，立刻按動保護器飛行儀的左上角紅色小鈕，萬一你們全部昏迷，保護器會飛到巴羅角郊外別墅的一個指定地點降落。」

「幸虧有這一招，否則，那一個保護器不知道飛到甚麼地方去，儘管如此，他們四個人仍是大限難逃，保護器被地面早已安排下來的磁力圈吸住，在指定的地點降落，他們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全身變硬，停止呼吸，心臟不再跳動，臉如土色，不明不白的喪生。」

安德烈博士穿了防止輻射線侵蝕的衣裳，戴了頭盔，然後用噴火器打開機槍入內，倘不是他早有準備，他也要喪生，因爲機艙之內瀰漫着一種新奇的毒氣。

此行證實了對方的陰謀，冰雹本身含有致命的毒氣。

當時死者沒有一個人走出保護器，冰雹所含的毒氣怎能侵入艙之內呢？事後研究，禍苗是那個保護器不斷的吸入外間空氣，有如冷氣機，既然冰雹有毒，等於空氣有毒了，他們怎能不死？

不管那種毒氣是那一類，假如蘇聯科學家施展毒辣無比的冰雹戰術，大量有毒

再其次，在巴黎收買一個柔弱如小花的少女送到巴羅角的巢穴，使她接受催眠術，記得這一點，不要讓她懂得太多，由她負責殺死魔頭的計劃，更加不能够使她知情，預防她進入鐵幕之後，被逼吃招供丸，甚麼都供出來。」

他說得到就做到，十五天後，巨型的孩子母分合保護器真的連同機師一起送來，因爲它具有直接升空以及垂直降落的性能，不必飛往阿拉斯加機場，直接在巴羅角郊區降落。

降落的地點是一座超級的園林別墅，機師「米羅克」，渾身是勁，安德烈博士一見就喜歡他，當晚設宴款待，說：「世事變化得十分快速，我感覺到蘇聯科學家即將發動另外一次含有攻擊性的科學測驗，必須盡快飛到天堂谷，準備接受命運挑戰，此外，還要接受無邊無際的寂寞。」

「米羅克」笑嘻嘻的說：「這一個保護器特別巨大，機廂之內有電視機以及錄影帶，還有一年的糧食和食水，又有足夠的酒，我可以躲在那個地方，活了一生之久。」

看來他是充滿了自信的，上次去過天堂谷遠征的四個科學家同行，有說有笑，倒也不嫌寂寞。

五個人組成的一隊人馬，抵達巴羅角，在天堂谷降落，由於堅冰的形狀沒有絲毫改變，他們降落的時候，一切順利，覺得此行真的是旅途愉快，簡直是渡假一樣。

天堂谷景色奇麗，對他們來說，那是極大的誘惑，五個人留在該處，恨不得走

的冰雹在美國高空降落，當地居民，必然在十五分鐘之內死個精光，巨型建築物紛紛倒塌，葬在冰層之下，這個慘象很快變成事實，必須想辦法制止它。

安德烈博士除了趕快向華府報告之外，還加緊催促歌羅拉把新來的一個少女「露絲汀」催眠到最深境界，使她的人格分裂，一旦做愛，立刻發狂，咬斷對方的咽喉。

事實放在眼前，蘇聯當局必然是盡快利用冰雹攻勢的優越武器，向美國施以壓力，假如華府當局不肯讓步，還協助波蘭，隨時出兵，第三次世界就會爆發，安德烈博士在惡劣的境況之下，把生存的希望放在一個弱質纖纖的十七歲少女身上，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

爲了使這個計劃完成，儘管歌羅拉已經把露絲汀催眠到十分理想的境界，安德烈博士仍要動用在巴羅角屬於主力的三個特務：費彬、沙博以及歌羅拉，派他們火速到巴黎活動，設法使露絲汀變成蘇聯特務搜購的一朵小花，她是五萬美元買來的，等於有血有肉的秘密武器。

巴黎一向是挺熱鬧的，尤其是聲色犬馬齊全的「蒙瑪特區」，更加繁華，舉世知名的紅磨坊夜總會或泰勃蓮夜總會，都在該區之內，至於半公開的賭場，也在那個地方開設，此外，有一個巨型的圓屋，屬於猶太巨商巴格羅的產業，它也很有名氣，凡是高級的名畫，雕刻品以及美女，都在那個地方拍賣，每年七月初旬連續有一個星期之久，都有女奴拍賣，價高者得，到時從沙漠區派往巴黎的商人就在圓屋

到山上較高之處瀏覽一番，可惜那種環境分分鐘有變，不敢輕舉妄動。

五個人當中有四個人曾經在天堂谷吃過苦，儘管內心對那些艷麗如畫的景色十分欣賞，仍是不敢冒險出去，反而三十二歲的「米羅克」，雄心萬丈，絕不怕死，天天要到外邊去。

他們苦勸他別這樣做，米羅克一笑置之，跟着他還帶了鋼鑿小斧以及長長的繩子，攀登懸崖，只是，頭上多了一個透明的鋼盔而已，以前四人組成的小隊，由隊長克勞萊率領，發覺這傢伙被美麗的山色迷住，索性用無線電跟安德烈博士通話，報告此事，跟着補加一句：「米羅克是太空總署派來的人，論輩份，論職位，都比我們高，我們實在沒法叫他停止活動，更加不敢公然指責他，萬一開翻了，他死在我們的手上，不堪設想，此外，保護器的發熱系統裝置如何使用，只有他一個明白，假如我們失去了他，冰雹凌空而下，我們就無法應付。」

安德烈冷然說：「如果他真是那麼放肆，任由他自己亂攪一頓吧，不過，他沒有鬧禍之前，你們必須向他學習如何使用發熱器。」

「克勞萊」奉命而爲，很有耐性的學習如何利用發熱器使冰層溶化，「米羅克」也盡量指示，很快克勞萊就學會了這一套，又由此教導其餘的隊友學習。

一個月後，四個人都懂得怎樣放出無比的熱力去溶解冰雹了，很高興，根本上他們已經懂得怎樣駕駛，那一個保護器，就算失去米羅克，不必擔心，局勢如此

之內出現，與高采烈的出價搜購，沒有美女拍賣的日子，那邊就是賭場，不過，賭徒先要變成「圓屋俱樂部」的會員，才有資格參加。

很少人知道那種地方仍然有人從莫斯科派出，找尋酒女，獻給魔頭蹂躪。由於圓屋係名女人芬妮主持，故此她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想把露絲汀透過一個人，獻給魔頭卡斯坦博士享受，最可靠的對象就是名女人芬妮了，問題在這裏，想打動她是不容易的，她有財有勢，甚麼都有，更加不能够用武力威脅她，只好另想辦法，威脅她手下負責拍賣美女的總管梅菲。

主意打定了，沙博跟露絲汀付出五百美元，加入圓屋俱樂部，變成會員，潛入該處的沙蟹賭局，她本來是金髮的，染成黑髮。

沙博不單是賭術精明，而且懂得出千，連續兩次冤家牌，他擊敗了總管梅菲，贏了七萬美元的籌碼。

凌晨二時，他跟梅菲一起乘坐汽車離去，籌碼仍未兌現，露絲汀坐在身邊。

在汽車裏，沙博低聲說：「梅總管，我贏了錢，不想再賭了，只是想喝一杯名貴的酒，聽說有些酒售價五萬美元一杯，可否帶路呢？」

總管梅菲聽了會意，說：「好的，真的，有這種酒，讓我帶路！」

不過一會，三個人離開汽車，進入一間含有古典氣派的酒吧，牆上懸掛許多幅名畫，還有很精緻的雕刻品，稱做「藝術之宮」，三個人落坐談話，梅菲伸手向侍

文圖  
龍飛·王可

## 天譴



夏玉蓮看了楊儉一眼，又問道：「是不是山林大嫂？是小梅姐姐？」

門外都沒有應他，楊儉打手勢叫夏玉蓮入房，夏玉蓮不依，抓起一張板棧，立在門外，楊儉輕吸一口氣，倏地把大門拉開！

寒風呼地一聲自門隙中吹了進來，叫人心頭一寒，桌上的油燈照到門外，一丈之內依稀可見景物，但周圍却不見一人？這時候誰不關在家內圍爐喝酒，說不定，家內的女人早已哄孩子上床了！

可是剛才那敲門聲，十分清楚，絕非風吹，所以楊儉忍不住探頭出去，向四圍望了一下，證明外面沒人，這才重新關上門，啞聲一聲：「真是見鬼！」

夏玉蓮把板棧擺好，替楊儉斟了一杯酒，道：「天冷，菜快涼啦！爹，快趁熱吃吧！」

楊儉坐了下來，道：「阿惠，昨夜有

## 勾心鬥角

## 捧杯談隱事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家寨楊儉生病，到外面抓藥回來大雪魯老七也在裏面，忽然來了三個陌生人，其中一個滿臉刀疤、耳朵缺一角，楊惠憤懣當年生身父親也是被一個刀疤漢殺害，心裏佈滿復仇之火，第二天回到楊家寨詢問義父，楊儉把當年她父親被殺之事說清楚，並叫她練好武功為父報仇。過了幾天楊惠見先後來了二人請她義父裁製衣服，做好了，刀疤漢也跟著那漢子來取衣服，說出一一些江湖暗話，楊儉很懷疑，為了防範未然，準備打發楊惠離開楊家，自己留在寨內以觀動靜……

## 避仇出外遊

點不尋常，千萬小心，爹枕頭下有柄匕首，你替我拿來！」

夏玉蓮應了一聲翻身走入房內，不久便把楊儉的匕首拿來，楊儉把匕首插在腰帶上再用外衣蓋住，道：「裝碗飯來。」

夏玉蓮訝然道：「爹，你不喝酒？」

「人是鐵，飯是鋼！」楊儉沉下臉來：「你別多問，快去！」

夏玉蓮見他臉帶緊張之色，心頭也有點忐忑起來，不敢再問，裝了兩碗飯來，楊儉看也不看臉前那杯酒，挾起一塊醬牛肉，便連扒幾口飯。

就在此刻，大門又被敲响了！這次連夏玉蓮也緊張起來了，連忙問道：「是誰敲門？」

「請問楊師傅在家嗎？俺是來拿棉長袍的？」

楊儉與夏玉蓮又互望了一眼，楊儉問道：「你姓黎？」

楊儉叫夏玉蓮坐下，然後開門，只見

役領班打個招呼，說：「這兩位嘉賓想喝一杯法王路易十四珍藏的酒，每一杯索價五萬美元，入我的帳！」

酒端上來，沙博喝了一半，讚不絕口。他身邊的露絲汀也喝了一口。

兩杯酒還未喝完，他已經感覺到正是開口時候，探懷取出七個一萬美元的籌碼，放在枱上，說：「兩杯酒一共是十萬美元，我還想多喝一杯，總數是十五萬，除了七萬元籌碼，我欠你八萬美元，現時立刻寫支票給你。」說完，他真的寫了一張支票，笑着送上。

總管梅菲很冷靜的說：「沙博先生，你到底想要些甚麼？」

「你收了支票再談吧，這種事情輕而易舉，沒有後患。」

梅菲收了支票。

沙博續說下去：「過幾天就是每年秋季拍賣女奴的日子，我們很想你幫一個忙，設法令到這位金髮美人以女奴身份賣給蘇聯富商巴比哥夫，她這樣迷人，相信他不曾放過她的，到時只要他出價，沒有人跟他競爭，她就賣給他，一切循着正當的手續進行，只要這一場交易完成，你就完成任務。」

「沙地阿拉伯土王派來的葛酋長，他往往出很高的價搜購美女，如果她迷住了他，拚命出價，我沒法幫忙你的。」

沙博笑了笑，說：「有一柄彈簧刀，壓住他的脊骨，他就不會拚命出價。」

「可惜我沒有刀子。」

「我早已料到你不曾出刀了，我已經派人混入葛酋長的選美集團之內，站在他

身邊的貼身侍衛就是我的人，你不必擔心他。」

「對巴比哥夫有沒有傷害呢？」

「他對任何人都沒有傷害，只是負責救出一個囚禁的鐵幕後面的美國科學家而已，成功或失敗，與你無涉。」

「好，一言為定，我們決定合作了，事前我不會洩秘，事後我不會追查。」總管梅菲很冷靜的說。

分手之前，他還向露絲汀打量了一眼，把她的美麗形象印在腦海中。

到了販奴市場秋季拍賣美女的一天，從下午三時開始，到夜間八時為止，一連三日，拍賣各式各樣的美女，總管梅菲故意守候到莫斯科派到巴黎活動的富商巴比哥夫在場，然後推她出來。

她仍然是晚上看見過的樣子那麼美麗，只是髮色金黃，略帶羞態，更加迷人，那麼美麗的少女，底價一萬美元，物有所值，出價的人還可以走到木台向每一個裸女伸手摸摸她的乳房和小腹，看看她的肌肉是否結實。

臉上堆滿了肉的胖漢，登台摸她，轉身問梅菲：「總管，她是否處女呢？」

「在我們拍賣行出售的少女，全是處女。」

「很好，我出價三萬。」

果然不出所料，有人大叫：「我出價五萬！」

喊價的人正是葛酋長。

巴比哥夫又說：「我出價七萬！」

「出價九萬！」

巴比哥夫似乎動了氣，再摸摸她，大

聲喊叫：「我出價十二萬！」

葛酋長的嘴唇動了動，沒有做聲，總管梅菲直覺到他背後顯然是有人亮刀了，他的貼身侍衛全是穿了阿拉伯長袍的，刀尖被長袍罩住，然後伸出去，沒有人看得見，這一招確是高明，梅菲由衷的佩服，趕快喝問一聲，沒有人競爭了，他的小鐵鎚敲在鋼板上面，表示這一項交易已經成交，她立刻穿上了衣裳，被人帶走。

那一晚的深夜，她被囚禁在一座別墅之內，巴比哥夫帶醉走入寢室，關上了門，叫她脫下衣裳，她脫個清光。

巴比哥夫叫她躺在床上，她也照做，料不到他沒有脫衣，更為走近一點，突然拔出手槍來。

「這是甚麼意思呢？巴先生！」她大吃一驚。

「你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如果你是處女，必有羞態，你却沒有，顯然你是借此混入蘇聯的，快些招供，遲了，你就死在槍下。」

她聽了翻身坐起，很冷靜的說：「巴先生，你殺我之前，希望你聽聽這一句詩，月亮哭了，每一滴淚都是血！」

「原來你是自己人！」巴比哥夫聽了這一句暗語，驚奇不已。

「我故意賣給美國人，接受特務訓練，由他們把我賣到蘇聯，獻給卡斯博士淫辱，乘機救他出險，碰上了你，再好也沒有了，我們合作，到時把美國潛伏蘇聯境內的特務一網打盡。」

「再好也沒有了，你快些穿上了衣裳，喝杯酒細談。」巴比哥夫很興奮的說。

露絲汀根本上不知道她接受深度催眠之後，歌羅拉對她說了些甚麼，她自始至終，以為此行只是負責救出卡斯博士，故此，巴比哥夫也受愚。

她果然透過幾度盤問與搜查，由巴比哥夫直接把她送到卡斯博士居住的特製寢室之內。除了卡斯博士本人，沒有人知道如何打開寢室的秘門。

巴斯博士期待已久，巴比哥夫剛剛走開，他就露出猙獰臉相，逼近了她。

「你真是倒霉，今天你要被我蹂躪至死！」說着立刻動手，撕爛她的上衣。

「不，我是派來救你的，別誤會！」

「你是特務嗎？更加令我滿意，越是掙扎的女人，我越加開心！」

他一再進攻，把她剝個清光。

她焦躁起來，趕快把「哭泣的月亮」那句詩誦讀，不料對方絕無反應。

他力大無窮，露絲汀終於被他征服，遍於接受各種花式的蹂躪。

她忽然發生變化，怒吼一聲，張露牙齒，從人變成狼，出其不意的一口咬在他的咽喉上面，鮮血飛濺。

她一咬再咬，由於咽喉的氣管被她咬斷，卡斯博士沒法叫喊，已經喪命。

女守衛發覺這一宗血案的時候，卡斯博士已經死亡，她立刻被拘，很遲然後探出她受到催眠術控制，突然變狼，儘管如此，她仍要槍斃，罪名是一反間諜，認為她投靠美國。

卡斯博士死了，蘇聯的科學家沒法利用北極光製造有毒的冰雹，美國處境危而復安。

（全文完）







「年哥哥，你在想什麼？」女紅蝙蝠身子忽然倒下，把頭枕在夏玉蓮腿上，伸手在她腰上捏了一下，撒嬌地道：「莫非你認得新娘子？」

夏玉蓮吃了一驚道：「不是不是！」女紅蝙蝠玉手向上一移，夏玉蓮這一驚更非同小可，心想再讓她的手向上移高幾寸，什麼把戲也都要穿了，忙道：「妹子，我是個讀書人，請你尊重一點！」

女紅蝙蝠閃電般縮回手掌，夏玉蓮又道：「請睡到旁邊，你這樣我睡不着！」女紅蝙蝠手在他大腿上扭了一下，嘆道：「死人，你好會整人！以後你可別來求我！」身子一轉，果然睡到旁邊去了。

夏玉蓮暗中舒了一口氣，雙眼閉上作假寐，却那裏敢睡？

天亮了，紅蝙蝠又趕車上路。女紅蝙蝠道：「大哥，等下買些東西讓年大哥吃吧！」

紅蝙蝠輕哼一聲，繼續趕車。馳了一陣，路旁有座賣糕餅的草棚，紅蝙蝠買了一大包，拋進車蓬內，道：「留幾個給我！」說罷又趕車去了。

女紅蝙蝠輕輕餵夏玉蓮吃餅，夏玉蓮渾身不舒服。只吃了一個燒餅，便道：「我飽了，不吃了！」

女紅蝙蝠又叫道：「大哥，快找個地方停一停！」

「什麼事兒？」

「年大哥要解決內急！」

女紅蝙蝠嫣然一笑。「你不急，我也急啦！」

紅蝙蝠怒道：「氣死我啦！俺也不知是倒了幾輩子的霉，要聽你搬弄！」

女紅蝙蝠道：「你忘記爹娘臨死前的話啦？」

紅蝙蝠道：「行啦行啦，別拿爹娘來壓我！」

女紅蝙蝠笑道：「我就知道你是最終壓我！」

紅蝙蝠咧嘴一笑。「你娘的，這句話才有幾分真實！呸！」他馬鞭一揮，把馬車趕入樹林內。

女紅蝙蝠道：「年大哥你真不急？」

「不急不急！」

「我下去啦！」女紅蝙蝠忽又回頭道：「可不許你偷看！」

夏玉蓮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連忙道：「小生不敢！」

女紅蝙蝠躍下車蓬，夏玉蓮舒了口氣，只望她別再上來。忽聽女紅蝙蝠道：「俺也去方便，小子，你乖乖的莫亂叫！」

夏玉蓮連忙掙扎起來，可是那繩子縛得真緊，就是鬆不得絲毫，就在此刻，她忽然覺得馬車微微一沉，好像有人鑽了進來，連忙裝作入睡，一動不動。

忽聽有人輕嘆一聲，聲音就在自己的身後，聽聲音分明不是紅蝙蝠兄妹，可是自己頭向裏面，看不到，待轉過頭來時，已不見一人！

半晌，便聽見一陣腳步聲傳了過來，接着又聽到女紅蝙蝠的嘻哈聲，夏玉蓮問道：「妹子，你叫什麼名字，愚兄還不知！」

道！」

女紅蝙蝠打了自己一下，道：「你看我，喜暈了頭！你叫我二姐好啦！」

「請二姐妹替我解開繩子，你縛得我好疼！」

二姐猶豫了一下，道：「我只能鬆開你腳上的繩子……」

「為什麼？我怕我會打你？」

「嘻嘻，上次那個臭小子就是這樣騙了我，害我白歡喜一場！我發誓以後不輕易相信別人啦！」

「那臭小子是誰？」

「我怕你會吃乾醋，不告訴你！」

夏玉蓮幾乎忍不住笑出來，故意苦着脸。「好吧！你先解開我腳上的繩子！」

二姐動手去解他腳上的繩子，就在此刻，她忽然叫了起來：「噢，那包東西呢，怎地不見了？」

「什麼東西？」

「昨夜咱們做的那一票！」

猛聽馬匹驚嘶一聲，馬車倏地頓住，二姐與夏玉蓮幾乎滾出車蓬，只見布帘兒一掀，紅蝙蝠搶了進來，喝道：「真的不見了？」

「是的，我明明放在車上！」

「一定是這小子拿走的！」

夏玉蓮心頭雪亮，知道剛才他倆下車時，有人上車順手把賊贓拿走，便道：「不是我！剛才好像有人上車！」

紅蝙蝠擰了她一巴掌，罵道：「你怎不叫！」

夏玉蓮淚水直滴，咬牙怒道：「我為什麼要叫！」

「小子，快說，那人是誰？」紅蝙蝠一把把夏玉蓮提了起來，舉手欲打。

二姐忙道：「大哥！先問清楚！」

夏玉蓮道：「我手脚被縛住，身子又向內，忽覺車上一沉，待我轉過身去，已不見人了！我怎想到他是來偷東西的！」

「他一定是你的同黨！」

「他若是同黨，為何不把我救走？」

二姐道：「對對，那人一定不是年大哥的同黨！」

紅蝙蝠還是憤憤不平，大聲道：「咱們丟了賀禮，還怎有臉去見老大！」

二姐道：「再去做一票吧！」

「不行，這已是老大的地盤！」

車外忽然傳來一個聲音。「不錯，在老大的地盤動手，讓他知道，你們兩隻蝙蝠可沒處躲！」

紅蝙蝠大喝一聲，摔下夏玉蓮，自車後衝了出去。接着外面又傳來他的怪叫聲。

「好呀，原來是你這臭小子！」

二姐忙問：「大哥，他是誰？」

「是你的舊情人！」

二姐也尖叫一聲，衝了出去，只聽一個清亮的聲音道：「這裏人多，咱們到樹林內比劃，若果你們贏的便原物奉還！」

「操你奶奶，老子難道怕你不成！」

二姐尖叫道：「你別跑，姑奶奶正要找你！」

夏玉蓮心中有點奇怪：「這聲音我在那兒聽過？」腦筋飛快地轉動着，可是一時之間就是想不起來，過了半晌才大叫一聲：「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以下轉入第一卷三頁)

## 奇俠司馬洛故事

# 霸王過關

馮嘉·文  
可飛·圖



## 巧妙殲殺

## 敵人喪胆

這個推測亦是很好的，假如有一枚火箭炮向飛機射去，那是勢必會留下一條烟尾巴了，假如在黑夜，就很可能還會看到一條火龍直射上去。

「雄鷹二號！」禿頭的人忽然大叫，「你不要去，你和三號都不要飛過去！」

「為什麼？」雄鷹二號問。

禿頭的人暴躁而焦急地吐出了一連串惡毒的咒罵，罵這些人的愚蠢，然後才能說得出他的理由：「你們的飛機是不能跟火箭炮對抗的！」

「我們——回頭吧，」雄鷹二號上的人顯得大吃一驚，亦同時想到了這樣一個可能性，明白自己處境不妙。

但飛機是飛得很快的，這時已差不多到達爆炸的上空了，那飛機的駕駛人連忙把機頭抬起，以便迅速升空。

但是太遲了。樹林中又噴了一陣白烟，負責的一個恐怖地大聲叫：「又來了！」

跟着，這飛機又炸為烏有。

從無線電之中，那個禿頭的人仍然是祇聽到叫聲而沒有聽到爆炸聲。他又大叫着問道：「發生了什麼？雄鷹二號，發生了什麼？」

「我是地鼠四號，」無線電中傳來回答，「也給射下來了！」

「雄鷹三號！」這個禿頭的人果然是反應迅速的，他立即叫道：「不要接近，

不要接近，飛得越遠越好！」

「我是雄鷹三號，我們——沒有接近，」那第三架飛機上的人說：「我們——現在就回到基地去好不好？」

「好吧！」那個禿頭的人毫不考慮地應允。

因為所謂「飛得遠一些」亦是沒有什麼準則的。怎樣才是叫做遠呢？對方可能在任何地方用火箭炮襲擊，飛在空中就是有可能中擊了。

第三架飛機上的人亦正是這樣想，所以他們才急不及待，希望降回陸地上。

那禿頭的人叫道：「徐姿！徐姿！」

但是叫了好一陣，徐姿都沒有反應，似乎徐姿現在是已經到了一個相當遠的地方，她身上攜帶着那隻並不大的無線電聯絡器是不够力與他聯絡了。他想與她研究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

斯離開舊車場，先打電話和小型飛機場定一架專機，然後每人坐一部小汽車直駛到火車站跳上露天貨車卡車上，避開敵人的追跡，而敵對方是一個禿頭漢子和一個美麗女郎用無線電講話機派人先到機場守候，知道司馬洛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另派直升機在上空跟蹤，發現他們是轉乘火車逃走，佈置了人手在火車上截查，仍找不到司馬洛他們的踪跡。這禿頭漢子和女郎商議，決定派人在火車出入國境的站上嚴密監視，另一方面估計司馬洛等人在中途小站下車，躲在沿途的小村落或樹林裏另有人接應他們……

這件事亦是不錯。不過這種事情發生了之後一定傳得很快，徐姿是會打聽到的。

「地鼠四號，」那禿頭人又對無線電中說：「你告訴我，你看見的情形是怎樣的？」

地鼠四號詳細地報告了他們所看見的情形。第一架飛機爆炸的時候他們未作準備，沒有怎樣認真地去看見，但第二次之前他們都是提高警惕地看着天氣，所以能够看得較為清楚，亦可以詳細地加以形容。

「會轉彎的火箭炮？」禿頭人說：「那可不是眼界的問題了。唔——是在這裏發射的。」他自己用那支棍子在地圖上已畫下來的一個紅色交叉上有一點。

「我們現在正在趕到那個地方去！」

地鼠二號說：「要不要多派援援呢？」

「地鼠三號也去吧，」禿頭人說：「

不妨試一試！」

不過，那個禿頭的人相信，趕到去的時候，就未必可以找到什麼人了，雖然在地上，火箭炮則是沒有那麼大的威脅的。放火箭的人又不知是什麼人，很可能已經逃得遠遠了。他站在那裏，看着桌子，手上那根棍子擊出去，就像打桌球似的，就把桌子上放着的二架小型玩具飛機——一擊中了，那二隻小飛機便都跌到地上去。這表示損失了二隻飛機了。那二隻小飛機當然並不是照足在空中飛行的那些一模一樣的，祇是隨便買二架廉價的塑膠玩具飛機，作為代表，表示他們這裏有多少架可用的飛機吧了。現在既然損失了二架，就要把這架飛機丟掉了。

這二架飛機丟掉了之後，那桌子上便祇剩下了一架飛機。那亦即是說，他現在可以用的飛機也祇剩下一架了。他的拳頭在桌上一捶，咆哮着低聲咒罵起來。飛機目前對他的偵察工作是很帮助的，而現在祇剩下一架可用，力量就大減了。而在这座城市裏祇有那麼多架飛機可以給他利用而已，要找尋一架飛機來補充代用，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他觀察了兩分鐘後，無線電中又傳來聲音說：「我是雄鷹三號，我們現在已經到達基地了，我們還應該怎樣做呢？」

「你等着我的命令好了，」那禿頭的人說：「我要研究一下這件事情！」隨即他又對無線電裏呼喚：「徐姿！徐姿！」但是徐姿還是沒有回答。那個禿頭的人覺得可惜。他是希望能夠跟徐姿商量一下這件事情，因為徐姿是個有頭腦的人，

來，把耳塞塞進了耳朵裏面。這時前頭那雙男女已經停止了歌唱，因此舉也不算無禮的了。

表面上，卡拉豪斯像是在聽收音機節目而不願意聲浪擾着別人，所以才戴上耳塞，其實他則是正在與司馬洛聯絡。他對那無線電亦低聲講話，而在別人的耳中聽來，這又像是他在喃喃自語着，是老人喜歡做的事情。後來他拔去了耳塞，就對身邊的毛小雪低聲說：「他們已經擊落了對方的兩架飛機。」

「用什麼？」毛小雪問。

「用追熱飛彈，」卡拉豪斯說：「正如司馬洛所講的這人的本領真了不起。」在旁邊的連諾也聽到，但照例不表示評論。當然他亦是聽到之後心裏高興了。毛小雪說：「這是森旺的本領，森旺當過兵，懂得用那些武器，不然的話，叫司馬洛自己去弄，他可能毛手毛腳都弄不好了。」

「但還是要弄得到手這種東西才是本領呀，」卡拉豪斯說：「司馬洛這個人倒是有一些真肯為我出力的朋友了！」

「他們祇剩一架飛機，威脅力大減了，不過，」毛小雪說：「這是特種的武器，來源是不難查出的，我倒是為這個供應武器的人擔心！」

「我看司馬洛既然肯把人家牽下水，」卡拉豪斯說：「那麼他是會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

「他沒有說什麼時候跟我們會合？」毛小雪問。

「他正在追上來，」卡拉豪斯說：「

而且又是有很好的資歷。可惜找不到她。

他手上的棍子伸出去，在那地圖的空移來移去，似乎是正在猜測對方所在的位置。事實上，他是在奇怪，那幾個人是否還是在這樣後的地方呢？抑或是他們另托了人在這樣後的一個地方替他們做這放火箭的工作，一方面削弱他們的實力，而另一方面又擾亂他們的注意力呢？這是很難斷定的。他搖搖頭，又對無線電中說：「地鼠七號，地鼠七號，我要你替我調查一件事情！」

「我是地鼠七號，」無線電之中又傳來應聲，「請問你要調查的是什麼呢？」

「這火箭炮，」那禿頭的人說：「這麼準，飛行中的飛機，兩炮就給打下來了兩個。我看這不是眼界的問題，尤其是射出去了之後還會轉彎，這是追熱火箭，用不着瞄準的，放出了之後就自動向馬達發出的熱力及吵聲追過去了，這是一種很不尋常的武器。」

「追熱火箭，」那個手下說：「這是軍隊才有的東西呀！」

「火箭炮已經是軍隊才有的東西了，」禿頭的人說：「追熱火箭就更加了。來源不是美國就是蘇聯！」

「難道是他們也插手？」

這一次，那個禿頭的人臉人難免露出痛苦的神情了。他說：「當然不是他們。這兩個國家把他們的武器賣給別的國家打仗，半賣半送，又不會追討，而凡是接受的都幾乎是不長進的國家，一到手就可能轉賣出去，因此這些東西流到什麼地方去都是很難測的。常常美國支持的人會用起

我們走得這樣慢，他應該不難追上的。」

「我還是在為那個供應武器的人擔心，」毛小雪挨在卡拉豪斯的懷中說道：「上一次，我們的朋友為你出力，他就死了，屋子亦燒掉了！」

卡拉豪斯一咬牙齒，輕輕拍一下毛小雪的肩。他說：「我現在就答應你，當我自己的問題解決了之後，我一定會為你解決這件事情的。」

「難道你還會到這裏？」毛小雪問。

「說不定，」卡拉豪斯說：「這些人要我的命，我不能夠逃脫就算數，我一定會再來的，而當我再來的時候情形就不同了，我會有準備。行兇的人，主使行兇的人，我都不會放過。」

「還是讓我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吧。」毛小雪說。

「假如你們認為是這樣好一點，」卡拉豪斯說：「那你們就這樣做好了。不過我答應你一定會盡我的能力，不論你們要什麼，我都答應。」

「這個答應是很大的答應。」毛小雪說。

「你們現在也是正在捨命幫忙我呀！」

「卡拉豪斯說：『

我看這個還是將來再談吧。』毛小雪帶着幽鬱地說。

x x x

另一方面，司馬洛、森旺及方亮三個入則是在一部汽車附近，他們不是在趕路，而祇是在車子附近等着。森旺照例是在負着守衛之責，在這個山頭上用望遠鏡向周圍瞭望。方亮抬頭望上面說：「我可

蘇聯出產的，蘇聯支持的人却用美國出產的，總之出得起錢就可以買得到。」

「不過，」那人說：「這個地區又沒有戰事，要這東西有什麼用處呢？」

「就是這樣，」那禿頭的人說：「我才認為比較容易調查，因為有者不多。」

「這個——」那人的聲線也顯得苦惱起來了，無疑是因為他還是沒有作這個調查的把握。

不過他這位統帥是完全了解他的能力的，因此亦不會叫他去做一件他明明做不來的事情。這個禿頭的人說：「我要你到AX二〇五去，找一個叫翁定國的人。你跟他的距離最近，他是會知道這種事情的。」他手上的棍子指在地圖上一個地點。那裏就有AX二〇五的編號。他們是把地方用這個方法編排和分割開來的，祇有他們自己知道他們所講的乃是什麼地方。

「那麼，」地鼠四號又問：「這個姓翁的人是誰認識的人嗎？」

「我當然認識所以才叫你們去找了，

禿頭的人說：「為什麼我自己打電話找他嗎？因為這是有用處的，我問他，他會承認呢？他已經幫了對方，就不會供應什麼情報給我了。因此你們去找他，找到他的時候要他把一切都說出來，這件事情，你們一定懂得怎樣辦的了。」

「對了。」地鼠四號承認。

看來，這個叫做翁定國的人，不論這火箭彈是不是由他供應的，總之，當他給盤問完畢了之後，他是必定沒命的了。

x x x

此時，卡拉豪斯則是在一個不如禿頭

以在這裏吸一根香煙了！這是因為汽車藏在樹林中，有樹遮住，從天空看不到，而且又不是在黑夜裏，那一點點的火光是會引起什麼注意力的。他取出香煙來，司馬洛亦接受了一根，方亮深深地吸了一口，向天上噴出來，忽然格格地笑起來：「真妙！真妙！一炮射出去，就這樣連飛機都沒有了！假如他們有多幾架飛機，那更好玩了！」

「我們現在不是在玩，」司馬洛說：「他們有更多飛機的話，情形就對我們很不利了。而且他們還有一架飛機！」

「再來就再打下來好了！」方亮說。

「用什麼打？」司馬洛說：「我們是不能夠拖着火箭炮到處跑的。而且這一射，我們就要使供應火箭炮的朋友連家都要放棄了！」

「你這位朋友，」方亮說：「這位翁定國，他是會保護自己的人。你用不着替他担心的！」

「問題是在他付出的代價，」司馬洛說：「他為我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的，他要放棄他的屋子和放棄他的生意。我們付他的錢是不夠的。」

「他不一定會給找到的。」方亮說。

「你以為呢？」司馬洛說：「這種武器沒有多少來源，換了是你，你也很容易查出，知道你應該向誰的身上去查了。」

「是的，」方亮點點頭：「不過我們的老板是出得起錢的，我們的老板可以再付出他認為滿意的代價！」

「我就是這樣想，」司馬洛說：「不然我也不會找他。」

人所料那麼落後的地方，亦不是在那麼遠的地方。而他祇是與毛小雪及連諾一起而已。司馬洛與森旺並沒有與他們同在。

卡拉豪斯現在仍然是化裝成一個老人，但是又不是如廢車場中那個老人的那副模樣了。毛小雪亦是經過了化粧，戴上了一副顏色較深的栗色假髮，挨在卡拉豪斯的懷中。她現在看來已變成了一個西方人。她挨在卡拉豪斯的懷中並不是表示與他相好，而是像一個女兒挨在父親的懷中。連諾則像是他的情人或哥哥。他們的打扮亦很樸樸，他們的武器則是收藏在身邊的背囊之中。

假如那個禿頭人的手下碰到他們亦未必認得，不過他們並未碰到，假如碰到的話亦未必那麼容易過關。他們是會特別留意西方人的。

他們之所以以前進得慢，乃是因為他們現在是坐在一架驢車上，這架驢車裝滿了稻草，他們就躺在稻草堆上。

駕駛驢車的乃是另一雙年輕的嬉皮士男女。女的駕着車子，男的則抱着結他彈奏着，正在唱着美國民歌，連諾他們都在和唱起來，好像是無憂無慮似的，他們就像一個小家庭，其實是那雙男女在中途把他們接載的，並不知道他們是如此危險的人物，假如有什麼不測而連累了這雙男女，那是真抱歉了，不過亦沒有辦法的了。

他們愈慢，就應該愈不受注意。他們的演技亦是十分之精采，就像全無心事的，跟着他們唱。連那雙男女亦看不出他們有任何不對。

後來，卡拉豪斯取出一隻原子收音機

「你也真滑頭，」方亮說：「你沒有跟老板講定你要多少錢代價，這樣，你就隨時都可以把別人的帳也算進來了！」

司馬洛祇是瞥了他一眼而不作答，方亮亦馬上知道講錯了話，連忙表示歉意：「對不起，我祇是開玩笑吧了。這是值得的開銷，而且你也是的確很難預算的。」

司馬洛還是沒有做聲，他顯然不很喜歡方亮這個人。他亦奇怪，方亮這個人是有頗多缺點的，怎麼又會成為卡拉豪斯最信任的人呢？

這時森旺忽然在那邊打手勢。

司馬洛與方亮連忙趕過去，在地上伏下來，向山坡下面望去。連諾說：「有人來了。這一次，情形似乎不妙！」

他們都舉起望遠鏡向下面望去。方亮低聲咒罵起來：「一隻狗！」

他們看見山下有一隊四個持槍的人，雖然是不認識，但是來找尋他們的則是沒有什麼疑問了，而他們還拖着一隻狼犬。

「狗是用鼻子的，」森旺說：「必定找到我們，我們怎樣躲都是躲不過的！」

「我們得把他們全部殺掉了！」方亮說。

「我猜得沒有錯，他們果然是一個中心指揮的，他們携帶着無線電！」司馬洛說：「先等一等！」

「這沒有分別了，」方亮似乎很急於殺人，「讓他們活着拿到他們的無線電也沒有用處。殺死了他們，他們的頭上聯絡不到亦知道他們是在什麼地方出事的！」

森旺還是不表示意見，他祇是接受命令的人。





又停下來等着，一定是有什麼地方引起了他們的疑心。

卡拉豪斯與毛小雪雖然是硬着頭皮，却還是能够發揮出很精彩的演技。他們經過了那部車子，車中的人並沒有加以制止，仍然祇是在看。

但是走了三十呎左右之後，車中就有兩個人叫道：「喂！你們！喂！」

兩個人停下來，回頭，毛小雪顯得恐懼地緊貼在卡拉豪斯的身邊，而卡拉豪斯以老邁的沙啞聲音問道：「我們？你是說我們嗎？」

「是的，你們！」車中的人用英語命令道，「你們回來！」

「爲什麼？」卡拉豪斯問。

「我們想跟你談談！」那人說。

卡拉豪斯遲疑着，打量着他們，表示對他們充滿懷疑，後來才問道：「你們要談些什麼呢？」

「你們過來才講吧！」那人說。他的同伴們祇是在微笑。

毛小雪恐懼地依戀在卡拉豪斯的懷中，喃喃着說：「我——我不喜歡跟陌生人講話，我們還是走吧。」

「對不起，」卡拉豪斯說：「假如你們沒有特別事情的話，我們還要趕路。」

「要趕路，」那人說：「我們送你一程不是更好了？」

「用不着了，」毛小雪代替卡拉豪斯回答，跟着又接着他說：「我們走吧！」

卡拉豪斯則顯出他也是害怕那兩個人會因此而不高興的，不過既然毛小雪拉他走，他就祇好走了。

「嗨，你們！」那人又喝聲道：「回來！」

兩個人回頭，看見那人的手上已經拿着一把手槍。他已經推開了車門，一腳踏下了車，執槍的手就擱在窗框上，槍指着卡拉豪斯與毛小雪。他格格地笑着說：「過來吧，我對你這位美麗的小姑娘特別感興趣！」

似乎他們現在是對這兩個人的疑心減少了，不過看見有一個這樣美麗的女郎又忍不住，想揩揩油沾一下便宜。

但是他這是一錯誤，一個他自己不知道的錯誤。連諾是不能够容忍一個人用槍對着他的老板的，雖然拿着槍的人未必有放槍的存心，但這樣走火的可能性却是很大的。

忽然之間，毫無預兆地，這個人的手連同槍都不見了，他的手祇剩下了手腕，而那斷處，鮮血好像水喉似的噴出來。

他呱呱大叫着跌出車外，車中人大爲震驚，然而還未有什麼行動，便有更多強力的槍彈連續射來，擊中窗子的玻璃及擊穿車身的鋼板。這是連諾在不斷放槍。有槍拿來的人就已經是很有理由射擊的了。

車中人雖然不是全部中槍，也是大爲狼狽，一時亦不知道應該伏下來好抑或是趕快下車的好。

而當連諾的槍彈不斷向車子射擊的時候，毛小雪則已經拉着卡拉豪斯躲到了一棵大樹的樹身後面了，這棵樹把他們擋着，假如車中人向他們放槍的話，亦起碼沒有那麼容易射中。

跟着毛小雪又掏出一件東西，一丟丟

出來。

這件東西沿着地面滾動，準確地滾到了車子的底下。雖然它的外表看來祇像是一隻小小的罐頭，假如車中的人看見了，也會知道不妙而大感驚駭的。但是他們並不知道，也沒有機會去看。

這件東西在車子的底下停住，停了兩秒鐘。這時車上有一個人正把車門打開，要逃下車來，這東西就爆炸了。原來這是一隻小型的手榴彈，而且爆炸力很強，不能憑外貌來判斷的，在車底這麼一爆炸，便整部車子升了起來，離地總有三二呎，也整部車子幾乎散開了，雖然並不是碎掉，却也變了形，車子開始冒烟，然後就是「熊」的一聲着起火來。

這種事情，有時亦是講運氣的。車中的一個人的運氣似乎特別好，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居然亦能够爬出來，而且爬離了那部正在着火的車子。

其他的人就沒有這樣好的運氣了。他們一給烈火包圍起來，就祇有他們自己能够救自己，別人也是沒有能力把他們救出來的。

這時路上剛好，沒有別的車子經過，而即使有的話，相信也不久有人願意下車來管閒事的這裏就是這樣一個自己顧自己的地方。

那個爬出來的人也已經過遍體鱗傷，痛苦地爬着。

卡拉豪斯要離開樹後向他走過去，但毛小雪把他拉住，堅決地說：「你留在這裏！」

「但我並不老呀！」卡拉豪斯說。

「你留在這裏！」毛小雪堅決地把他一按。

「好吧！」卡拉豪斯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你就像保姆！」

他祇好留在樹後面讓毛小雪走出去。此時，連諾在那個不知道什麼地方已經停止了放槍了。

毛小雪走到那個生還的人的身邊，發覺這個人並不是如料想之中那麼幸運。他逃過了火燒，祇是頭髮燒焦了一部份和衣服燒焦了一點，但是他却是在車中時已經中了一槍。他這一槍還是中了要害的。

毛小雪走到他的身邊的時候，他正痛苦地喘着氣，用乞憐的眼光看着毛小雪。毛小雪蹲下來把他檢驗了一下說：「我看你活不成了，你要馬上進醫院，但是這附近沒有醫院，亦沒有人有空送你進醫院！」

「救……我！」那人喘着氣說。

「你還是死前做最後一件好事吧，」毛小雪說：「你告訴我誰派你來的！」

「我不是……」那人喘着氣說：「我們是……自由的，我們祇是……祇是……爲了那筆獎金……現在，已經增加到三十萬……」

「噢。」毛小雪說着，顯得失望了，他們不是直屬的人。

「你們……你們果然就是……」那人苦笑着，「假如我們早點開槍的話，我們不是就已經發達了嗎？」

「三十萬幾個人分，也不算很多錢呀，」毛小雪說：「你知不知道誰殺死了我們的朋友小文，還把他的屋燒掉了的？」

（未完·三）

##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 無敵劍

金童·文  
飛·圖

（續完）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稼，秦萍兒在易牙酒樓遇到了地冥派的少年書生，少年書生受傷逃去，劉稼繼續獲送秦萍兒，她不願回謝家堡，中途離去，劉稼四處追尋，來到江邊徘徊，被一個乞兒以爲他尋短見，將他點了穴道挾到一座破廟中，好言安慰，然後到外面買點食物去了。此時鳳生和白衣少女也進來說要去金陵將秦萍兒殺掉，免劉稼和她痴纏，說完也走了，劉稼因穴道被制，無法向他們打招呼，乞兒買了飯菜回來同食，此刻又來了地冥派的少年和他的掌門人，一共六人，雙方見面就打鬥起來了……

## 兩番施援手

## 得報戴天仇

劉稼剛到廟門之外，身形還未站定，掌風呼呼，已感一股勁力，壓到上盤，還帶着腥羶氣息！

猝然的暗襲，又是「分筋錯骨毒掌」，而且，那出手之人，又是崛起江湖心狠手辣的地冥派掌門，用的又是毒掌的三招絕式，連環劈出。

如果劉稼要躲避，不管左閃右滑，都是要挨上一掌，中了毒氣！如果是揮掌封門，或是硬接，那更糟糕！

劉稼陡覺掌式劈來，化出萬千掌影，宛如雨打梨花般向自己全身罩下，封住了身左右！

他出道江湖時日短暫，斬鬥的經驗當然不够，但豪雄的胆色，却是高人一等，就在這生死一髮關頭，却展出了一記巧妙從容的老套避身法——鐵板橋！

挺腰一彎，小腹以上的身體，仰後疾轉到地，成了九十度角的彎腰，險險避過劈來的三式掌法。

地冥派老人那連環三式毒掌落空，也

使他吃驚不少，瞥見了劉稼竟能在猝然受襲之間，用上了那唯一化解掌勢的身法，巧妙得超乎意外，使他不寒心寒。

歹毒的人，心裏雖是驚奇，但把握傷敵機會，那肯放過，輕喝一聲，收招換式，正待再劈三掌！

就在此時，劉稼翻身躍起逾丈，左腰裏仍是挾着那受傷的乞兒，「雙飛腿」掣電般向老人頂門踢出。趁勢翻身，向後輕飄飄的縱落地上。

地冥派老人吃驚這貌醜的少年人，有這超出常情的打法，未及發招，先求避式，逼得退後三步！

劉稼把那受傷乞兒放在地上，一瞧四週，這才覺出破廟外的草地上站着不下二三十人，把自己團團圍住！

他滿佈血瘤的醜臉上，也現出怒容，掃了諸人一眼，踏前兩步，沉聲喝道：「在下不怕人多，祇服義氣，如果不給我的朋友解藥，就得要你們地冥派賠命，一個不留！」















也就在這個時候劃空而至，他們循聲望去，便看見一支支火箭漫天四面八方射到。金獅一眼便看出那些箭絕不可能射到他們的身上，但再看清楚，面色便變了。有些箭還在半空銅管噴射便已全給燒熔，瑰麗的毒煙從銅管散發出，未落在地面便已聚結成團。

金獅給他這一嘆，反而鎮定下來，目光也變得靈活，迅速的「四」下搜索。木天行目光隨著移動，在他們的眼中，那種毒煙非獨不瑰麗，而且是恐怖。銀獅接道：「他們本該在七星峽設伏的，怎麼跑到這裏來？沒可能的。」

人能够立在那個位置。」木天行接問：「那個女的又……」

金獅迅速掠到，厲聲道：「聞！」也不管木天行是否聞，身形暴起，闖進毒煙內。毒煙七彩繽紛，迎着金獅的來勢散開，變得更繽紛美麗，隨即又合攏，將金獅裹起來。

木天行目光及處，變色道：「我們上當了。」

金獅道：「我們那些人撲殺的難道都是餌，毒煙其實是由箭射來的？」

木天行道：「那些毒煙現在方開始散開，我們現在衝去，接觸毒煙的機會不會太多，只要將呼吸閉住，再仗着一身內力，衝到他們面前一拚生死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木天行也懂得把握機會，掠向金獅位置，以為那邊的毒煙被金獅衝散，怎也安全得多，那知道毒煙被金獅身形移動的氣流帶動，非獨散得快聚得快，而且更濃盛，幸好他已經閉上呼吸。

金獅目光一轉再轉，道：「我們怎麼好？」

金獅道：「不能怪他們，我們做頭兒的也着慌，他們怎能不恐懼。」

木天行道：「現在再不動身，毒煙散佈的範圍更廣闊，便不會再有機會越過的了。」金獅接一聲暴喝：「走！」當先疾掠了出去。

排教雙師堂的弟子看見二個頭兒都闖進毒煙內，並沒有中毒的反應，爭先恐後紛紛衝進去。

木天行嘶聲道：「我們闖！」

木天行反問：「往那一個方向？」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這當然數量有限，而且會被他們的內力將部份迫出來。」

木天行四顧，發覺已經在毒煙重重包圍中，曳着毒煙的火箭繼續射來，每一箭的角度顯然都經過選擇。

木天行道：「那個立在當中的當然就是天武牧場樓天豪的了。」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額上汗珠紛落，金銀雙獅亦捏了一把冷汗，銀獅有些瘋狂的叫道：「這是一個陷阱，我們現在已踏進來，沒救的。」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道：「我們應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 金劍令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薛慕蘭經過盤查一番，知道丁劍南是五行門的弟子，方如蘋是五雲門的弟子，二人可謂是堂師兄妹，因此叫他早日離開免露出破綻，丁劍南既同她有指月為盟，心心相印，勸她改邪歸正，亦不想同她分離，晚上來了一個黑衣老婦于嬌嬌要同他倆一起離開安慶，先到太子廟會齊公孫龍等人，說明谷主派她前來帶領他們去黃山萬松山莊增援淮揚派祁耀南的，一行人來到大渡口，丁劍南遇見一少女說是五雲門逢總管有一紙團請代交給方如蘋，丁劍南伺機將紙團交給公孫龍，二人作會心微笑跟大夥來到目的地，他們竄上樹林遙望萬松山莊的動靜……

## 松濤動刀劍

## 邪正互爭持

丁劍南道：「妳只管放心，我會小心的。」

只聽于嬌嬌又在自言自語的道：「這些人辦事真不牢靠，說好三更天到的，現在快二更了，還不見他們的影子，今晚祁老兒是主人，他總應該早些來才是！」

過了一回，只聽她又道：「唔，總算來了，祁老兒還真準時。」

丁劍南凝目看去，南首正有一行人疾奔而來，走在最前面的正是淮揚派掌門人祁耀南，和他師弟榮宗器，陪同少林羅漢堂首席長老澄心大師，六合門掌門人范子陽，和一身道裝的道乾長老，身形高瘦樊長老一起行來。

稍後是一個一身縞素的年輕人，是陸傳信的兒子淮揚總局總鏢頭陸立言，他身後還跟了五個一身勁裝，腰圍一方白布的漢子，可能是淮揚總局的鏢頭了。

最後是迷仙岩的三弟子孫翊，五弟子宋友仁，七弟子居義方和八個初入門的弟子，這十一個人是以淮揚派門人的身份來

的，是以除了一身勁裝，腰間也束了一方白布。

丁劍南忍不住低聲問道：「這位道乾長老和樊長老是什麼人呢？」

他這話沒有用「傳音入密」。

薛慕蘭低聲道：「谷中長老，不是一派掌門，就是某一門派的長老，道乾長老是九宮門掌門人的師兄，樊長老是鷹爪門的掌門人……」

「噓！」于嬌嬌噓道：「快別作聲，他們按江湖過節，向萬松山莊投帖了呢，快看！」

祁耀南率同一行人走到離萬松山莊大門一丈來遠便自停步，他左手朝前一舉。孫翊立即越眾而出，走了上去，伸手叩了三記銅環。

此時夜色已深，一片靜寂，這三記銅環叩得「噹噹」直响，裏面的人自然很快就聽到了，過沒多久，兩扇大門啓處，一個老管家模樣的人，手提燈籠，走了出來，睡眼惺忪，目光一注孫翊，問道：「年

輕人，你黃夜叩門，有什麼事嗎？」

孫翊冷冷的道：「老管家你進去通知萬啓岳，就說淮揚派祁掌門人和少林寺羅漢堂澄心大師、六合門范掌門人、鷹爪門樊掌門人，九宮門道乾道長前來拜訪。」

那老蒼頭聽說有這許多人前來拜訪莊主，一時之間沒有聽出孫翊口氣不善，口中「啊」了一聲連忙陪笑道：「小哥哥請幾位掌門人稍候，小老兒這就進去通報。」他不待孫翊再說，急匆匆往裏奔了進去。

這情形，一望而知，萬松山莊是絲毫也沒有準備。

這樣足足過了一盞茶的工夫，只見從大門中匆匆迎出三個人來，當前一個正是萬松山莊的主人，當今武林盟主萬啓岳，稍後，是一個年輕人，他兒子萬少岳和總管公孫乾，另外是兩名莊丁，手挑燈籠，一起迎下階來。

萬啓岳一腳踏下石階，就連連拱手，陪笑道：「祁老哥、榮老哥、大師、范老哥、樊老哥，道長諸位連袂光臨，兄弟迎迓來遲，萬望恕罪，快請裏面奉茶。」說完，連連抬手肅客。

祁耀南沉着臉沒有說話，一行人由萬啓岳陪同，進入大門。

于嬌嬌拔開水壺塞子，又咕咕的喝了兩口茶，才哼道：「馬上就要動手，還到他莊中去作甚？」

薛慕蘭道：「祁掌門人有澄心大師和范掌門人作證，自然要先禮後兵，才站得住一個理字。」

于嬌嬌道：「對，先禮後兵，沒……」

錯……」她忽然打了個呵欠，口齒迷迷糊糊的道：「老婆子……好……困……」

萬啓岳陪同祁耀南等人進入大廳，分賓主落坐。一名莊丁替大家送上茶來。

萬啓岳含笑道：「祁掌門人，大師、道兄，黃夜光降，不知有何見教？」

祁耀南點頭道：「不錯，兄弟正有一事要向萬大俠請教，萬大俠膺各大門派推舉，選為武林盟主，執掌金劍令，為武林闡揚正義，祁某大師兄陸傳信，一生規行矩步，除了曾担任淮揚總局總鏢頭三十年，從未和人有過過節，五年前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息隱林泉，已經不問江湖之事，不知犯了什麼十惡不赦的大罪，值得你萬大俠搬出金劍令，把他處死，祁某希望萬大俠能够當眾宣佈大師兄的罪狀，如果罪有應得，也可讓淮揚派門人弟子和大師兄的家屬口服心服，俯首認罪，不再使人覺得大師兄死得不明不白，淮揚派幸甚，這點要求，萬大俠不至於拒絕吧？」

淮揚派陸傳信遇害之事，萬啓岳早有耳聞，聞言連忙抱拳道：「祁掌門人，諸位道兄，兄弟和陸老哥也有過數面之緣，對他為人，亦所素稔，兄弟怎會傳出金劍令，把他置之於死地？」

榮宗器道：「金劍令是由萬大俠所執掌，不是你傳出的金劍令，難道還有第二個人嗎？」

萬啓岳朝他苦笑了笑道：「真的金劍令固然是由兄弟所執掌，但假的金劍令，却曾在江南一再出現，兄弟既沒有發出金劍令，也沒有殺死陸老哥的理由，那麼殺死陸老哥的金劍令，自然是假的了。」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 魔

與

# 道

(續完)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彭承業竄入廢園，避過追跡，因廢園內住的人是燕翻，她見到了彭承業經過追查身世，知道是和自己情同兄妹的司空凌雲的愛徒，故留他在園中暫時掩蔽，時間很快便屆公審的日期，她和彭承業易容來到田家莊，一劍二堡三莊的人已先到了，羣豪亦先後齊集，田家莊搭了一座磚台，公審司空凌雲的時間到了，將他提上台，由余先知主持大會，連雲天宣佈他的罪狀，司空凌雲不承認，此時彭承業挺身而出，請師父據理辯護，司空凌雲怕他們誤傷徒弟起見，反而招供，台下混亂一片，連雲天想乘機抽劍殺司空凌雲，台下有人提出申辯……

## 作法多自斃

司空凌雲雙腳一軟，台子穩穩當當，絲毫不損，連雲天冷笑道：「如何？現在你還有什麼話好說？當着天下英雄，你還是自刎了吧！」

台下那神秘人又道：「司空凌雲，你

## 魔道終分清

千萬不可動手，否則便死無葬身之地！」連雲天臉色鐵青，抱拳道：「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既然有心指教，何效藏頭縮尾之風？」

「嘿，老夫尚未現身，你們便已如

狼似虎，若是現身還不立即變成肉醬！」

連雲天雙眼閃過一絲殺機，忙揮手止住台下的叫罵，道：「假如閣下所言有理，在場之人又怎會與你為難！」

「要說司空凌雲濫殺無辜，單看他護徒一事，已難以令人相信……」

余先知截口道：「司空凌雲狡猾無比，這是他以退為進之毒計，閣下目光因何如此拙劣，連這點也分辨不出來？」

台下「一呼百諾」，那人冷笑道：「好，這點老夫不再計較，容老夫再問一句，你們說司空凌雲抱走了秦南的兒子，後來又把他殺死，請問人證何在？」

連雲天道：「人證邱老三後來已被司空凌雲殺死，如今叫連某去那裏找他？」

司空凌雲怒道：「放屁！司空某幾時殺過一個叫什麼邱老三的人？」

余先知冷笑道：「你殺人無數，那裏還記得起？」

那人又說道：「邱老三既然被司空凌雲殺死，為何剛才那個像猴子的精老頭，唸了一大串人名，却無邱老三這三個字呢！閣下不加以解釋，又怎能塞天下悠悠之口？」

余先知一張老臉如同猴子的屁股一樣，又紅又黑，正想發作，却見連雲天向他連打眼色，只得壓下怒火，道：「剛才余某已先表明只數他的大罪，因為這已足夠說明他的為人如何！」

「好，老夫再問一句：俗語說捉奸成雙，抓姦在床，請問奸夫何在，淫婦又在何處？你們可是在床上抓到司空凌雲的否？若是的話，為何放走了淫婦，莫非這裏

面有人與那淫婦有交情？」

這一連串話十分厲害，甚至連對方要作辯護的一部分理由也先把其抖了出來，不但羣豪一怔，連台上的人也都是臉色大變，只有那易了容的燕翻，嬌軀如同篩米般亂抖，但是羣豪都沒有留意她。

連雲天哈哈大笑，笑聲長達一盞茶之久，羣豪都甚是詫異，只聽那神秘人又道：「閣下還未想到解釋的藉口麼？大概是事前料不到有人會跟你抬槓吧！」

連雲天心頭火起，雙眼殺機頻閃，但他不愧是個城府深沉的奸雄，立即堆下笑容，道：「閣下無理取鬧，連某又怎會與你計較？這件事本來連某也不想說，不過閣下既然提起，只得把家醜外揚一下！」

「好啊！」神秘人笑道：「這種事一定有不少人愛聽了！」

這當兒，兩旁竹棚內的人都紛紛走了過來。

連雲天沉聲道：「司空凌雲與敝師嫂通姦是被連某撞破的！」

「胡說，你可以侮辱我，可不能侮辱燕……燕女俠。」司空凌雲大怒。

神秘人道：「司空凌雲你勿打岔！」連雲天續道：「那事是發生在敝師兄亡故之前，連某為恐敝師兄難過，當時並無捉姦在床……想不到司空凌雲後來連敝師兄也殺死了！」

「如今令師嫂何在？」連雲天又長嘆一聲：「大概她心懷羞愧，已於十多年前懸樑自盡了！她若不死，連某為了她的將來，也不會在此說出此事！」

敝派掌門有舊？」

那人冷冷地道：「你這小和尚是誰？孟娃兒，你告訴他老夫的身份！」

只見台下又擠出一人來，也抹去臉上的易容藥，露出本來的臉孔，彭承業大喜，叫道：「孟叔叔！」

孟七郎向他微笑點頭，道：「各位，這位老前輩是昔日『僧道俗三仙』之一的『神龍』皇甫拓皇甫老前輩！」

利那間，羣豪又「啊」地一聲驚呼出口，須知「僧道俗三仙」在六七十年前經已縱橫湖海無敵手，後來一齊歸隱，算起來這三人年紀都在百歲，在場諸位只在傳聞中知道此人，却未曾見過！

當下覺悟合什道：「小僧覺悟，前輩當真是皇甫前輩？」

皇甫拓道：「覺悟，你上台來！」覺悟乖乖躍上磚台，皇甫拓道：「老夫今日現身並不是故意與天下英雄為敵，而是因此事疑點頗多，是故欲探求真相而已！諸位認為合理否？」

台下看風駛雨之人極眾，聞言即道：「理該如此！」

皇甫拓轉頭對八大門派代表，道：「你們也沒意見吧？現在便開始質問，不過未開始之前，老夫先要辦兩件事，第一件，不准任何人離開會場，也不許動手，第二件，老夫先證實一件事給你們看！」

畢，提起一脚踩下，只聽「嘩啦！」一响，台中陷下一個破洞，對覺悟道：「小和尚，這下面是不是空心的，請你下去看看，下面是不是另有通道！」

覺悟躍了下去，俄頃躍回上來，道：

少林代表覺悟大師擠至台前喧了一聲佛號，道：「請問施主貴姓大名？是否與

覺悟躍了下去，俄頃躍回上來，道：















亡魂谷主，竟自言自語起來。

一個慈愛老人的面目，幌過腦際，那些叮囑過的千言萬語，也響在耳邊。「孩子！從此以後，蕩羣魔，靖寰宇，為武林中揚正義，為江湖中除大害，作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

這個幼失雙親，身世離奇的少年俠士，此際也陷入一種無法理解的思潮中，終于他聽見了一聲低喚，「師傅！怪不得他的武功很高，原來是天痴老人的徒弟。」

那個黑衣少女竟自行運氣，衝開了部份穴道，故此向亡魂谷主說出。

夏振華心中一動，右臂微抬。五指伸而復漲，數道勁風，疾射而出。

任是亡魂谷主如何深沉，此時也不禁驚叫失聲，亡魂杖凌厲無倫地，向着夏振華劈到。

一聲清叱：「請別誤會！」餘音纏繞，一點白影，竟似衝天之鶴，飛射而出。黑衣少女的身體，早也因夏振華彈出的幾縷勁風離開樹梢三數丈高，倏起乍落。

這幾個動作，都在同一時間發出，但黑衣少女的穴道，則在昇而降，又復昇起的剎那間，完全解開。

一聲清叱，飄身落在亡魂谷主身邊。本來亡魂谷主一杖走空，正自氣衝牛斗，此時見愛徒無恙着地，心中一喜，劈出的杖勢，硬收了回來。

夏振華也同時看着，笑向黑衣少女道：「姑娘玄關之竅，藉着你真氣流動之間，無意間得以衝開，如果再加精進，任督二脈，不出一年，即可通達，那時姑娘挾絕世武功，足可睨視武林了……」

續說着。

「那一次少年俠士雖然受傷，但那八個高手，也並未討得好處，他們一半躺下來，而且永遠再無法與人拚鬥，另一半都受了傷。也就是因為如此，才導致了另一場災禍，甚至使得他以後數十年，都在流離顛沛之中，結局還是落個家破人亡，他自己也隱去了本來面目……」

亡魂谷主將整個空氣也凝固了似的，夏振華和黑衣少女的心，也跟着怦怦跳動。半晌，她又說到那樁悽惻纏綿，令人髮指的事跡。

「我雖然還不認識那少年俠士，也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力量，終於摒除了當初男女的界限，甚至我們陌不相識的藩籬，以及那些男女授受不親的限制。更因為這件事，才使得我鑄成了無比的大錯，且成為終身的恨事。」

她沉思有頃，才繼續說着，夏振華始終未曾開口，祇是凝神諦聽，也因爲這段往事，頗生無限感慨。

「那時我我背負着一個男人，在一種異性的吸引下，我實在爲這個男人心醉，雖然我們還陌不相識，我却從他那眼神中領會得出，他也默然相許的深意。我們不必用言語來表達，也不必別人引見。我背着那受傷的身體，越過一片片田疇，也越過層層山脊，他身上的血沾在我的衣上，成了紫色斑斑的花紋。但天不作美，偏偏就在此際，降下一陣傾盆大雨，我們的衣衫盡濕，血和水，混在一起。我的眼淚都急出來了，但於事並無補益，那時我真想一走了之，但不知道一種什麼力量，

黑衣少女本來還一肚子悶氣，此時聽夏振華一說，兩朵紅雲立時飛上雙頰，但仍不服氣道：「不管如何，我們總得鬥鬥……」說完，咬着小嘴，顯出了玩皮和少女特有的嬌羞。

「萍兒！你就是恁般不聽話，你的武功，多虧天下第一劍協助，雖然巨無霸老前輩，為你伐毛洗髓，但爲師仍不能使你的武功精進，更無法將那股真力，使你納爲己用。現在，你竟然輕易完成了別人窮十年精力也無法達的目標，還不謝過天下第一劍……」

黑衣少女微微一愕之後，並未言謝，祇是遙揮玉掌，對準一棵古樹劈去。

但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株合抱古松，應聲而折。

黑衣少女一時也愣住了，因為她實在難以相信的自己的武功，竟然增長到如此地步。終於兩顆淚珠，湧上雙頰，口中也發出一連串聽不清的囁語。撲通一聲，竟跪在夏振華面前，磕了一個響頭。

夏振華未料到這個倔強的姑娘，竟會如此，忙橫移一大步，淡笑道：「姑娘何必如此，在下祇是舉手之勞。」

黑衣少女站起身來，掃了夏振華一眼，道：「天下第一劍，你雖然幫了我的忙，使我的武功得以增長。」她微微一頓後，又道：「我的武功增長後，使我能替我父母，洗雪血海深仇，故此我向你磕頭，表示謝意。但我並不佩服你的本事，我們總得鬥鬥。」

這個倔強的姑娘，始終不曾忘記，她在夏振華面前的挫敗。念念不忘地要找時

逼得我非管不可。

「汗水、淚水、雨水，還有從他身上流出來殷紅的血，我實在無法分辨。也無心去分辨它。終於我們在一座山巒上，停了下來，我又尋找着一個石洞，暫時避過了暴風雨的侵襲。不過他却因爲這一陣奔馳和風雨之後，人已昏了過去，我一面替他脫去濕衣，又爲他敷上止血藥物，才開始以本身真氣，助他運氣行功。」

「但我却忽略了一件大事，我的武功根本上就不如他，尤其我們女人家，先天的限制。好在他經外敷藥物之助，昏厥之狀祇是神經上一時的反應，雖然我的功力不足，對他的助益，依然不小！」

「我那時正在專心一意地爲之推拿過穴。一陣朗朗清音傳入耳際，任是我如何靜如止水，也經不起那陣激動。」

「姑娘！真是的苦了妳，教我何以安心……」

「我不得不停止下來，淡淡地笑道：『快不要說話，我這就好了。』」

「姑娘！我身上還有兩顆『雪蓮』，我的傷勢，十分嚴重，姑娘爲我已消耗不少真力，若不及時服用，我們都將落個終身殘廢……」

「他的話一字一句，有如一柄利刃刺入心中，也有一種無形力量，令人無法抗拒。我那時也知道得十分清楚，全身都在微微發抖，真氣亦已無法凝聚，但我並不承認自己功力不繼。」

「他也好似猜中了我的心情心事一般，自己十分費力地，從懷中摸出兩個紫色的『雪蓮』。也不管我的反應，硬塞入一

間好打一場。

夏振華淡淡一笑，正欲所言，却被亡魂谷主喝止：「丫頭！你就是如此不知好歹。」說時，竟將黑衣少女攬入懷中。

夏振華望着她們，不禁黯然地一笑。因爲她在亡魂谷主身上，發現了一種純母性的光輝，這是他一生中未曾領略到的。

「師傅！他爲什麼要稱爲天下第一劍？」黑衣少女稚氣地問着。

夏振華掃過他們一眼，却未說出。但亡魂谷主不由失聲朗笑起來。

「萍兒！天下第一劍的武功，要天下第一。不止如此，資質才謀，更是天下第一，就以他這絕世英才，朗朗風儀，更非天下第一而何？」亡魂谷主一口氣說出。

任是黑衣少女再過嬌傲倔強，此時也變得啞口無聲了。

夏振華聽她們師徒全以自己談話對象，臉上不由微熱。欲用話題支開，當下淡淡地一笑道：「老前輩！在下有一不情之請，未知老前輩能否見諒。」

亡魂谷主遲疑有頃，因爲她一時也摸不清面前這個美少年究竟有什麼大事，來相求自己。好半晌，始吐出一口氣來，說道：「小英雄有話，老身力能所及，無不應允。」

夏振華臉色微紅，緩緩地說道：「晚輩適才無意中聽到賢師徒所言，那八個大漢所圍攻的少年俠士，是否即巨無霸老前輩……」

亡魂谷主微微一楞後，終于嘆出一口氣來。「天下第一劍，虧你猜得出，那人正是巨無霸。」她說完，雙目不停地在夏

之下將我的孩子丟下絕塵峯，我們從翻臉成仇。」她微微一頓之後咬牙切齒地恨道：「我這才離開泰山隱居在亡魂谷內。打算做一個脫離塵俗無憂無慮的人物……」

「誰知道造化弄人，賊子狠心。一尊子竟聯合了江湖五惡，聲言向巨無霸報奪妻之恨。那些東西，更是不明是非，他們那一幫東西，竟復拿相聯手尋仇。」

亡魂谷主說時，怒髮直豎，好半晌才恨聲地說出。

「當時飛花仙子，身孕甚重，將快臨盆，巨無霸陪伴愛妻南下三湘，他們在武夷山附近，被賊子攻逼。惡鬥三晝夜，巨無霸受傷，飛花仙子也激動了胎氣，而香消玉殞，江湖五惡也死去數人，這是一場武林的大劫，但惡之魁，禍之首却依然健在。雖然二劍、四毒、五奇都有損傷。他們繼起之人，倒也天衣無縫。」

「我那時聞訊較遲，待我趕去時，祇剩下拚鬥的陳跡在。巨無霸和飛花仙子的影兒，却不復見。有人說他們都已遭難，也有人說他們重傷逃走，江湖中各種傳說紛紛，不一而定。」

「我在心灰意冷之餘再返亡魂谷，準備修習幾種上乘武功好替老友報仇雪恨。」

「也在那次，遇上了這個丫頭。」她說時，手指着黑衣少女，慈愛地笑道：「如果我不帶她出來，說不定早爲仇人或虎狼所吞噬。」

她未曾說出真正原因，但夏振華已氣得怒髮根根直豎，雙目晶光暴射，大喝一聲，一掌向身側兩棵合抱古松劈去。

（未完·九）





# 環球小說盡名家

## 每週新書多姒采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新書  
介紹

血染霸王樓

每本港幣七元

兒男血鐵

每本港幣六元

決裂

每本港幣七元

雄七十騎鐵

著風乘龍

環球出版社發行

麥小喬忽然莞爾的笑了。  
她的確很美，尤其是沾染了幾許憔悴與寂寞，更有那種淒涼的冰寒氣質，越加的惹人憐愛，看在同樣是「美人」的鳳姑娘眼裏，便不禁有些惺惺相惜，而且，多少還有那麼一丁點兒的妒意。  
「怪不得關雪羽會對她如此關懷，她果然是個迷人的姑娘……唉！麥小喬呀！妳可知如今妳這條小命可全在我手裏，我要妳死，妳便無論如何也是活不了，只是我的心忽然會變得軟了……」  
「她的眼神兒不自禁的落在了麥小喬手裏的那一雙小小藥丸上。」  
「她怎麼還不吃下去呢？」——吃下去可就一了百了，再也不能在自己與雪羽之間作梗爲患了。  
那是她臨行之前精細盤算後，狠心復自私的傑作，居然巧妙的瞞過了老和尚的一雙慧眼，其實，又豈止是老和尚呢？只要麥小喬吞下去之後，就是神仙也無法發覺——那麼結果必然將是：小喬的眼睛一生一世復明無望，而且勢將要在牀上癱瘓終生……  
多麼狠心、毒辣、卑鄙的行徑！然而，那是愛！一切都是爲了要得到關雪羽那個她心目中至愛的人！爲了得到這個人，她不擇手段，竟而出此下策，在狹意的「愛」的意識裏，便只能看見所愛的人與自己，一切的出發點便只有彼此雙方，其他第三者的死活便爲之次要了，多可怕的心理作祟。  
麥小喬由於雙目失明，已無能透過對方的面部表情，體會面前這個人的一切微妙思維。

在短暫一刻心神交戰裏，她終於鼓起了勇氣，選擇了面對現實這條路，勇敢的活下去。  
兩粒神秘的紅色藥丸，在她掌心裏滴滴溜溜地打着轉兒，終於她輕嘆一聲，舉起這隻手，待將藥丸放進嘴裏。  
忽然，鳳姑娘的一隻手，疾出如電，一下子抓住了她的手腕子。  
「慢着……」  
「怎麼了？」麥小喬驚得一驚。  
鳳姑娘簡直難以掩飾她臉上的尷尬，一霎間，那顆心跳動得那麼厲害，閃爍的美眸裏，流動着炫然欲出的淚水。  
「這個藥……也許對妳不太適合……」  
說了這句話，她即由麥小喬手裏，把那兩顆藥丸取了回來：「也許換這一種對妳比較適合一些……」  
麥小喬自然不知道對方這一霎的心理變化，莫明其妙的竟自逃過了一步這比死亡更爲可怖的殺劫。  
在她茫然無從的意識裏，手心裏顯然已接觸到鳳姑娘第二次改換了來的藥粒。  
「吃下去吧！」——傳過來鳳姑娘略似歉疚的聲音。  
人的思想變化可真是瞬息萬變，善耶惡耶，往往只在片刻一念之間。  
正因爲有了先前一霎間的「惡」，這一霎間的「善」便更爲珍貴，在一番心神交戰之後，鳳姑娘幾乎是以贖罪的心情來面對眼前的麥小喬。  
當她眼睜睜看着麥小喬把兩粒真的「天王解毒丹」吞下之後，下意識裏，才爲之真

的鬆了一口氣。  
麥小喬說了一聲「謝謝」，隨又道：「這藥很靈麼？」  
鳳姑娘點點頭：「很靈，但是……」  
「但是怎麼樣？」  
「不瞞妳說，」鳳姑娘道：「只怕並不能治好妳的眼睛……」  
麥小喬的臉色更見蒼白。  
甚久之後，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苦笑着道：「一個失去眼睛的人，未來的日子將怎麼過下去？……我眞的不敢想……不敢想……」  
「妳最好不要想下去……這樣將會好過一些……」  
「妳說得容易……」  
一霎間，麥小喬臉上已自沾滿了熱淚，低下頭，晶瑩的淚水，點點滴滴落向塵埃。  
「鳳姐！」她忽然抬起了頭：「有一句話我要問妳。」  
鳳姑娘點點頭道：「請問。」  
「唉……」麥小喬猶疑了片刻，終於定下心來：「關大哥他……他可好？」  
鳳姑娘怔了一下，點點頭：「他……好。」  
「妳可知他的近況？」  
「知道一點！」  
「他現在在那裏？」  
「妳一定要知道？」  
「我……很想知道一下！」  
「好吧，那我也就無妨告訴妳！」鳳姑娘說：「他現在在七指雪山作客。」  
麥小喬呆了一下，痴痴的笑了笑：「

七指雪山？妳是說……就是妳住的七指雪山……？」  
「是。」鳳姑娘冷冷的說：「他現在是我爹的客人，暫時住在我家！」  
「噢……我知道了……」  
鳳姑娘挑了一下眉頭：「妳爲什麼要問這些？」  
「我……」麥小喬苦笑着，搖了一下頭，正要說出心裏所思，只聽見室外傳過來老和尚的一聲：「阿彌陀佛，老衲可以進來了麼？」  
麥小喬點點頭道：「大師父請便。」  
緊接着房門輕啓，出雲和尚已邁步而入。  
鳳姑娘道：「她已服下了金鳳堂的天王解毒丹，七天之內，可以將身上餘毒全數清除乾淨，大師父這兩天請多多操心，留意一下她的發展，看來一切良好，我也就放心的去了。」  
出雲和尚單手打了一個問訊道：「無量——佛——姑娘這就要走麼？」  
鳳姑娘道：「請恕失陪——」  
說完，她向着一旁的麥小喬瞟了一眼，點點頭道：「妳是聰明人，總不會做出糊塗事來吧……」  
忽然她輕輕嘆了一聲，接下去冷冷的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再說，妳的眼睛並非已經絕望，爲人爲己，哼哼……妳總不能就真的去尋死吧！」  
麥小喬搖搖頭說：「妳放心，我絕不會再存這個念頭，鳳姐……謝謝妳！」  
鳳姑娘說了聲：「好——」隨即轉身步出。  
(未完)

武俠小說

# 無名鎮

慕容美著

上集

武俠小說

#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武俠小說

# 無名鎮

慕容美著

H.K.N.G.

##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